

新水滸

谷斯範 著

倪小廷 繪



新水滸

序

這一本書是文化供應社出版的第一部文學作品。三個月前，作者從大別山把這一部稿寄給我的時候，要求介紹出版，還要替這書寫上一篇序。現在第一件事算是辦妥了。第二件事却使我躊躇了好些日子。因為替一部文藝作品寫序，照例是文藝批評家的事。我不懂文藝，我更不是一個文藝批評家，而且我也沒有足夠的胆量，擺出一副文藝批評家的空架子。假如我也來發表一些關於文藝的見地，不是會荒謬到不成個樣嗎？

但是後來我想，替一部文學作品寫序，不一定要有一套所謂文藝理論。許多外國書往往是出由出版人寫一篇序，當作介紹。又像有些外國戲劇，在開幕之前，總是有個小丑登場，報告全劇的內容。為滿足有些讀者的好奇心起見，這一種辦法倒是「要得」。因此我也顧不得這是否有背于「民族形式」，就算代表着出版人寫上幾句話吧。

首先自然是介紹我們的作者。作者谷斯絕君的姓名，對於一般大後方的讀者，大概

序

一

857.468
924

還是十分生疎的。作者是一個生長在江浙的青年。就我先前所了解的，他是上海街頭時常可以見到的那一類的「文藝青年」。住亭子間，讀俄文，編文藝刊物，或者向報紙副刊投稿；領到稿費的時候，呼朋引類，坐坐咖啡店，吃吃小館子，假如這是典型的一文藝青年」，以前我所見到的谷斯範君，就是其中的一個。據我所知，作者以前沒有寫過整本的文藝作品。這一本「新水滸」，大概是他的第一部公開發表的小說吧。這是在上海淪陷之後，才在「譯報」連續登載的。原來的名稱是「太湖游擊隊」，故事的背景也是在山明水秀的江浙，並不是在產生綠林大漢的山東。發表時爲了顯到孤島的環境，才改用「新水滸」這書名。和戰時許多的新事物一樣，名稱和內容本來不一定要一致。作者把原稿寄給我的時候，書名仍用「新水滸」，但在裏面加上「第一部——太湖游擊隊」的字樣。可見作者還打算寫第二部或第三部，以後背景却不一定是在太湖了。

「新水滸」在「譯報」連載的時候，聽說譯報編輯部接到無數讀者的信，要求把每天登載的篇幅擴大些。後來，不單篇幅沒有擴大，而且登載不到一半的時候，作者就離開上海了，這一部連載小說從此夭折。由於讀者的質問和抗議，「譯報」的編者只好撤一

個謊，在報上登出了啓事，說是「新水滸」的作者，爲了搜集資料親自上梁山泊去了；等到他下山的時候，帶回更多的資料，再繼續發表他的作品。可是孤島的讀者到後來是完全失望了。不但「新水滸」不見續登，不久以後「譯報」也因遭受壓迫而夭折了。

作者的本意是去武漢的。但他到長沙的時候，武漢我軍已轉移陣地，他便從長沙大火中逃難到桂林。我們在桂林見面的時候，作者給與我的印象，和書中所描寫的王爾基給與讀者的印象差不多。也許作者有意在諷刺他自己吧。

到了桂林以後，作者改了行，現在是開始他的新聞記者的經歷了。他擔任了國新社的戰地記者，最初是在天目山中，浙西敵後一帶工作。後來在抗戰中所產生的新第五軍中幹新聞工作。去年秋間又去襄樊一帶搜集鄂北我軍殘敵的資料。最後繞道到大別山中，報道游擊區軍民抗敵的情況。這一年半中，走遍大江南北，發表了幾十篇戰地通信。抗戰使許多優秀青年鍛煉成刻苦耐勞的實際工作者，而谷斯範君也就是戰爭所造成的優秀的新聞工作者之一。因此我也不能不大大地修正過去我對作者的了解了。

我過去不了解「新水滸」的內容，也像我過去不了解作者一樣。直到兩個月前我收

到這一本稿子，才費兩個晚上的時間，從頭細讀一遍，一點不感覺困難。我不懂文藝，我只是感到讀了以後，大體是滿意的。於是我又請曹伯韓林山兩先生看過一遍，他們兩位的意思和我相同。因此我們就決定拿這本書作為文化供應社出版的第一部通俗小說。通俗小說是應該配上通俗的插圖才好。於是我們又得到倪小迂先生的幫忙，他給這一本書畫上了舊形式的插圖。此外，版式和封面圖案，我們也竭力想做到表裏一致與調和。至於成功和失敗，現在讓讀者來下判斷吧。

這是本書的出版的經過。最後，關於民族形式，現在似乎談的很多，但是做的還不夠。這一本書的出版，至少是向文藝界提出一個關於民族形式的實例。我想，今天我們所需要的作品，應該是能夠教人笑，也教人哭；教人讀時感覺輕鬆，但也感覺緊張；應該提出問題，但同時也暗示一些答案。民族形式的作品似乎也不能忽略這些條件。因此「新水滸」這本小說是應該有牠的地位的。不過說到這里，已經超出了出版人所應說的範圍，就此帶任吧。

目錄

第一回	慶元旦軍民同樂	一
第二回	忿國仇鄰杯誓師	一一
第三回	黃傑深夜走太湖	二一
第四回	阿喬亂世交鴻運	二八
第五回	鄭團長怒殺敵探	三三
第六回	石將軍計困寇軍	四一
第七回	鄭團長昇山突圍	五〇
第八回	徐營長自刎殉國	五六
第九回	胡林偷渡封鎖綫	六二
第十回	孤軍夜奔羅家莊	六七

目錄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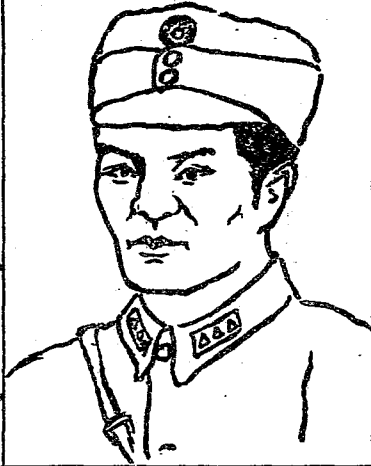
新 2372

第二十四回	潘耀斌醉打胡林	一七一
第二十五回	宋夢雲攻打青山關	一七八
第二十六回	六師爺購貨嘉興市	一八五
第二十七回	六師爺驅逐出境	一九二
第二十八回	宋夢雲病逝江南	二〇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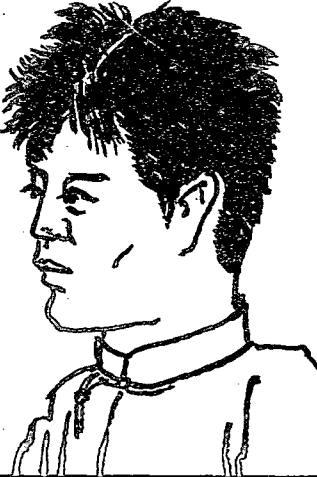
豐 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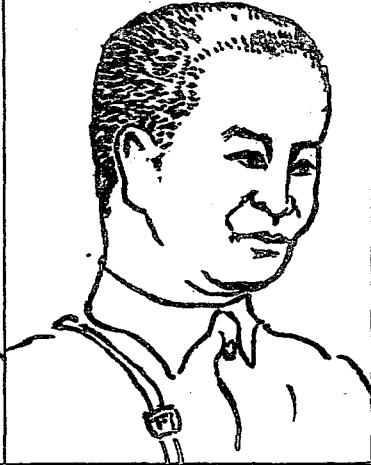
國 許 鄭



健 明 徐



傑 黃



六 師 爺



徐 性 堅



趙 章 甫



胡 林







黃傑深走湖
傑夜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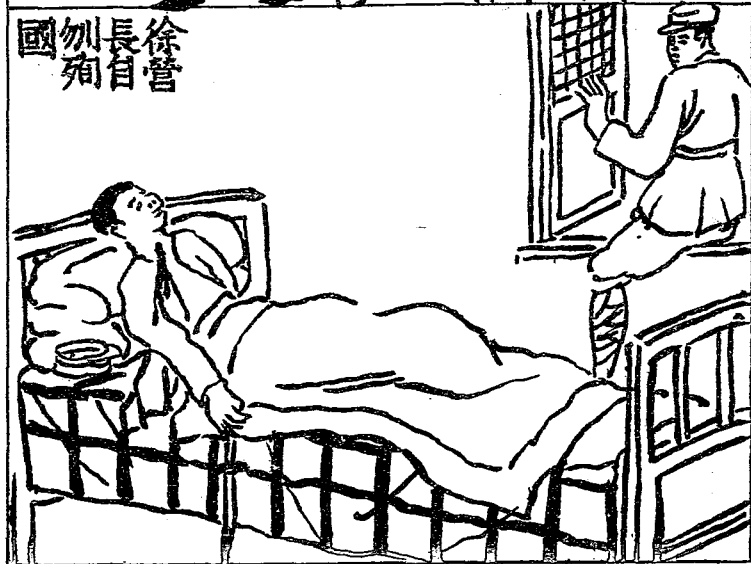
阿喬亂世交好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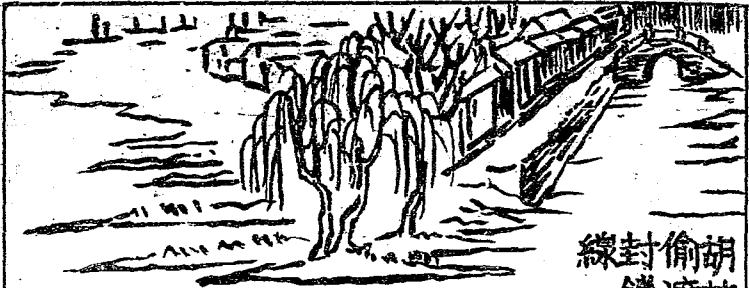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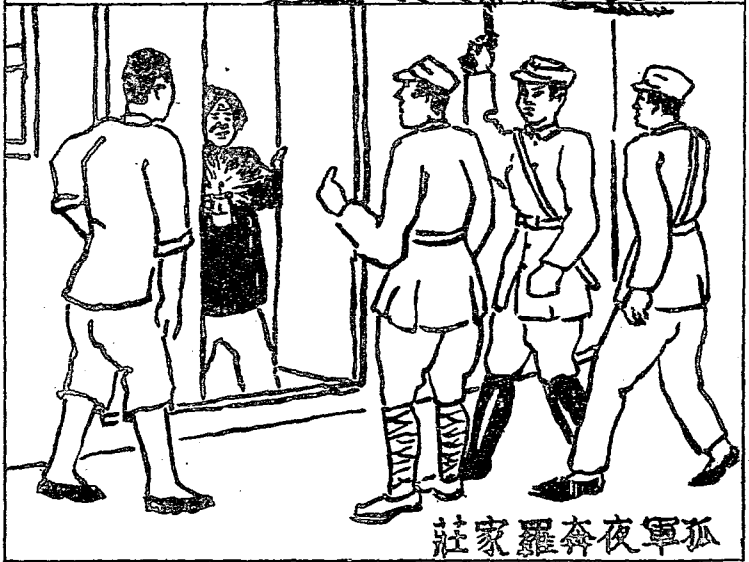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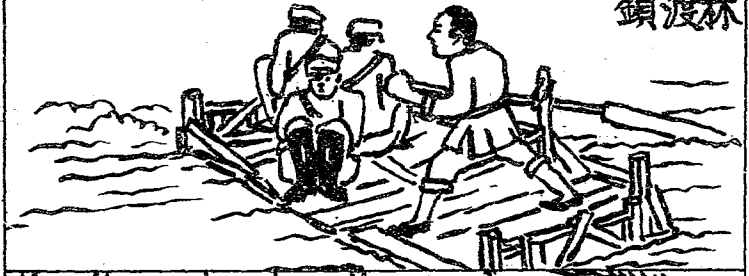
鄭團長昇
山突圍

徐營長自
殉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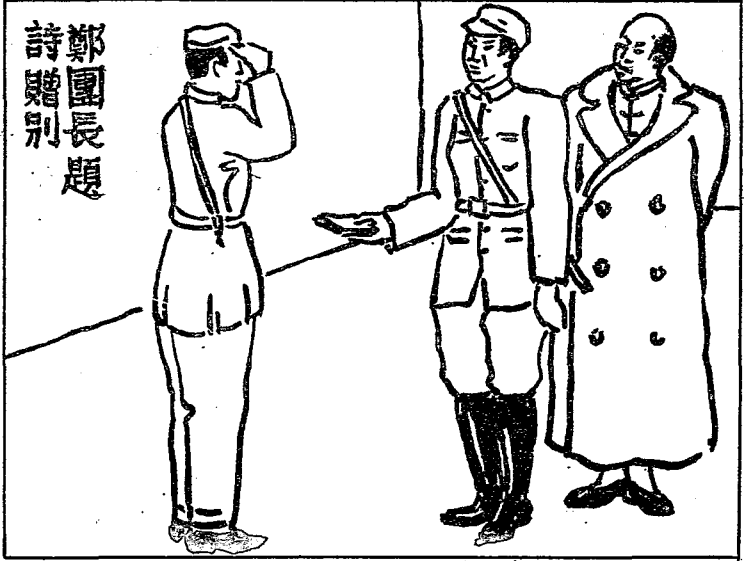




胡偷封鎖
林渡鎖



孤軍夜奔羅家莊





趙章
甫乘
亂取
雙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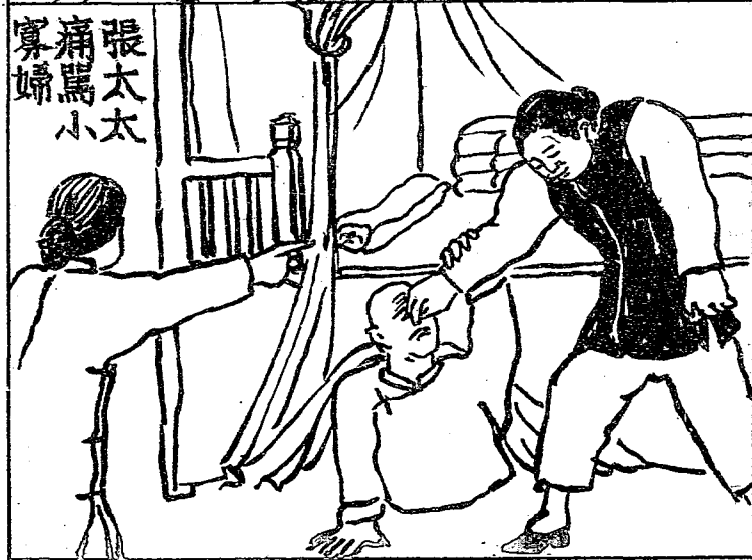


徐明健
棄
家
奔
平
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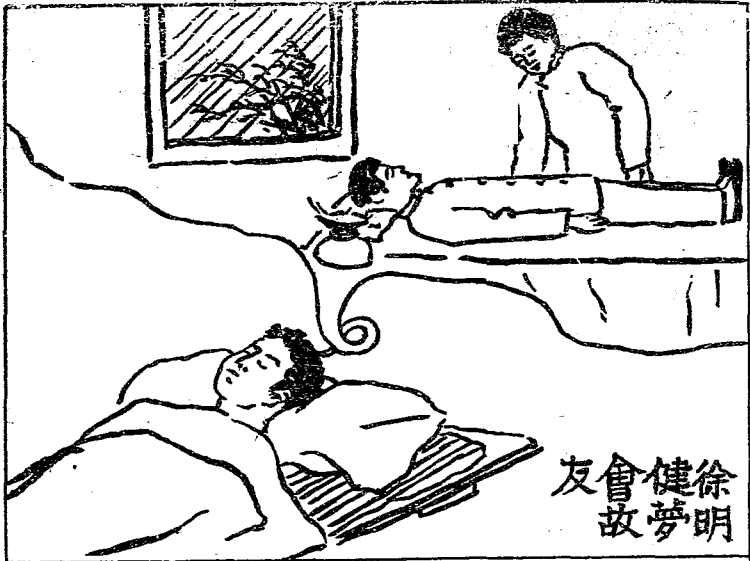


活鬧
羅怒
打六
師爺

太白道



張太太
痛罵小
寡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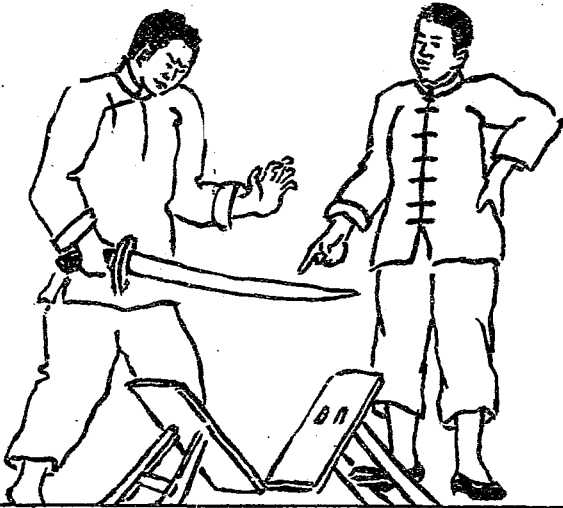


徐健會友
明夢故友

抗日到底 鄭長走林 團誤雙



店主仗義
贈寶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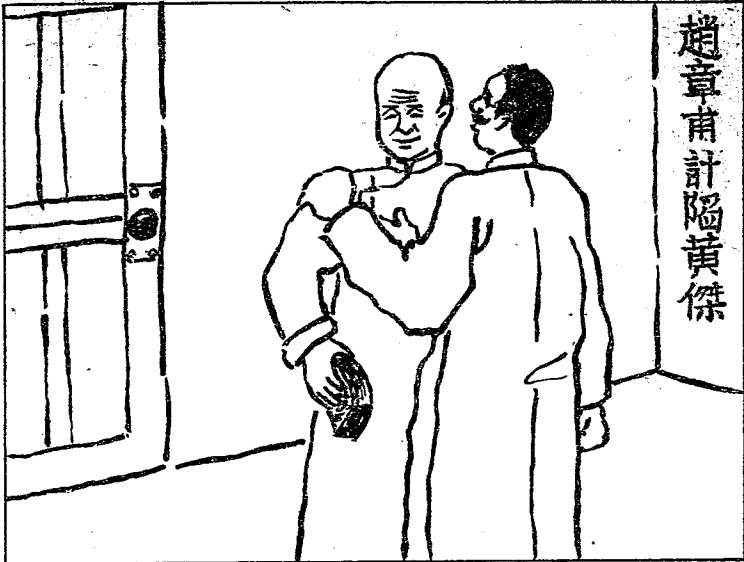


老僧扁舟
送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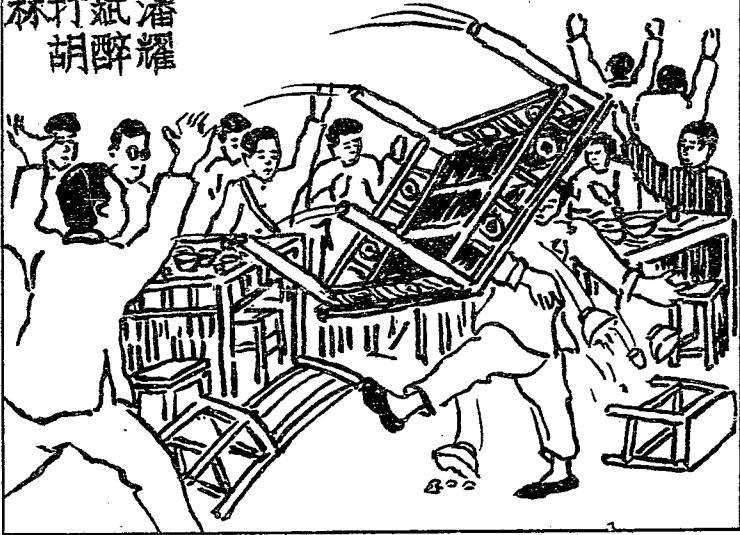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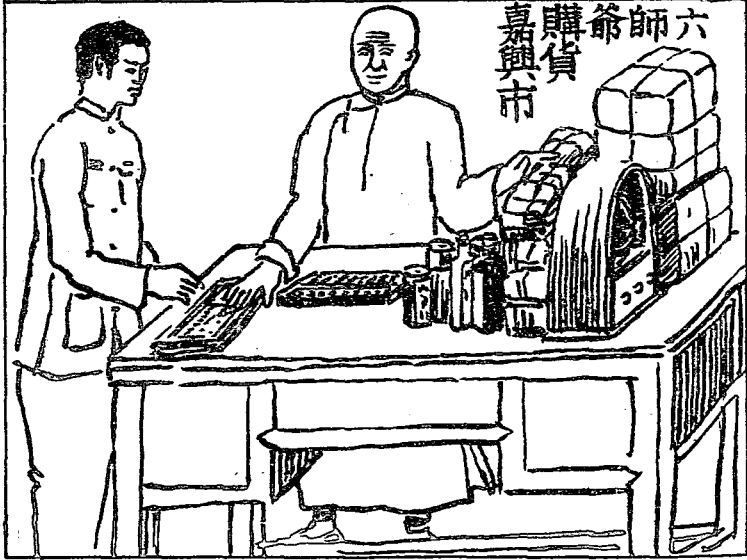


趙章甫計陷黃傑



潘斌打林
耀醉胡





六師驅逐出境



第一部

太湖游擊隊

第一回 慶元旦軍民同樂



民國二十七年元旦，是個好天氣。沿太湖兩岸的幾個熱鬧城鎮，因經過一番兵荒馬亂，只賸得殘牆頽壁，敗屍孤棺；滿目荒涼景象。但附近的無數小村鎮，却是青天白日旗，遍地飛揚，熱鬧非凡。讀過幾句新派書的人，都相信陽曆，又兼元旦是中華民國成立的紀念日，且又是抗戰後的第一個新年，真是又愉快又興奮。在太湖南岸湖州縣屬的雙橋鎮上，駐紮着一團從嘉興撤退下來的湖南軍，他們因沒路可退，又加裝配和人員不及一營，便喬裝老百姓，散居在民屋裏，準備打游擊。但那一天，團長鄧許國却命令弟兄們把軍裝全穿起來，早晨在野外集合。鄧團長是湖南醴陵人，今年約摸三十五六歲，生得甚是俊偉。穿着黃呢軍服，佩着皮帶短劍，脚上是雙鳥亮軍靴。他跟鎮長商量，召集全鎮民衆，跟軍隊一塊兒來一次「慶祝元旦及預祝抗戰勝利」紀念式。鎮長是個上了年紀的老鄉紳，姓張名達誠，雙橋本地人。他說：「是！是！是！鄧團長！不過，不

過，鄭團長！『鄭團長發了火：『不過什麼？不是向你要糧要餉，又是這付老腔調！』張鎮長這才硬上一硬說：『鄭團長！你能不能担保敵機不來轟炸？』團附黃傑也和上來說：『團長！這事情得商量一下。』他湊上去，跟團長咬耳朵：『團長！我堅決反對這意見，我們不能給敵人造成屠殺的機會！』他又笑着拍鎮長的肩膀說：『老先生！你真有深知遠慮。』出乎意外地，鄭團長却拔了臉孔，他嚴厲地說：『黃團附！我命令你！限五分鐘之內把隊伍在會場集合。鎮長！你！如果不把民眾召集起來，我就槍決你！』說畢，顧自往臥室走去，年老的張鎮長緊繃着臉發牢騷：『黃團附！我只可辭職，再幹下去，幾根老骨頭都要保不住了！我的老太婆爲這事情，不知跟我吵過幾次，我們老夫婦難得翻臉，爲了『鎮長』這撈什子，每天鬧翻！你想想：公事辦得好，鎮上人聲言要一把火燒了我的房子；公事辦得不好，就得『槍決！』……』黃團附攔斷了他的話頭，陪着笑臉說：『老先生！你的苦楚我明白，不過大家都是爲的國家，也沒法。』鎮長還是忿忿不平，把手指往鼻上一點，白漂漂的長指甲幾乎觸着鼻尖，嘆苦似的說：『槍決！吃衛生丸。』黃團附趁這空兒把集合的事通知了傳令兵，又回過頭來說：『那裏會槍決你？』

可放心，團長是這一種脾氣，他是張飛製白袍，不死不肯息的。如果有一師兵，他早已大舉反攻嘉興，明知會死得一個也不賸，也會來一下子的。你只要看，我們已像老鳳凰在洞裏，他還是從沒換去過軍裝，卸去過短劍，一股黃瑜出身派頭，真有點執而不化；再譬喻：他叫你一定要叫「鎮長」，叫老百姓一定要叫「民衆」，叫我一定要叫「黃團附」，他的勤務，我們「混賬」王八旦「隨叫，他一定要叫「張得勝」；沒辦法，是這樣一種人。老先生！你還是趕快去召集老百姓到會場去，不然的話，他真會來那一下子。」鎮長問：「怎樣一下子。」黃團附笑笑，把右手捏成拳頭，伸出食指，往他的西瓜皮帽上一揮，用力過度，帽子打癆了一處。他明白那是一「槍決」，嚇得氣急敗壞地往外跑；正當這時候，鄧團長偏在裏面大聲喊勤務兵：「張得勝！張得勝！」鎮長的名字叫張逸誠，嚇得越跑越快；黃團附用手拉住他的黑緞馬褂袖子說：「老先生！當心跌交！」張鎮長發了急，嚷着「黃團附！請……請你不要尋開心！」揮掉了手，帶跌帶撞的跑出大門，一跑出大門，黃團附只聽得「白吡啦」一聲，像有樣東西滾下階沿去。黃團附急急地跑出來看，只見站門崗的兵拉住了張鎮長在評理：「如不給我往階沿下拾起竹竿來，

你莫想走！又不是家裏死了人，急得這般樣子。」勤務兵張得勝低着頭坐在門檻上用皮鞋油擦皮鞋，這雙皮鞋是鄭團長穿舊給他的。他輕描淡寫的說：『我來說句公平話，賠四角錢買包烟吸吸算啦。』張得勝今年二十歲，與鄭團長是同鄉，也是湖南醴陵人，生得臉孔白淨，甚是討人歡喜，左眼皮有點吊疤，嘴裏有一粒金牙齒，他家本是獵戶，從小跟他父親在幕阜山狩獵，所以打得一手好槍，年長後因爭風吃醋，鬧了命案，才逃出來當兵。他話剛說完，黃團附把他的耳朵一提，說：『王八旦！找來賠你好不好？』站門崗的兵急急放掉張鎮長，規規矩矩的來一個「敬禮」，「敬禮」完畢，巴巴結結的跑下階沿去拾起那標着「慶祝元旦並預祝抗戰勝利大會」的竹布橫額的竹竿，那是張鎮長跑出來時，一不小心撞下去的，黃團附向張鎮長賠個不是，又把他們喝叱一頓走了。鄭團長又在裏面叫：『張得勝！』張得勝高聲應着『有』，滿担着心事，以為團長已發覺了剛才這一會事，團長不比黃團附好商量，他是一五一十要照軍規辦的，於是威脅着那站門崗的兵說：『老弟！剛才敲竹槓不是我出的主意，團長問起來，請你不要賴。』就是畏縮縮的跑進去，那知完全是別一會事情，團長是要他找皮鞋油擦長靴軍靴，他說：『

張得勝！好好兒擦，今天是個難得的日子。」張得勝就巴結地擦。鄭團長立在旁邊看，套着白手套，黃呢軍服穿得比平日挺直，神色很莊嚴。張得勝自己沒什麼可以打扮，就在棉軍衣的口袋裏，塞入一本日記本，插上一支雪亮的活動鉛筆，跟着鄭團長一同到會場裏去。會場裏民衆到得很多，原來張鎮長恐怕自己遭槍決，動員了各保長，校長，警察，鎮公所事務員六師爺和工役老金，還有他的侄子，老婆，驅趕鎮上人到岳王廟隔壁荒地上去參加「慶祝元旦並預祝抗戰勝利大會」，起初張太太反對：『你這老發昏！開個會究竟有多少進賬可打？』她是無論什麼事情都講打進賬的，她認為有進賬可打是好事，沒進賬可打是壞事情。張鎮長臉孔一沉說：『打什麼鬼進賬，性命保得住，已算便宜了！』張太太說：『你真是越老越昏！那麼，不去開會好了。』張鎮長譏笑她沒智識，說：『不去開會嗎？』白漂漂的長指甲往鼻尖一點：『槍決！吃衛生丸！』張太太嚇得「哇」的叫了起來，呆了老半個鐘頭，這才想了過來，也參加「動員」，去拉她的一羣老伙伴。結果，把全鎮鬧得天翻地覆，狗逃鷄飛；謠言連續發生。有的說：白崇禧已帶領十萬大軍克復湖州，鄭團長準備召集軍民去迎接。有的說：嘉興日軍已查明這鎮上

有游擊隊，已有八千兵開過來。另一說頭是：今天開會目的是抽壯丁。於是哭的哭，號的號，有一部份人甚至擁到團本部門口去打聽動靜。鄭團長氣得直嚷：『張得勝！去叫鎮長來！』張鎮長嚇得發抖，不敢來，第二次，又去叫，張太太來充了代表，她一來就跪下叩頭，老淚縱橫的說：『鄭團長！我家這個老發昏，是沒有用的。你槍決他也沒有用的。』鄭團長急忙扶他起來，心想：這裏的民衆簡直沒辦法！一點也沒有智識！生氣地說：『誰說槍決他？你去告訴他，這鎮上一定有漢奸，叫他把這造謠的漢奸查出來。』這叫張太太放下了心。再磕了幾個響頭，才回來。半路上遇見六師爺，六師爺去佈置會場，他說：『張太太！你家裏有沒有麻繩？』張太太一口回絕：『沒有！沒有！沒有！』你這老水牛，碰到你總沒有進賬的。』六師爺姓馬名兆麟。但幾乎沒有人知道他名字。年紀約摸四十，光頭皮，細眼睛，人生得又黑又胖，像隻水牛，穿着一件玄色老布舊羊皮袍子捲起了袖子，眼睛一眯說：『不是白要你，鎮公所裏可以報銷的，譬如值一角，報銷兩角。』張太太心裏想：『好事情！』就答應他到家裏去拿。但張鎮長却急巴巴的來找六師爺，白漂漂的長指甲直點着他的額角說，『你吃了鎮公所的飯，一天到晚在忙點什麼……』

連你的影子都找不到！」六師爺正經地說：『我找尋麻繩！』張鎮長氣起來：『尋麻繩不是上吊？』六師爺像受了委屈：『麻繩佈置會場用的！』張太太和上來說：『你這老發昏用不到管！六師爺！跟我去拿，粗的也有，細的也有，隨你揀。』張鎮長連連跌腳：『快給我到瞭望台去管警鐘，今天日本飛機一定要來！老金這老東西，木頭木腦，沒有用的，你叫他下來！』六師爺走了，張鎮長記起什麼似的，喊起來：『六師爺！六師爺！六師爺回過頭來問：『什麼事情？』張鎮長聲音裏帶着淒楚，感動地說：『六師爺！飛機來時，警鐘要用足氣力敲，要敲得響。六師爺，我們的性命都在你身上！』六師爺隨口說：『好！包在我身上。』大踏步往岳王廟走去。瞭望台是在廟裏戲台的屋頂上，臨時用松板搭起來的。廟外荒地上很熱鬧，竹布上寫着「慶祝元旦並預祝抗戰勝利大會」的橫額，也由兩根竹竿豎起來了，但廟裏却顯得冷清清，因為恐防老百姓躲到廟裏去，所以關着廟門。

六師爺覺得寂寞不過，偷偷地溜到阿七的酒店裏去打了四兩燒酒，阿七一壁打燒酒，一壁問消息：『六師爺！今天是不是抽壯了？』六師爺說：『大約是的！』阿七着

了急，問：『我三十七歲，要不要緊？』六師爺不在意的說：『三十七歲正配抽，所謂年青力強！』阿七嚇得哭喪着臉哀求：『六師爺！這事情只有請你幫個忙！』阿七嫂也連忙湊上去說：『六師爺！你佬肯幫忙，總有辦法想的。』又對他的嚇昏的丈夫說：『你酒多打一點，六師爺是自己人。』於是阿七把四兩燒酒，打上半斤。六師爺看得細着眼笑眯眯，擺出「自己人」的態度來說：『包在我身上，鎮公所裏我說怎的就怎的；鄭團長雖然難商這點，但這也是一個人的脾氣，黃團附跟我很說得來的，他看見我，總像個老朋友。』於是阿七嫂又用荷葉包了兩隻茶葉蛋，給他下酒，說：『六師爺是愛吃茶葉蛋的，這點小意思別嫌淡。』六師爺把玄色老布舊羊皮袍子的袖子一捲，搗了荷葉包，提了酒瓶，笑咪咪的回到岳王廟去，從梯子裏爬上戲台的屋頂，在松板蓋的瞭望台上，坐在一口乾隆年間鑄的大鐘下，獨個兒喝起來，他看看天空沒有飛機的影子，酒也越喝越安心，到後來，竟而呼呼睡去。這時會場上人們，正在担心着空襲。黃團附輕聲問張鎮長：『老先生！今天誰管的警鐘？』張鎮長說：『六師爺。』黃團附皺了皺眉頭說：『六師爺這人恐怕靠不住。』張鎮長安心地說：『我已關照過他，飛機來時，警鐘要用

足氣力敲。」鄭團長在旁邊插口說：「鎮長！今天瞭望台值班的是誰？」張鎮長碰見鄭團長，好像晚兒子碰見晚娘，心裏有點吃慌，連忙摘下西瓜皮帽，用長指甲「得得」的彈去灰塵，才定了一定心說：「六師爺。」鄭團長問：「什麼六師爺？」黃團附和上來說：「鎮公所裏的事務員。」鄭團長板着臉孔打官話：「鎮長！如果那事務員玩忽職務，我就惟你是問！」張鎮長聽得有點生氣，硬上一硬說：「六師爺連管管警鑄都管不像樣，你儘管槍決我！」他們一壁說，一壁走上會場的台，那台是岳王廟裏殿的鬆扇門，架上幾條長橈搭成的，正中掛着總理遺像和蔣委員長像，兩邊掛着黨國旗，前面放着一張香火棹，蓋上一條床毯，上面擺着兩盆紙花。張鎮長一上台就把手往黑緞馬褂袖子裏一縮，坐在旁邊的長凳上。黃團附帶跳帶跑，把門板踏得「吱吱」響，忙個不住。鄭團長則把手放在背後，用稍息姿勢立着，像一尊廟裏的從神。台下本來亂做一團，前面的小學生丟石子，打架，後面的壯丁隊和軍隊，胆大的眼睛瞟着女人，胆小的提心弔胆等敵機，最後面的一羣張太太拉來的老太婆則有的講述難講做媒，有的端着素珠盤唸佛。但一看劉鄭團長那付「從神」樣子，才都靜下來，人聲一靜耳朵就特別靈，這時已有人聽出有

機聲，尖聲喊起來：『有飛機！有飛機！』會場上鬧做一團。鎮靜點的側耳細聽，那裏有什麼機聲；今天雖是晴天猛日頭，北風却刮得很緊，這不過是黃葉乘風起舞，發出一種「嗚嗚」聲而已！張鎮長起先也嚇得想往台下竄，現在却理直氣壯地說：『你們這般東西真可惡！東洋飛機來時，六師爺自然會敲警鐘的，你們急點什麼。』鄭團長往身邊掏手槍，高聲喊勤務兵：『張得勝！張得勝！去把那造謠的漢奸帶上來！』張得勝本來坐在台角，他一聽到鄭團長叫他去捉漢奸，大為巴結，在台下女人們當中亂竄；累得女人們尖聲叫罵：『你手脚乾淨點呀！你眼睛睜得開點呀！』張得勝却聽得很是開心，而造謠的漢奸終於也給捉住，那不是別人，是開酒店的阿七。阿七本來是躲在毛廁裏，預備不來開會。而他這一保的保隊長王爾基，年紀青，又兼是學堂生，熱心不過，死釘住阿七嫂要人：『阿七躲到那裏去了？』阿七嫂愁苦着臉說：『他生急病。』王爾基說：『生急病總該也有個人，難道已入了葬不成？』阿七嫂哀求着說：『王少爺！你娘在着的時候，待我像個自己人，你總也該客氣一點，王少爺！你還是坐下喝杯酒吧！』王爾基說：『昨天來賒偏不肯，今天請我喝，我偏不喝。』阿七嫂直掛下淚來說：『阿七人是老實

人，不過有股「鈍頭」脾氣，他冒犯你的地方，我來陪個不是好不好？」王爾基「不顧眼」，東東西西的尋，終於在毛廁裏尋到了他，說：「你在幹什麼？」阿七坐在坑上有氣無力的回答：「肚子瀉！」王爾基一把將他拉起來，說：「肚子瀉！鄭團長會醫的。」拉到會場上，阿七驚魂甫定，耳朵便出了毛病，就大聲的：「有飛機！有飛機！」喊起來。王爾基把剛才的事情一講，許多人疑心他是準備敵機來時躲在毛廁裏放信號。另外又鑽出個人來，說剛才阿七對他講，今天開會是抽壯了。阿七大聲喊冤枉：「不是我講的！是六師爺講的！」張鎮長發了火：「阿七！看看你到像個老實人，不要瞎冤枉人！」阿七咬定了說：「的確是六師爺講的。」於是鄭團長叫人去帶六師爺，那個人去了老半天才回來，說六師爺在瞭望台睡覺。

第二回 忿國仇擲杯誓師

鄭團長眼睛向張鎮長一橫，張鎮長嚇得頭縮進了半個，偷偷的拉黃團附的軍服袖

子，低聲說：『黃團附！緊要關頭你要幫個忙。』又不住地埋怨：『黃團附！我只可辭職，再幹下去，老命都要保不住哩！我如此信託六師爺，他偏要撤我的爛屎！』這時營鐘已由別人看管，六師爺畏縮縮的來了，他一壁走上台來，一壁絕口否認：『我沒有睡過覺，只有「養神」是有的。』鄭團長是湖南人，不懂這話，他說：『你說得清楚點！』六師爺喪着臉說：『「養神」是有的。』黃團附像是打渾，又像是幫忙，笑着說：『「養神」就是聚精會神。』鄭團長主要的是查問漢奸，也不深究下去，他厲聲詰問：『你怎麼知道今天是抽壯了？』六師爺又絕口否認：『我沒有說過。』阿七急出了冷汗，說：『六師爺！你剛才打酒來，不是對我說的？』六師爺一股正經的說：『打酒是有的，抽壯了沒有說過。』阿七「鈍頭脾氣」又發作，大聲評理，阿七嫂也哭哭啼啼的罵：『六師爺！你白吃了茶葉蛋，當心肚子瀉！』鄭團長本來把這個會看得很鄭重，見現在鬧成這般樣子，心裏不禁暗暗嘆氣：『這裏的民衆簡直沒辦法！』就叫人把阿七往團部一押，台下起了一片騷動，鄭團長正想彈壓下來把會開下去，突然警鐘鑼鑼大響，仔細一聽，遠處果然有飛機的機聲。那是架偵察機，在東南角雲端出現了一會，便向杭州方面

飛去。會場上人擠了沒幾個，會再也召集不起來。鄭團長大爲懷喪，黃團附說：「開會不過是個形式，真正的紀念元旦，爭取最後勝利，倒在乎工作。」鄭團長不高興的問：「你認爲今天開這個會沒意思？」黃團附說：「這倒並不盡然，不過我以爲沒有必要。」鄭團長激動地說：「只要我在這兒，即使被炸成焦土，紀念會也是要開的！我們開這會，是要告訴敵人：他們永遠征服不了我們！即使在已佔領的區域，也依然是中國的國旗，中國的軍隊，中國人民！我倒希望那架敵機飛得低點，偵察個清楚，看他們敢把我鄧許國怎的！」黃團附笑笑，不回答。保隊長王爾基跟人咬耳朵，批評着說：「英雄主義！」王爾基年約二十三歲，穿着件灰色斜紋布棉袍，圍着條白絨線短圍巾，臉色黃蒼蒼，戴着玳瑁邊眼鏡。素來要批評人，在湖州縣立初中讀書時，罵一個姓黃的英文教員是「黃狗」被開除學籍，在一家洋行裏做練習生時，背後批評他的上司是「洋奴」，所以做了五年的練習生，還無擢升希望；「八一三」戰事發生，歇業回家，在壯丁隊裏當了保隊長，但因指摘縣裏派下來的中隊長，連日本式操法和德國式操法都分不清，又說張鏡長是「封建勢力」，所以也不見重用。現在他又覺得鄭團長的話有批評一下的必要，

稜上去說：『鄭團長！你的話我有点意見。』鄭團長大不高興，愛理不理的說：『你們有意見，最好派代表來說，或者叫鎮長轉達。』黃團附恐事情鬧僵，岔開了話題：『爾基兄！阿七有漢奸嫌疑，你是保長，應得去偵查偵查。』王爾基趁這機會溜開，心裏很氣，決定明天在壁報上發表一篇文章；跟鄭團長談談「英雄主義」。王爾基雖是這鎮上有數的智識青年壁報上文章一股腦兒只發表過三篇，一篇是論文：「我來批評一下本縣的黨，政人員」。一篇是詩不像詩，寓言不像寓言的東西：

甲：『喂！老兄！日本式操法和德國式操法你懂嗎？』

乙：『我都懂的。』

甲：『它們有分別嗎？』

乙：『沒有分別的！』

還有一篇是散文，他却稱做「牆頭小說」，題目叫做「冬天的晚上」，開頭兩句是：『冬天之神來了，樹木只賸了秃枝！』內容描寫一個青年人在樹下走，心裏感到很寂寞，忽然想到前方將士正在浴血抗戰，於是熱血上來了，以「那青年人就此不見」一句結束。

意思是說他到前綫去了。現在要跟鄭團長鬧一下意氣，那篇文章決定連夜趕寫。做工作這樣巴結，差不多還是第一次。「八一三」後他原想是同鄉來做點工作的，但救亡工作被人包辦，他劇烈地批評了一陣，覺得別無工作可做，淪陷後又覺得民衆智識太落後，已經無藥可醫，就決定上陝北做救亡工作去。每日跟鎮上小學裏的幾個教員在阿七酒店裏賒點酒，討論上陝北去的旅費路途等問題，喝得酒債高積，阿七在旁大發「鈍頭脾氣」接連在他身邊的壁上，貼上兩張紅紙條兒：「國難時期，諸親好友，概不賒欠，」「前賬未清，免開尊口」，問題還是毫無結果，就決定明天再來賒酒喝，再來討論；有時覺得這種討論沒意思，就關在家裏讀英文。今天他去參加「慶祝元旦並預祝抗戰勝利大會」，原想上台演一次說，批評一下這裏的軍隊：「正規軍不像正規軍，游擊隊不像游擊隊，軍民間毫不合作，跟別路友軍又沒有聯繫，却不料反落個沒趣，就悶悶的回家而去；還沒走上一半路，張得勝追上來，說鄭團長傳他到團本部裏去。王爾基心中一嚇，既而一想，自己又沒有犯什麼大罪，壯了壯胆，探張得勝口氣：『鄭團長在幹點什麼？』張得勝心不在焉的說：『在預備酒席，準備晚上請客。』王爾基問：『請什麼客？』張得勝跟

女人講話，無論講什麼都有勁，跟男人講話，除了講吊膀子就少勁，隨口應了句：『慶祝元旦』，忽忽的想走。六師爺脅下挾着那幅會場上的白竹布，預備送給張太太做人情，慢吞吞的打這兒走過，張得勝兜上去說：『六師爺！今晚到廚房裏來喝杯酒，我請你客！』六師爺聽得笑眯眯，說：『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好！閒話一句。』張得勝又說：『你這老水牛真也糊塗，怎麼在瞭望台睡起覺來！』六師爺說：『這是我的福氣，我管着鐘錶，即使睡着覺，東洋飛機也不敢來；你看，我一走，它就來啦。』於是兩人又把話頭轉到阿七嫂去，揪做一團，一同打哈哈。王爾基心裏想：『無藥可救！』往團本部走去。鄭團長待他很客氣，拉過一把椅子請他坐了，自己走入另一個密室，聽取幾個新從湖州，雙林，昇山回來的偵察兵報告。過了好一回，天漸漸暗下去，鄭團長才出來，連聲說：『對不起！對不起！累你等了好久！』又說：『你剛才說有意見，我很喜歡聽；這裏民衆智識很差，像你受過中等教育的，應該替國家做一點事情。』說畢，想起了心學似的往靠背椅上一坐，閉上眼。忽地，短劍噹的響了一聲，又站了起來，感慨地說：『現在國府已遷到重慶去，委員長也駐節在漢口，已照顧不到我們；我相信，委員長每

天在掛念着我們，在我們身上寄托了重大的希望！想到這，我常常整夜合不上眼，有時，半夜裏爬起來，冒了涼，開了窗朝西望。我感覺到我的責任重大，一個軍人報答國家，不單是效命疆場，還要做許多事情！但我在軍隊裏過得太久，我不知怎麼辦，而且我脾氣也不好！『天黑暗了，張得勝進來，燃亮了煤油燈。鄭團長靠近王爾基，握住他的手，誠懇地說：『你要幫助我們，給國家多做一點工作，我很喜歡聽你的意見。』王爾基本來準備上上下下都批評一通，現在覺得這種態度不行，弄得說不出話。幸而黃團附從外面跑進來，解了這個圍，他笑着說：『團長！我報告你一個好消息！』鄭團長問：『什麼好消息？』黃團附說：『放哨的弟兄截住了敵人的一艘從湖州駛往南海去的小汽艇，兩個敵軍現已當場槍斃，裏面還有十幾打太陽啤酒，正好給我們今晚喝個痛快！』鄭團長當即派了一個副官去查勘清楚，邀王爾基一同到客廳裏去，對快已到齊的來賓說：『各位！今天我們喝慶祝元旦酒，敵人已送禮來了，你們看，是收還是不收？』來賓除了鎮長校長等幾個人，幾乎全是中下級軍官和軍佐，他們正在把這件事情做話題，談得很開心，滿高興地回答：『收！收！』六師爺也不顧鄭團長脾氣難弄，慢吞吞的跑上來出主

意：「却之不恭，受之有愧，鄭團長！一定要收！」張得勝和別的幾個勤務兵，端整好了四桌酒席，在亮如白晝的燐燈下，各人把自己的知己拉入同桌，一開始就搶啤酒喝，黃團附說：「各位！用不到搶！將來直搗東京的時候，再可喝個痛快，現在且請鄭團長給我們幾句訓話。」於是一陣掌聲。鄭團長坐在上首，黃呢軍服穿得很整齊，套着白手套，短劍噙的嚶了一聲，站起來莊重地說：「今天是個難得的日子！各位拋家別鄉，爲保衛國家而在戰場出生入死，差不多已快半年，如今留在敵人腹地，既無彈藥來源，又無軍餉接濟，真是苦了各位！但我們是革命軍人，革命軍人是不怕苦的！革命軍人是不怕死的！我們要隨時準備把生命獻給國家，給敵人以迎頭痛擊。」說到這裏，鄭團長用拳頭槌了下桌子，激動地說：「敵人一日不擊退，我們一日不回湖南去！我們要對得起去牽一同出發，死於敵人砲火下的同志，要替他們復仇！替子千萬萬被屠殺的同胞復仇！各位，今天是個難得的日子！想起當年許多的良朋好友，如今都已先後殉國，固覺無限悲慟，但我們還能聚在一起，在這裏共慶元旦，又覺無限歡喜；今夜月色很好，酒也很足，算是國家酬謝諸位勞苦功高，願大家滿飲三杯！」說畢，全體都立了起來，舉起酒

杯。鄭團長嚴肅地說：『飲這一杯，爲紀念我們殉國朋友！』又說：『飲這一杯爲遙祝我們抗戰領袖蔣委員長德體康建！』飲第三杯時說：『飲這一杯，願中華民族前途燦爛光明！』三杯飲畢，又搶着倒啤酒，互相強邀硬勸，儘量痛飲，不覺已到了一更時分。各人也有七八分酒意，畢竟他們是與敵人戰場上相見過的，眼看得千里盧宅化爲焦土，萬家女兒遭敵蹂躪，真是恨之切骨；如今幾杯酒下肚，一股無名怒火，難以遏止，黃團附就推杯起立，提議合唱一首『中華民國軍歌』：一曲才了，鄭團長又高歌『中國軍人魂』，其餘的軍官擊杯和之，那聲音更是慷慨悲涼，淒厲激昂。唱畢歌，鄭團長滿飲一杯，感慨無已的說：『唱了這首歌，又使我想起徐旅長。各位可記得徐旅長在着的時候怎樣說的！他說：敵人驕橫到如此地步，是中國軍人的奇恥大辱！他在羅店火線被砲彈炸掉了半身，已將瀕死，我隨他上救護車還是這麼說。徐旅長當連長的時候，我是排長，我差不多是他一手提拔上來的，我的脾氣不好，時常跟他吵鬧，到那時，才懊悔，想趁他活着的時候報答一點，剝了水果給他吃，燃着了紙烟給他抽，他却不要；只是沒命的要推我下去，怒聲的說：「下車去！去！你想我還會活嗎？不會活了，去守住陣地！陣地要

緊！如果記得我，就請永遠記住此仇此恨，給我報仇！」鄭團長捶了下桌子，頽然坐下，誰都不說一句話，只聽得士兵們唱「鐵血歌」的聲音從遠處傳來：

只有鐵，只有血，只有鐵血可以救中國！

還我河山誓把倭奴滅，醒我國魂誓把奇恥雪！……

鄭團長一脚把坐椅踢開，厲聲說：「什麼時候才能把奇恥雪？什麼時候才能把奇恥雪？」淚潸然流下，滴入酒杯。這時候窗外月亮已斜落屋背，夜風低吟，聽去很是悲涼。突然，「嘩喇喇」一聲，他把酒杯擲個粉碎，怒聲喊：「我耐不住過這樣生活！我要反攻！要復仇！」飲得面紅耳赤的部下官佐，也推開坐椅，大聲附和。剛巧這時候，偵察兵急急回來報告，說截留小汽艇的事，已被發覺，大約有五六十名敵軍沿河港來搜索。他們拍手狂笑，大聲喊：「來得好！」鄭團長立刻派了個姓徐的營長去佈置防務，一方面當即召集開軍事會議。

第三回 黃傑深夜走太湖

這時酒席還沒有散場，鄭團長等幾個人都匆匆離席，進入密室，去開軍事會議。所謂軍事會議，不過是鄭團長提出自己的意見，跟部屬隨便商量一下，如果意見跟他衝突，就認為是「反對」他，下令停止討論，去執行自己的主張。今夜多喝了幾杯酒，又餓滿欲得而甘心的敵人尋上門來，更是躁急如雷，大聲叫：『開軍事會議！開軍事會議！』黃團附看勢頭不對，暗地說：『團長！我有幾句話，可否先到外面去談一談？』鄭團長知道又是要「反攻」他，連忙拒絕：『不成！不成！』拉別的軍官一夥兒往密室走去；客廳上只賸下了張鎮長，校長和王爾基三個人。王爾基今夜又是吃酒又是吃嚇，熱得黃蒼蒼的瘦面孔，全是油汗，急忙卸下白絨線圍巾往脅下一夾，拉校長走。他說：『這事情真糟糕！我們是智識份子，敵人見了智識份子無有不殺的！這裏民衆既沒組織，又沒武裝，留在這裏只有白白犧牲；我當初真不應該回鄉來！』校長被拉得昏頭昏腦，張鎮

長也急得什麼似的嘆苦：『無論游擊隊來，東洋兵來，鎮長總是第一個該殺！』王爾恭批評着說：『你急點什麼，只有年青的人倒楣。』說畢往外就跑。張鎮長記起家裏還有細軟什物，一陣心痛，大聲喊六師爺。而六師爺正在廚房裏喝酒喝得大爲開心，那裏會聽見。他跟張得勝私下商量好，要把一個兵灌醉，以盼餘興，就一隻腳擱在長凳上，捲起玄色老布舊皮袍子的袖管，左手搶住杯子，右手高舉酒壺，在勸酒，說：『老弟，持酒待人，並無惡意。』待那兵喝乾了又滿篩一杯，說：『再來一杯，成雙配對。』看看已有了十分酒意，滿心歡喜，眯着眼說：『兩杯不算，連中三元！』別的兵說：『中什麼三元，六師爺！你自己早日升個鎮長吧！』六師爺說：『做鎮長撈不到好處，我倒希望做個軍需，做軍需頂配我的胃口！』說畢用筷夾炒蛋。獨不防背後閃出個人來，一掌批去，把筷和炒蛋都打落地上。六師爺回頭一看，見是張鎮長，他正把白漂漂的長指甲點着他罵：『你吃了鎮公所的飯，一天到晚糊裏糊塗！』六師爺不服氣，說：『今夜裏該開心開心！』張鎮長說：『還開什麼心！剛才做掉了兩個，已闖下窮禍，現在有五六百敵軍從湖州派過來打雙橋鎮，你快給我去討一隻大船，就乘今夜逃。』六師爺還沒聽清

楚，連聲應着：『包在我身上！包在我身上！』慢吞吞的往外走，張鎮之心裏乾着急，他說：『走得快一點！討了船不是去要，是逃命！』六師爺這才加緊脚步，走出團本部大門，迎面吹來一陣北風，打了個寒噤。石板上全是霜，冷風往領口和袖管裏亂鑽。他把手一圍，胖而短的頸項一縮，風又從玄色老布舊皮袍子的破洞和下開襠裏鑽進去。他一想，半夜三更，天又冷得緊，還討得到什麼船，不如到張得勝的舖裏權住一夜，打定主意回頭往團本部來。張得勝正因開軍事會議，忙得不可開交，六師爺就摸索到他的地舖上，睡一個安穩。却不想正待呼呼入夢，鄭團長在隔壁大槌桌子發脾氣：『給我抓了來！給我抓了來！』將酒嚇醒了一半，爬起來拔腳就逃，把室內的槍枝，面盆，茶壺，「兵勒兵啦」打翻一個滿地，別一個在打瞌睡的勤務兵，大聲喊捉漢奸，這一急更是非同小可，二骨碌逃出大門。崗兵在暗洞洞的月光下，但見一條黑衣大漢，溜將出去，趕緊喊：『站住！站住！』六師爺嚇得心胆俱裂，越逃越快。那崗兵就拔開保險機，瞄準他一槍。這一槍雖沒打中，却把全個鎮鬧得天翻地覆。鎮上人在傍晚時分結隊去看過了俘來的小汽艇和兩具槍斃的屍首，早有點像洋老鼠車水，七上八落，放不下心。晚飯後熄了煤

油燈，叫家裏人安睡了，自己到街上或太平橋頭聽消息。夜一深，店都打烊，坐在太平橋頭嫌冷，就先先後後的走進阿七的酒店裏。阿七白天被押到團本部裏，吃了點小苦頭，這時已釋放出來。穿了滿是醬油漬的窄袖竹布長衫。假羊毛圍巾攔腰一緝：戴了頂獼猴帽，架了面白銅邊眼鏡，在帳台上「正襟危坐」的看「封神榜」。他已抱定宗旨，打酒一定要現錢，嘴巴必須少開口。要想少開口，偏偏六師爺又撞了進來，他說：「阿七！你還不逃？」阿七裝做沒聽見，六師爺氣起來，說：「你這樣裝癡作呆，一股樣子倒真像漢奸。」阿七「鈍頭脾氣」發作，拳頭捏住竹布長衫的窄袖管，拱手便拜，說：「六師爺！我碰見你這個中公豹實在嚇碎了胆！」六師爺揀一個位置坐下，慢吞吞的說：「什麼申公豹，豹公申！給我打四兩燒酒來！」阿七理也不理，斬鐵截釘的說：「打酒一定要現錢！」六師爺想發脾氣，別的買客勸住了他，拉他在別一桌坐下，這才轉怒爲歡，眯着眼笑嘻嘻。一杯酒下肚，放寬心的摸摸額角說：「額角運總算還高，今夜險些兒喪了命！」這句話使他們記起剛才的槍聲，胆小的臉孔變色，趕緊問：「剛才的槍是不是東洋兵開的？」六師爺若無其事的說：「大約是的！」聽了這句話，大家那裏還有

心思喝酒，紛紛離座歸家，去照料家屬逃難。六師爺就把別桌吃賸的黃酒，燴酒，倒在一處，茶葉蛋，豆腐干併成一盆，獨個兒大嚼大嚼，嘴裏還唸着：「老酒糯米做，吃飽變豬糞！」阿七嫂在旁看得大爲心痛，阿七知道這個「申公豹」難弄，抱定宗旨不開口，架着白銅邊眼鏡，一心一意在賬台上看「封神榜」。六師爺安安心心的喝着酒，而張鎮長等船却等得急煞了人，鄭團長想禁止「民衆」逃難，來傳張鎮長已傳過兩次，剛才他搥着桌子說：「給我抓了來！給我抓了來！」就是要抓他。他巴不得早點討到船，溜一個大吉。偏偏六師爺連影子也不見。急得連聲嚷：「爲什麼還不來呢？爲什麼還不來呢？」張太太埋怨着說：「你東不託，西不託，却託個六師爺！這隻老水牛撒爛屎已不是第一次。你真也是發老昏！」說畢，高擎燈籠，指揮傭人，把客廳裏的一堂桌椅，和幾張大床，簾榻，一股腦兒搬到河埠頭去。張鎮長氣得連連躁腳：「你還是把五間樓屋都拆走了爽快！這種傢具值什麼錢！」張太太說：「都值錢的！都值錢的！你這老發昏不要管！你只管總歸是壞事情！」又忙着高擎燈籠，來往指揮，也不顧人死活，叫人把面桶，腳桶，鞋桶，水桶，順手牽羊的都搬到河埠頭去。張鎮長見客廳裏的幾幅名貴字畫，還掛着沒

有動，連忙尋長工：『老金呢？』別人說：『老金在樓上拆眠床！』他罵起來：『這個笨頭笨腦的東西真可惡！誰叫他去拆的？』張太太挺身而出，說：『我叫他去拆的！你不要管。』張鏡長既要担心鄭團長來抓，又眼見着名貴物件不撥，只撥點笨重傢具，而又叫他『不要管』，六師爺討船更不知什麼時候會討得到。正在急得不可開交的時候，忽然有人在他肩後一拍，說：『你打算怎樣？』他回頭一看，見是個賣魚人模樣的高大漢子，戴着氈帽，穿着一身爛破棉襖褲，心裏狐疑着，這人素不相識，怎敢這等大模大樣？再一細看時，不禁呀的叫了出來。原來那不是別人，正是黃團附。剛才開軍事會議時，他跟鄭團長意見衝突得很厲害。鄭團長主張堅守雙橋鎮，沿通湖州的運河兩岸佈防。另以勁旅出擊湖嘉公路重要據昇山鎮，以反攻湖州；黃團附則主張把敵方的五六十名搜索部隊消滅後，主力連夜由水道向南撤至德清縣屬的新市鎮，並說了番游擊戰必須行軍飄忽，避實就虛的大道理。鄭團長不待他說完，斬釘截鐵的說：『停止討論！』黃團附急得耳根都紅了，向其餘的軍官使個眼色，那知他們懂得鄭團長的脾氣，意見跟他衝突，就認爲是『反對』他，所以毫不理會。黃團附見大局難以挽回，請求鄭團長允許他去。

聯絡太湖裏的「蘇浙皖游擊隊」，合攻湖州。鄭團長很爲滿意，備了公函，叫他帶去。他就雇了隻漁船，扮成個漁民模樣，把公函縫入破棉襖裏；臨行時來向張鎮長告別。張鎮長見他這般模樣，想問個究竟，他含笑不答，說：『我立刻要動身，你就陪我走一回路吧！』將到河埠頭時，在月光朦朧下但見鄭團長也在那兒，張鎮長嚇得回身就跑，黃團附拉住了他的黑緞馬掛袖子，說：『老先生，沒關係的。』張鎮長發了急，說：『黃團附！請……請你不要尋開心！』一口氣跑到街上，見阿七的酒店還有點燈光，就往那兒走去。一跑進門，但見六師爺喝得酩酊大醉，伏在杯盤亂擺的酒桌上呼呼酣睡。張鎮長氣得連連跺腳說：『該死！該死！這東西原來根本不會討過船！』他忿忿地推着六師爺的臂膀，問：『船呢？船？』六師爺把頭往左邊一靠，在睡夢裏說：『不要吵！不要吵！』張鎮長氣得雙手發抖，說：『誰要跟你吵！』又去推他的左臂膀，問：『你去討的船呢？六師爺把頭靠回右邊去，又是說：『不要吵！不要吵！』這把張鎮長氣得發了火，拿起酒串筒在他的新剃光頭上「的勒卜落」一陣敲。

第四回 阿喬亂世交鴻運

六師爺破口大罵，想發脾氣。他睜開眼來，見是張鎮長，頭嚇進了半截，吶吶地狂賴：「我是罵阿七！」阿七架着白銅邊眼鏡坐在賬台上看「封神榜」，現在見無緣無故罵到他身上來，對六師爺一肚皮是氣，不過因已打定主意不開口才勉強忍住；放下一「封神榜」，卸下白銅邊眼鏡，把縛在竹布長衫上的假羊毛圍巾袖一抽緊，準備發「鈍頭脾氣」。張鎮長急於要知道船的着落，只是問：「船究竟討到沒有？」六師爺把光頭皮一搔，眯着眼睛問：「什麼船？」張鎮長連聲喊「該死」，六師爺這才記起了，哭喪着臉說：「這樣半夜三更，那裏還討得到船！不相信，你可問阿七！」阿七聽見那「申公豹」又提到他的名子，急得大嚷：「我不管！我不管！」又握住竹布長衫的窄袖管，向六師爺拱手便拜，說：「多謝！多謝！」張鎮長看得生起氣來說：「阿七！你爲什麼變得癡頭癡腦？怪不得別人要疑心你是漢奸。」阿七見開了口又惹了禍，連忙又架起白銅邊眼

鏡，在賬台上「正襟危坐」的看「封神榜」。這時已近三更天氣，在太平時候早該在家裏睡安穩覺，現在兵荒馬亂，弄得晝夜不分，街道上但見燈籠火來來往往，河江裏則搖櫓聲「啾呀」不絕。張鎮長見人家揚長而去，自己船還沒有討到，心裏更加急，再三託付了六師爺，六師爺總算這回沒有撒爛污，尋到了船戶長頭頸阿喬，出了重價，言明每天十塊錢，把船搖到埠頭邊來。阿喬個子很瘦，頭頸很長，人家就給他起個「長頭頸」的渾名，年紀約莫四十五六，脾氣很固執，譬喻他認為麵裏必須要放葱的，沒有葱，情願不吃麵；又如他認為船價要兩元，你還他一元九角九分九，也不答應，情願打半斤燒酒，請請別的船戶，蹲在船頭講湖州嘉興或是南潯聽來的新聞。以前曾經娶過一個老婆，那老婆不高興他這一付固執脾氣，跟了個洋貨店信逃之夭夭。因此他憎恨一切女人和一切洋貨店信，而脾氣也變得更固執，今晚時勢緊急，他認為船價應漲至每天十塊錢，一個小錢也不肯讓，因此到這時候還沒有顧客。張鎮長只想逃命，也不與他計較，滿口答應；張太太却挺身而出，叫張鎮長「不要」管，自己來跟他囉囉嚇嚇講價錢，長頭頸阿喬偏是一股固執脾氣，說：『少半個小銅錢也是不成功的！』所以講到四更天，還沒有

講成，張鏡長看看東方快發白，急得心裏如螞蟻爬，低聲央求張太太，張太太却推開他說：「不要管！不要管！」到底阿喬答應了每天供給一頓麵當點心，他說：「燒燒麵是便當的，惹是現成的。」張太太聽見麵可以白吃，心裏想：「好事情！」就推醒了已在船梢呼呼熟睡的六師爺，幫同把傢具，箱子，搬下船去。阿喬的船小，那裏容得下這許多傢具，經張鏡長再三商量，張太太才答應把客廳裏的一堂桌椅，和眠床，籐榻搬回去，張鏡長更瞞過了她，叫老金把面桶，腳桶，鞋桶，水桶，都順便帶回去，並千叮萬囑的託了六師爺和老金照顧房子。下了船，阿喬提出個先付五塊錢定洋的條件，張太太自知地位不利，拗他不過，在身邊亂挖一陣，挖出一捲鈔票來付定洋；那捲鈔票全是票面值一元的中國銀行紙幣。張太太門檻雖精，「壹」「伍」「拾」三個字到如今還認不清楚，一不小心，五元紙幣充做一元付給別人；而且她凡遇銀錢進出，叫張鏡長「不要管」，所以常要錯過幾張假鈔票或者銀行已經關了門的鈔票。她摸了一張，重重的放在阿喬面前，說：「一元！」阿喬燃亮了桅桿燈，照上一照，應着說：「一元。」張太太又摸了第二張，說：「兩元！」阿喬應着說：「兩元。」張太太又摸了第三張，說：「三

元！』阿喬伸長頭頸，在燈傍照個仔細，應着說：『三元。』張太太說：『你再數一遍看！是不是三元？』阿喬從頭數了一遍，應着說：『是三元。』張鎮長看得發了火，大罵：『你們兩個是不是閻羅王派出來的！』張太太回答：『你不要管！銅錢銀子進出，總要交代個清楚！』付最後一塊錢時，她手摸出一把銀角銅元湊數，一湊湊成八角五分，堆着笑臉說：『碰得不巧，還差個小數目，以後有生意總來作成你。』阿喬把錢一推，說：『少半個小銅錢，也是不成功的！』張太太又摸了張鈔票擲給他，怒怒地說：『你這個「長頭頸」倒小氣！一個錢也不肯讓的！真是要錢不要命！』阿喬一篙把船撐開埠頭，硬聲的回答：『我是這股樣子的！』船搖出港口，張鎮長才寬下心，閉上眼想打個盹睡，却不料張太太突然銳聲狂叫，張鎮長慌張地問：『什麼事情？』張太太醒了一把鼻涕，流着淚喊：『我的鞋桶呢？我的鞋桶呢？』張鎮長埋怨着說：『這點點小事情，也值得大驚小怪！鞋桶早已叫老金搬了回去，我們是逃難，又不是發嫁妝，鞋桶要它做甚？』張太太担着心事說：『六師爺這老水牛要偷的！』張鎮長說：『六師爺又沒有老婆，要什麼鞋桶。』張太太發了怒，說：『你道老發昏不要管！』阿喬一壁搖着櫓，一壁心裏

想：『女人都是壞的！』大約搖七八里路程，天完全亮。張太太催促着說：『長頭頸！要想吃你的麵是難的！』於是阿喬把船靠了岸，劈柴塊生火；張太太看得滿心歡喜，換了語調：『阿喬！你是個好人，真是規規矩矩，老老實實！你老婆會跟洋貨店偷逃走，也是自己沒生眼睛。』阿喬在鍋裏放了清水，悲哀地說：『張太太！你不要講起，我聽到洋貨店偷就頭痛；洋貨店偷都是壞人！』說着，在船頭窻盆裏摘了兩片葱，洗個乾淨，切成絲放入碗裏。張太太不贊成，他說：『放了葱有葱臭氣的！』阿喬硬聲的說：『甯可你不吃，葱必須要放的！』麵燒熟，張鎮長那裏有心思吃；張太太則把葱絲揀掉，吃了滿滿的三碗。阿喬把碗筷收拾端整，用篙子撐開河岸，沒有搖上幾櫓，只聽得後面有『洪洪』的聲音，越響越近。張鎮長探出頭去瞧個仔細，但見是艘小汽艇，再一細看時，汽艇前面『筆筆直』的站個鄭團長。他急忙把頭縮進，催促着說：『快快快！快快快！』阿喬有意把船搖得慢一點，說：『着什麼急！』張鎮長氣得用白漂漂的長指甲直點着阿喬罵：『你這個長頭頸真可惡！』阿喬把櫓往船艙裏一放，摸出半段紙煙屁股抽紙煙，停下來說：『你要快，去討別的船！』

第五回 鄭團長怒殺敵探

鄭團長明知前面是張鎮長的船，但一則昨夜來搜索的敵軍部隊，還未踏入警戒線，即已風竄而去，大約已發覺這方面有準備，大舉來襲，已無可避免。二則自黃團附走後，心情有點反常，所以毫不理會。他知道黃團附的謠說得對，但因他對敵軍的憎恨，深入骨髓，以至失却了理智。他不相信聯絡太湖裏的「蘇浙皖游擊隊」這事能夠成功。甚至想到援軍來的時候，他的隊伍也許已經消滅。早晨的風很冷，但他的臉發燒，一點也不覺得。河岸邊結了薄冰，岸旁的桑樹上，蓋了一層霜，有一隻烏「喳喳」叫着，在太陽下取暖，鄭團長忽然想起家鄉來，又想起年青時，也是這樣的寒冷天氣，私下討了隻船到長沙，轉往廣東去投考黃埔軍校的事情，忽兒又想到零陵縣，在那裏住着他的妻子和五歲的小阿萍。妻子是零陵人，本來是個縣立小學的教員，他的軍隊駐在零陵時，由縣政府的秘書作了介紹娶的。他想到結婚時朋友們的胡鬧哄笑，又想到去年這個時候，天

剛下過一次雪，屋簷水都結了冰的一天晚上，接到把部隊開拔到西安去的命令時，妻子披了一塊紅色大圍巾，抱了小阿萍到汽車站來送他的事情。他想到這些事已如昨夜一夢，一逝不可再見，心裏感到一陣難言的惆悵。他走入船艙，想寫一封信給他的妻子。弄不到信紙信封，就從日記本裏撕下了兩張紙，用鉛筆寫着：

珍：北風緊峭，又屆深冬，別來已經一年矣！八一三後吾師開瀝抗戰，過鄭州時，曾寄上一函及由郵匯洋一百元，未知有否收到？其後軍務倥傯，無暇握管，退入浙境後，接濟斷絕，亦無錢可匯。汝母子倆，在零陵生活如何度過？深爲系念！珍！珍！人事滄桑，實難逆料！去冬汝抱萍兒至汽車站，寒風中忽忽一別，豈意從此卽無再相見之日矣！好在汝亦有自立能力，吾心可稍安，萬望善自珍重！善自珍重！他年抗戰勝利，遙祭吾一杯酒，則於願足矣！

寫到這裏，再也寫不下去，頭昏心酸，悲從中來，就抱紙伏案而臥；腦海中不住地閃過了他妻子的面容，忽而向他笑，忽而向他哭，忽兒又嬌聲的叫着他，忽而又彷彿見她在讀着這封信，一慟幾絕。他想到她以後的生活渺茫，依靠無人，用拳頭壓着火熱的額

角，勉強鎮定下來寫下去：

零陵生活程度較高，望即挈挈兒回醴陵鄉間居住，吾家雖非富有，粗米澆飯，總可無憂。家母如有不是之處，萬望看我面上，稍加忍受，則吾感激不盡矣。

他忽想起他的父親，一個無緣無故會「海海」笑的慈祥的老人，常喜坐在竹椅子上晒太陽，看管在空場上晒着的穀類，如有幾隻鷄來啄了，他就高喊着：「鷄！鷄！」於是孫兒們跑出來將鷄趕走，他就會看得「海！海！」笑起來。他的母親喜歡嘮叨，媳婦不是一天做到晚就認爲自己失職，妻子搬回去，一定跟她合不來，不禁嘆了口氣。突然機聲「哄哄」，在雙橋鎮方面向上盤旋，轟然一聲，船震地動，遙見一股濃烟，直冲天霄。鄭團長所趁的這艘小汽艇，正是昨晚從敵方截留下來的戰利品，雖已塗了黃泥，蓋着竹枝，但敵機知道這裏沒有高射砲，在一千五百呎低空，盤旋偵察，這目標難免要被發見；急急靠岸，避入附近一家草屋裏，草屋內坐着個年青人，正在翻看着一本書，年紀約摸二十四歲，生得面貌清秀，身材纖細，模樣兒像個女子；他一見鄭團長，把書一拋，行了個軍禮。鄭團長問：「宋排長！昨夜徐營長有沒有來？」那個被叫做宋排長的

回答：「來的！」鄭團長又問：「那批敵軍爲什麼沒有砍下一個頭來，就讓他們跑了？」宋排長畏怯地說：「徐營長命令，叫我們在敵軍沒有衝過警戒線以前，不要開槍！」鄭團長卸下了白手套，塞入黃呢軍服袋裏，拋了下桌子，恨聲的說：「你沒有進過軍官學校，爲什麼要到軍隊裏來？我恨不得槍決你！你一點沒有用！」宋排長紅紅臉，筆直立着。他名字叫夢寒，湖南湘鄉人，三歲時喪了父母，在舅父家撫養長大，從小性情孤寂，不愛言笑，專跟他的表姝形影不離，玩牌下棋，或者一同臨臨字帖。後來他的表姝染肺病亡故，在軍隊當營長的舅父，就帶他在身邊當一名文書，八一三後他舅父在羅店戰死，他則接了個排長職司。他跟張得勝兩人在這支軍隊裏，同被人稱做「姑娘」，但兩個人性格根本不同，張得勝健康，活潑，愛胡調；他則臉孔白得沒有血色，有點肺病徵候，軍隊每經一個大埠，他總要買幾本「宇宙風」之類的刊物，或者「花間詞」，「蘇曼珠文集」等一折八扣書讀讀，還愛在更深人靜時，獨個兒吹一曲洞簫。鄭團長坐下了，把他拋下的一本書翻了翻，問：「什麼書？」他回答：「斷鴻零雁記！」鄭團長大不高興，說：「這是在前線，還讀什麼鳥書！就是在平日也只該讀點軍事書，或者『曾文

「正公全集」，才有點益處！」正說話間，遠處又是轟然一聲，窗戶「咿呀」狂叫，一隻茶杯跌落地上。鄭團長跑到窗口去望，機聲還是「哄哄」不絕，有一架往下一個翻身，「格格格格」的掃射機槍，另一架又接連投下兩枚炸彈。鄭團長看得一肚子怒火，直指著罵：「你炸得好！炸得好！炸得好！」待敵機向杭州方面逸去，鄭團長走出草屋，想視察一回附近防地，只聽得槍聲「劈拍」，亂作一團，正有人大喊：「捉住他！捉住他！」鄭團長正在狐疑不決，宋排長已押了個種田佬模樣的矮胖子過來，他笑嘻嘻地說：「報告團長！我們捉住了一個間諜！」說畢，摸出日記本及鉛筆，準備紀實供。鄭團長見那矮胖子用半生半熟的中國話「噉哩咕嚕」，看得眼裏冒了火，拔出手槍就轟，一口氣轟了七槍；轟得那矮胖子像隻翻了天的大青蛙，血跡模糊，在地上亂滾，隨後四肢一伸，伏着不動。鄭團長飛起一脚，把他踢了五六尺遠，跑過去又是一腳，「撲通」一聲跌入河中，濺起一陣水花；水花平息，發酵似的浮起幾個泡沫，河水略帶一點紅色。他回過身來，見宋排長左手拿着日記本，右手拿着鉛筆，問：「你幹什麼？」宋排長回答：「錄口供！」鄭團長生了氣：「錄什麼鳥口供！做掉算了，要什麼口供！」說畢往附近

察看一番，把架在古坟裏的機關槍瞧個仔細，又對部屬致了會訓詞，就回到小汽艇裏，準備開回鎮上。走入艙裏，把剛才寫的信讀了一遍，引起了心事，頭昏得利害。想接着寫下去。沒寫上兩個字，鉛筆頭折斷，掏出小洋刀來削；那知削了五次，斷了五次，氣得把小洋刀和鉛筆都丟入河裏，搥桌大叫：『張得勝！』張得勝進來，鄭團長拔下他的做爲裝飾品用的活動鉛筆，揮一揮手叫他出去；張得勝坐在汽艇後梢，忽見眼前一亮，有樣東西從艙中丟出來，一看正是自己的活動鉛筆，眼巴巴的望着它落在丈遠外的水中，不覺大爲心痛。鄭團長回到雙橋時，街上已冷冷清清，看去一片荒涼景象；到^頭頭邊，才見六師爺等幾個人在迎接他，並報告了番鎮上被炸災情：團本部已全部毀壞，傷了兩個炊事兵，岳王廟坍了大殿，壓死了廟祝，街上阿七酒店附近也中了一彈，無死傷，鎮南三里光景田畝上，有羣逃難民衆被機槍掃射，死傷了十多個人。鄭團長一聲不響，臉孔轉色，嚇得六師爺在別人背後亂鑽，他已自出主意，代理了鎮長，本想跟鄭團長商量點事兒，現在看不是勢頭，拉拉老金，回身就走。老金已被派定職司，出門時跟來跟去當「跟班」，在家時給六師爺燒茶煮飯；稍不隨意，便要擺出主人架子，請他「吃生

活」，甚至連叫聲六師爺都要「吃生活」。老金當面辱他「馬鎮長」，背後譁他「老水牛」，別人問起來，便搓搓手說：「倒霉！倒霉！」六師爺在張鎮長門口貼了張紅紙，寫上「馬府」兩個大字；並把鎮公所裏的鋪蓋搬到這裏來，客廳改爲辦公處，廂房充做寢室。放在客廳前的一大堆面桶，腳桶，鞋桶，水桶，一股腦兒堆到廚房裏去。老金把廚房認作自己的地盤，而且他一見廚房門口站着個乞丐，就疑心他要跑進來偷東西的，現在堆了這許漆多紅傢具，叫他那裏放心得下，又氣又急的說：「搬到廚房裏做甚？」六師爺慢吞吞的回答：「將來柴燒完，劈劈好燒火的！」六師爺又從碗櫃裏尋出個酒瓶，叫老金到阿七酒店裏去打瓶燒酒。老金手一伸，說：「錢呢？」六師爺說：「你給我墊一墊！」老金說：「我沒有錢！」六師爺把玄色老布舊皮袍子的袖子一捲，說：「你有了錢不肯墊！是不是想「吃生活」？」老金硬上一硬說：「我的確沒有錢！」六師爺一把拉脫了放醬油瓶和鹽瓶的破書桌抽斗，手往抽斗肚裏亂摸，嚇得老金魂兒上天。原來這還是老金的祕密保險箱，賺來的外快，都塞在裏面。他上前一手搶住評理：「老水牛！你是明搶還是暗偷？」六師爺理也不理，往袋裏就塞。經再三哀求，才答應暫借四角。

老金藏過了其餘的錢，端了酒瓶走出門外，搓搓手說：『倒霉！倒霉！』打了酒回來，六師爺眯着眼笑嘻嘻，滿高興的說：『要燙得熱！要燙得熱！』就擱着腳，在客廳裏獨飲獨酌。老金担心廚房裏的一堆紅漆傢具乞丐要偷，蓋上了稻草柴把作掩蔽，並端了把竹椅，坐在門口，傍邊放一根竹棒，準備一看見乞丐，就一棒把他打出去。日頭漸漸西斜，風有點冷，乞丐一個也沒有來，六師爺却又在客廳裏喊燙熱；他就癩旺了風爐，再燙上四兩。忽地竹棒「拍噠」一聲響，老金以為是乞丐來了，回頭一看，見是兩個兵，有一個兵不待分說，拉了他就走，別一個還帶走了一條扁担。六師爺在客廳裏高聲喊：『酒來！酒來！』喊了許久喊不應，氣沖沖的跑進廚房裏，一跨進門，但聞酒氣觸鼻，酒壺「吱吱」響，揭開酒壺蓋一看，四兩燒酒早已燙得乾乾淨淨，就捲起玄色老布舊皮袍子的袖子，準備請他「吃生活」。東東西西的搜尋了一番，全不見老金的影子，跑到門外，也靜悄悄的沒一個人，只有一條獺皮狗蹲在牆角晒落山太陽。跑到街上，仍是鬼也不見一個，走了好一段路，才見橋邊躲躲閃閃的站着兩個兵；那兵一見六師爺，高聲叫着：『口令！』六師爺大模大樣的跑過去，說：『我是馬鎮長，有什麼口令不口令！』

對面又喝了一聲：「口令！」六師爺不響，喝第三聲時，六師爺酒性發作，袖子一捲，生氣地罵：「老子請你們「吃生活！」」

第六回 石將軍計困寇軍

冷不防背後閃出幾個兵來，一把揪住他，拳足交加，打得他頭昏眼花，高聲叫「爸爸」，他哀求着說：「各位爸爸！有話可以商量。」那幾個兵那裏還跟他商量，拖了就走。六師爺以爲是上法場，大聲喊：「我不是漢奸！我是六師爺！你們鄭團長也認識我的！」有一個兵「拍」的給他一下耳光，說：「你媽的！想用鄭團長來嚇倒我們不成！懂事的，乖乖兒的走！」六師爺哭喪着臉問：「走到那裏去？」那個兵兇狠地說：「到那裏去莫管！只要跟着走就是啦！」六師爺往地上一坐，高叫着說：「我不走！我不走！」有一個兵用手指節像打鼓似的在他的新剃光頭上「的勒卜落」一陣敲，問：「是走？還是不走？」六師爺倔強地回答：「不走！不走！」於是兩個兵捉住手在前面拉，一個兵

兩手撐住他的腰眼在後面推，像拉黃包車似的一直拉到鎮上的小學裏。六師爺被拉得神志顛倒，冷汗直流；張開眼一看，但見滿屋子是人，老金也在那兒，拿了條扁担跑過來問：『六師爺！你來的時候廚房門有沒有關？』六師爺不回答，老金急得帶着哭聲高叫：『一定給叫化子偷去了！』六師爺正好氣沒出處，捲起袖子想請他「吃生活」。旁邊却鑽出個阿七來，戴了頂糊猴帽，額骨高突，炯紅眼睛充滿了愜意，拳頭握住的布長衫的窄袖管，向六師爺拱着手說：『你自己也來了！恭喜恭喜！』六師爺連連稱冤枉：『阿七！上有天，下有地，當中有良心！喝你點白酒是有的！你到這裏來，跟我真是全不相干！』阿七却一口咬定說：『一定是你這申公豹害的！』六師爺耳光吃得還有點熱辣辣，現在憑空來了筆冤枉賬，在肚裏想：『今天晦氣星座命！』這小學的校址，是張家的祠堂，鎮公所裏凡百捐到派派捐款或者勸銷公債，總是借這地址來開會的，因此這裏的一地理「六師爺很熟。他知道這裏有三扇門可出入；一扇是大門，一扇是通操場的後門，還有一扇是廁所間的側門。大門口貼上張「雙橋鎮義勇壯丁隊第一中隊隊本部」的條兒，站着十七八個兵，生翅膀也難飛出去，而後門口也站着門崗。六師爺念頭一轉，就鬆鬆

袴帶去小便；那知這裏的壯丁，閒着沒事做，把小便當消遣，到廁所裏去的真是源源不絕，六師爺看得氣起來，罵着說：『你們都是假小便！』自己則登了坑大便。大約大便了一個鐘頭，天完全黑了，他一瞧週圍沒人，便「噦噦格格」的去挖那扇御門。却不防有人在門外重重的敲了兩拳，喝問着：『你媽的！是誰？』六師爺嚇得擦起袴子就逃。逃到裏面，各處已點起燈籠，看樣子像要準備出發，年青胆大的正在好不開心，把鋤頭鐵錐當棒兒舞，有一個挑着付糞箕，在演「挑金担」。老金則在黑暗中跟別人換錯了扁担，急得什麼似的在各處查問：『那個叫化子偷的？那個叫化子偷的？』阿七還是坐在老地方，怪東怨西，滔滔不絕；六師爺便跑上去跟他扯談。阿七見是六師爺來了，連忙閉口。六師爺却指頭幾乎要點着他的鼻子，一股正經的說：『阿七！你這個東西真不愛國！我猜得到你一定是被捉了來的！』阿七不理睬，他又說下去：『你怎麼「雷公打豆腐，揀嫩的地方吃」！東不怪，西不怪，怪到我身上來？』阿七「鈍頭脾氣」發作，把獼猴帽往地下一丟，握住竹布長衫的窄袖管，拱手便拜，說：『六師爺！我碰見你這個申公豹實在嚇喪了胆！』六師爺聽得心中好不樂意，就揀一塊空處坐下，唱「桃花宮」。到八時左

右，送來了五蒸籠熱騰騰的包子，每人分了四個，算是頓晚飯。晚飯用過，便開始編隊伍，中隊長經鄭團長派定，由王爾基担任。第一小隊長，王爾基自兼。第二小隊長是六師爺，第三小隊長是假難民，名字叫胡林。江蘇吳江縣人，是個木匠。跟宋夢雲同般年紀，是二十四歲。生得一身漆黑，膂力過人，綽號「活閻羅」，村上無人敢惹他。敵人在金山衛登陸，陷盛澤、平望後，胡林便帶了老婆入太湖避難，家裏由幾個老的看着管。待他避難回來，村莊被燒得烏焦一片，沿途全是屍首；他的爺娘和九十一歲的老祖母，還有個遠房叔婆，全被殺得精光。他含淚把他們草草埋葬了，便別了老婆，想往湖州去當兵；那知還未到湖州，湖州又陷，便流落在這雙橋鎮上，當個難民。在收容所裏，別人見他一身漆黑，綽號「活閻羅」，無不怕他，但他從不欺侮弱小，所以很得人敬愛。所里發生了什麼事，都得問過胡林，胡林怎樣，他們也跟着怎樣。現在主持收容所的張鎮長已不在此，給養發生困難，他主張把老的、小的、女的遷往別鄉，年青的投到鄭團長手下當敢死隊。別人因這是胡林的主張，無人反對，但鄭團長却以為民衆不經過新兵訓練，是不能打仗的，就把他們編入義勇壯丁隊，派定胡林做小隊長，編在胡林手下的幾個鎮上人

大爲不平，他們認爲這木匠的年齡、地位、資格、學問、無一足取，但他們畢竟機警一點，只敢低聲咕嚕。獨有編在六師爺部下的河七，却天不怕，地不怕，在大叫大嚷着說：『把我編在這申公豹手下情願死的！』王爾基是中隊長，跑過去喝叱：『阿七！你這人有點神經病！除你點酒，窮凶極惡！現在編編隊，又有意破壞；難道你真是個漢奸不成！』阿七堅持着說：『把我編在申公豹手下情願死的！』王爾基生了氣，拉着他那竹布長衫的窄袖管，說：『你不願意可去跟鄭團長講！』阿七不肯起來，王爾基又去拉他的攔腰縛着的假羊毛圍巾，他便併命打着王爾基的手，說：『要我去見鄭團長情願死的！』王爾基弄得沒辦法，肚裏想：『無藥可救！』結果把他改編入第一小隊，才算了事。編隊完畢，徐營長代表鄭團長來致訓詞。徐營長名叫性堅，也是湖南人，年紀比鄭團長小兩三歲，跟鄭團長是黃埔的同期生，生得身材矮小，貌不驚人。他主張少說話，多做事，所以平時絕少發言，也不跟人交際；工作做得過於疲倦時，就叫勤務兵絞一把熱手巾，揩一揩臉，接連抽上兩枝烟。今晚他的訓詞，大意也是把「少說話，多做事」的理論發揮了一番，大約說了十句，理論再也發揮不下去。心裏想：『已經說得太多了！』就

去拉王爾基說：『王中隊長！你善於說話的，你來講！你來講！』於是王爾基把灰色斜紋布棉袍上的那條白絨線短圍巾卸下，在課桌上一放，來了篇長長的演說。他提出四點，把他們批評了一番：一、沒有國家觀念；二、頭腦封建陳舊；三、自私自利；四、缺乏犧牲精神。講的時候，黃倉倉的臉上，絕無笑容，真所謂「聲色俱厲」，還帶點譏笑態度，聽得人大大不開心；阿七鄙笑似的指着他，私下告訴人：『這位空心少爺，常是不帶錢來除酒喝的！』待他演說完畢，六師爺認爲自己既已做小隊長，也必須講幾句，就跑上台去，勸大家要愛國，不要逃；並說如誰逃的話，即使是他的親爺親娘，也要請他「吃生活」。當下又分配了鋤頭，鐵鈹，糞箕，籬担，乘月亮光出發，第一二兩小隊由王爾基率領，跟朱夢雲排長部隊會合，渡運河，去破壞昇山與湖州間公路；第三小隊隨徐營長率領的夜襲部隊出發，去破壞昇山附近公路，截敵軍退路。走出張家祠堂，北風吹來，冷得人發寒噤，阿七把獼猴帽剝下，再圍上那條假羊毛圍巾。老金上了年紀，冷得牙齒發抖，他請求小隊長六師爺，回家去罩上件棉背心，六師爺幾乎要請他「吃生活」，只得忍一忍冷，搓搓手說：『倒霉！倒霉！這時陰曆正在十二月初頭，月光昏淡，那

裏辨得出路途，而徐營長又下過令，不許帶燈籠，電筒，氣得老金大發牢騷，他說：『我活到這一把年紀，從來沒有聽到過走夜路不許帶燈籠的！』昇山鎮雖雙橋普通說起來是「三九」路，其實不過二十五里；湖嘉公路築成後，昇山鎮的地位顯得重要。湖嘉公路是蘇嘉鐵路和京杭國道的聯絡線，敵軍雖然兵額不足，也硬着頭皮在這鎮上駐了百名左右的兵。他們怕游擊隊來「摸」，一到夜晚大部份都溜進汽車的營壘裏，藉鋼板沙袋的防禦堅固，放寬心在裏面用手錶戒指賭撲克，或者開幾瓶啤酒，飲一個痛快，徐營長來夜襲的時候，已近二更天，他們正在好夢正圓，猛聽得槍聲「擘拍」，手溜彈轟然作響，紛紛鑽出熱被窩，捏起槍桿應戰，因不知外面游擊隊究竟有多少，嚇得手足冰冷，閉起眼睛，拚命搖機關槍。有一個說：『我看大約總有三五千！』別一個却說：『也許是有三五萬！』搖機關槍的聽得汗毛直豎，「格格格格，格格格格」，一直搖到三更天，而徐營長部下的兩名機關槍手却乘一個空兒，把在嘉興戰役裏贖下來的一架惟一的重機關槍，瞄準汽車站的門口，架在一座節孝牌坊旁。敵軍的防禦工事鞏固，又兼在機關槍密集掃射下，除非有飛機重砲把它一轟而光，靠幾支十年陳的舊步槍，簡直毫無辦法。幸而這

批湖南軍一見到日本兵，就咬牙切齒，現在被擊敗下來，又苦得三個月沒有餉發，那裏還會把「性命」兩字放在心上，紛紛拚出一條身子，兩枚手榴彈，瞧一個疏忽，滾近去，就「轟轟」兩響。剛剛「轟」得熱鬧的當兒，鄭團長又帶領生力軍趕到，以致弄得越戰越烈，越殺越狠；終於把敵軍逐出「銅牆鐵壁」，開始潰退，躲在節孝牌坊後的機關槍手，瞧見敵軍奪門而出，好不高興，心想：「這一下總可掃一個痛快！」那知重機關槍忽然出了毛病，一粒子彈也打不出。鄭團長見敵軍藉機關槍作掩護。紛紛溜上裝甲汽車，而自己的機關槍又出了毛病，就下令衝鋒，滾上去以手榴彈大刀相見，幾個來不及登車的，「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截去了頭；幾個正想登車的，一隻腳剛跨進車裏，一隻腳已斬在車下。已經登上車的，就不顧別人死活，開足馬力，向西潰退，並不住手掃射機關槍，以防游擊隊來丟手榴彈。裝甲汽車鐵板雖然堅厚，如果二三枚手榴彈一時齊下，也可把它轟得七零八拐，動不得身。大約行上三里路，最前面的一輛，在黑暗中碰着個「石將軍」，煞車不及，一個翻身，滾入麥白田裏去。那「石將軍」是石臼，石磨，石柱基，石碑，「活閻羅」胡林所率領的第三小隊所搜羅來的。迫得敵軍不得不下車來繳

個開。其中最笨重的是石臼，這個石臼，放在門外，連賊都不願意偷的。正在五六個人扛得上氣不接下氣的當兒，兩邊槍聲大作，火花亂飛，乖巧的放手就逃，來不及放手的，被壓扁腳背，痛澈心肺，殺豬般的高聲叫娘，而逃的幾個也在密集射擊之下「卜托」倒地；留在裝甲汽車裏的就拚命搖機關槍頑抗，等湖州開來的援軍。湖州接到昇山站遭襲擊的消息後，的確會開出十多卡車的援軍，但行到中途，被游擊隊「摸」得神志顛倒，公路被掘斷好幾處，兩邊不時有子彈飛過來，去搜索的時候，則黑夜茫茫，鬼都不見一個。幾個胆大性躁的，遙開遠處槍聲依稀，耐不住等，強要步行，結果被擊斃了一個，擊傷了幾個，還被「摸」去了兩個；弄得貪屍背傷，狼狽而同，指揮官氣得說不出話，因見遠處槍聲漸漸稀落。大約已無生望，就撤回湖州。第二天是一月三日，天一亮派出一千名左右部隊，裝上二十多輛卡車，十餘艘小汽艇，又由兩架轟炸機，攜帶大量小磅炸彈低飛掩護，水陸空三路併進，準備復昨夜被「摸」一之仇。

第七回 鄭團長昇山突圍

鄭團長也料到敵軍第二天會來大舉進襲，因雙橋離昇山有二十五六里之遙，防線太長，就把全部兵力，集中在昇山，抱定宗旨，預備跟昇山共存亡。黃圍附已不在，徐營長凡百事不發表意見，所以沒人「反對」他。他把往湖州，震澤兩面公路毀壞無遺，並另派部隊，扼守通湖州、南潯、雙林水道；並下令調集義勇壯丁隊，趕掘戰壕，但除了第三小隊由胡林率領的，在巴巴結結工作外，第一二兩小隊因王爾基做事不負責任，壯丁逃走了大半，連小隊長六師爺都下落不明；老金雖然不逃，但昨夜受了涼寒，染病，已准許他回雙橋去。徐營長大不高興，說：『王中隊長！你只會說話，不會做事！』王爾基急忙辯白：『這完全是宋夢雲不負責任！這位姑娘只會管住幾本「宇宙風」，要他管住幾個壯丁就沒有用！』鄭團長却什麼也不說，只叫他把逃走的壯丁抓回來；待王爾基走後，他對徐營長說：『王爾基學問是有的！』徐營長昨夜指揮夜襲，本來用不到他

做的事務，又做了許多，全夜不曾停過腳，疲倦已極，就往椅上一躺，叫勤務兵去絞一把熱手巾來，熱手巾揩過，閉着眼抽紙烟。正想抽第二支時，外面跑進個人來，鬼頭鬼腦的東張西望，徐營長看得大為驚訝。那人見徐營長身材矮小，不像鄭團長，又鬼頭鬼腦的張望了一番，問：『鄭團長在那裏？』徐營長喝問着說：『你找他幹什麼？』那人說：『我來告密的！』原來這人正是阿七，他本來跟六師爺相約着一同逃，後來六師爺撒了個謊，「半路放小狗」，把他贖下；結果被王爾基抓了回來，編入第一二兩小隊的混合隊。阿七大為不平，他說：『六師爺可以逃，爲什麼我不可以逃的？』王爾基正在怪宋夢雲排長不負責任，以致自己什麼事情都做不好，沒好氣的回答：『六師爺應該逃的，你應該抓回來的！』於是阿七「鈍頭脾氣」發作，跑來見鄭團長告密，說他知道六師爺的着落處。徐營長聽得又好笑又好氣，隨便應允了他；阿七却大爲高興。他想：『逃的既撈不到便宜，那麼不逃的也毫不吃虧』，就巴巴結結的去掘壕溝，但壕溝掘了不止半個鐘頭，敵機驟臨，公路遠處也但見沙塵蔽天，辨不出有多少敵軍，慌得阿七一交跌入公路旁的麥白田裏。兩手捧頭，屁股朝天，像隻癩蝦蟆似的匍伏着。忽然「轟」「轟」幾聲

耳朵都幾乎震聾，他疑心屁股一定已被炸去，去摸了摸，還安全着，才放下了心。但接着喊殺聲起處，天震地動；「咯咯咯」的機關槍聲，比炒豆還鬧熱。他猛地記起「封神榜」裏土行者有個遁土術，可記不起怎樣遁法，只得連聲叫苦，而這時又不知誰在拉他的竹布長衫，他以為是土行者來指點他了，抬頭一看，冷不防是個大鬍子東洋兵，旁邊還有個漢奸捏着手槍，點着他說：「這是個游擊隊！」阿七絕口否認：「我不是游擊隊！我不是游擊隊！」那大鬍子早已一把將他提了起來，用繩子一綁，準備留作打靶練習用。敵軍藉火力的優勢，不上兩個鐘頭，完全佔領了汽車站，由水道涌來的敵軍，也攻陷了雙橋，分兵北上，夾擊昇山。鄭團長跟扼守通湖州、南潯、雙林水道部隊，也聯絡，率領殘部退入西大街，但敵軍緊跟着追來，混戰了一陣，又被逼退往東大街，沿途留下零星士兵，爬入街尾民房擱壁；敵軍的搜索部隊常發蹄踹窗扉裏射出來餉子彈，和牆角邊去出來的手榴彈所磨算，一個不小心，墮入機關槍火線裏，「咯咯咯」一響，真想留一條命，所以不敢深入。敵將鎮的四週，密密包圍，並不住地用迫擊砲射放硫磺彈，立刻有十餘處起火，把全個鎮燒得紅光燭天，火鴉亂飛。鄭團長被圍入火城

裏，檢點了一下身邊人數，連徐營長，宋排長等幾個軍官，和一個姓蘇的中尉軍醫及勤務兵張得勝在內，還有八九十人，認爲尚可一戰。就炸斷了一條石橋，打通了二三十間屋的牆壁，一邊靠河，在內扼守；並在跟這一排街屋成一山字形的三條橫街上，架立了機關槍，作爲防守據點。天漸漸夜下來，有幾處火已自行熄滅，只有五六處大火，却越燒越紅；大約燒到了一家爆竹店，「辟勃拍啦」響個不住。鄧團長等八九十人，整天沒有一點東西進過口，張得勝就跑出屋外，去搜羅點食物。街上一番淒涼景象，燈光全無，行人絕跡，只有幾具屍首，橫在街心。風很冷，天像要落雪，張得勝凍得鼻子發紅，又跑上幾條街；却不想因此露了眼，敵軍暗地派人釘梢，但張得勝毫不覺得，在一個舖子裏弄到了一點蘇餅，和生年糕，循原路回去，剛進屋裏，碰見蘇軍醫，他問：「張得勝！有沒有什麼可吃的？」張得勝給了他一塊生年糕。蘇軍醫眉頭一皺說：「生的吃了不衛生的！」蘇軍醫名字叫光庭，年約四十，湖南沅江人，軍醫速成班畢業後，加入軍隊，軍醫做了快近十五年，還沒有娶過妻子，也沒有經過戀愛，喜歡喝幾杯酒，唱幾曲京戲；近年來喝酒過度，生了胃病，身體衰弱下去，京戲也就少唱。鄧團長吃了點蘇餅，見徐

營長不在，問：『徐營長呢？』宋夢雲排長回答：『他剛才送了三箱子彈去！』鄭團長埋怨着說：『他爲什麼老是這個樣子！用不到他做的事情，也要自己去倣。』待他們飯用過，徐營長來了，因疲倦已極，一點東西也吃不下，只是叫張得勝絞把手巾來，揩了個臉，在防務方面，向鄭團長請了示，又走了，鄭團長說：『這事情可叫宋排長去辦！』徐營長拒絕着說：『我自己去！我自己去！』說着搶了手槍，在黑暗中摸索着往街上走去。待徐營長回來，鄭團長決意趁黑夜突圍，他說：『徐營長！現在敵方部署未定，今夜月亮又暗，倒是個好機會！』徐營長沒有什麼意見，用一枝鉛筆在紙上亂劃了一陣，計劃突圍路線，他們過去本是同學，所謂是「同個師傅傳下來的」，定下來的計劃，兩人都滿意。宋夢雲看不懂，問着說：『徐營長！這條線什麼意思？』鄭團長大不高興，說：『你再要看什麼「零鴻記」，這條線永遠不會懂！』說畢，重重地劃了幾條，給他解釋，但劃得太重，筆頭折斷，氣得把它往窗外一丟，罵：『那裏買來的烏鉛筆！』徐營長見宋夢雲紅紅臉過不下去，說：『宋排長脾氣有點像我，不愛說話。不像王爾基，只會說，不會做，緊要關頭，人都不知溜到那裏去！』說着，握了手槍，又在黑暗中

摸索着出去。鄭團長不高興地問：『你怎麼又要走了！』徐營長說：『我把他們全都叫回來集合！』鄭團長說：『這事情可叫張得勝去辦！』徐營長堅持着說：『我自己去！』當他剛跨出門，就有人向他連開三槍，急待回擊，頭一陣昏，跌倒地上，旁邊血流了一大灘。張得勝聽見槍聲，拿起一支步槍追出去，街上暗得伸手不見五指，那裏還尋得到什麼人影兒，而那個向徐營長開槍的東洋兵，倒瞧得很清楚，他見「支那兵」追過來，把身子往店家排門前一貼，躲過了。剛才釘張得勝梢的也是他，他一直釘到張得勝，進了廚房，才仔細地測量了距離，回去報告砲兵部隊；由個伍長率領了幾名機關槍手，瞄準這條街，在一家香燭店樓上，放了架重機關槍，他則跑過來探個虛實，剛巧徐營長出來，就連開三槍，擊傷徐營長的左腿逃走。張得勝從他的身邊跑過，毫不覺得，把步槍在肩上倒背着，嚷着說：『已經逃了！已經逃了！』他幫着宋夢雲排長，和蘇軍醫把徐營長抬進屋裏，放在床上，蘇軍醫用布條把左腿上部，緊緊紮住，使血流停止，但徐營長已因流血過多，昏了過去，鄭團長埋怨着說：『我是叫你不要去！不要去！爲什麼用不到你做的事情，也要自己去！』既而一想，這次昇山鎮，根本不應死守，徐營長什

麼事都任他的性子，從不「反對」他，而致遭了敵人的毒手，良心上感到一陣隱痛。就叫張得勝端了燭台，幫着蘇軍醫，用盆清水，洗去他臉上的血跡和泥屑，徐營長眼睛閉着，牙齒露出，那張貌不驚人的臉，自得像紙一般。這時，部隊紛紛被召回來，每人上了刺刀，胸前掛了兩枚手榴彈；鄭團長點了下人數，已不滿七十，探問了一番，才知道幾個已殉了國，有幾個守着機關槍位，甯死不願撤退。就叫張得勝背了徐營長，跟在後面，準備突圍；正待出門時却不料砲聲突作，火星橫飛，不偏不斜，週圍的街屋，一下子轟坍了十多間。鄭團長見目標已被發見，倒嚇了一大跳，急忙下令向街上衝，後面機關槍彈，又像雨一般的射來。

第八回 徐營長自刎殉國

這時大家顧不得死活，辨不得南北，各自在黑暗中東碰西撞的亂竄。張得勝背了徐營長，剝落在後面，只留着個中尉軍醫蘇光庭，一路叮囑着說：「當心跌交！當心跌

交！」他想：『如果再跌一交，那條腿只能用手術鋸去！』跑了不知多少錯路，直到四更天，還不會走出小小的昇山鎮。張得勝的幾斤力氣，早已用盡，他認為已經「鬼打了牆」，再跑沒有意思。蘇光庭說：『鬼是沒有的！』但也跑得上氣不接下氣，贊同他的主意，摸進一家民房，關上大門，叫徐營長在桌上闔了，黑暗中乾坐着休息。張得勝垂頭喪氣，一氣不響。蘇光庭見敗到這般窮途末路，一肚皮的感慨，心想：何不唱上幾句京戲「通通氣」，指頭的勒卜落」一陣敲，戲却一句也唱不出來，只聽得幾隻老鼠，上樑下洞，「吱吱啾啾」吵個不住。徐營長氣得幾乎要開手槍打，蘇光庭連忙勸住：『徐營長！老鼠萬萬打死不得的！』到天亮，才辨得出這是戶中等人家，客堂當中掛着幅「漁翁得利圖」，兩邊的一付對聯是：「文章遺世，詩書傳家」；牆角放着一大盞養蠶用的竹匾。張得勝把徐營長背到樓上，由蘇光庭去挽傷處的包紮。他則到樓下去搜羅食物。正走下樓梯，外面敲門甚急，張得勝看不是勢頭，再回到樓上，叫他們兩個爬進灰塵舖地，蛛網打牆的床底下去，蘇光庭皺皺眉頭說：『不衛生的！』張得勝氣起來：『你真是白活了四子歲！這種時候還講衛生！』外面門越敲越急，他就端了支步槍，臥倒在窗前桌上，

抽去了窗格上的兩塊蚌壳片，轟一個準。忽地，門闔着，一聲落地，一個黃帽腦袋探將進來，張得勝叫一聲：『着！』打得他腦漿直迸。外面有人：『呀呀啊啊』的叫了陣，把屍首拖了出去。張得勝將機一扳，又一粒子彈上了膛，準備開第二槍。他的打槍是從小練出來的，打得終是準。他見那個『呀呀啊啊』叫着的已不知去向，知道此地不可久留，放下步槍，爬了起來。冷不防背後站着個人，嚇得他一聲驚叫，四肢像夢魘似的軟軟無力，徐營長却在床底下問着說：『什麼事情？什麼事情？』張得勝仔細一辨認，才知道面站着的灰臉蜘蛛精，是中尉軍醫蘇光庭，不禁罵着說：『你怎麼變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蘇光庭滿臉是灰塵，用手去揩，又越揩越多，連嘴裏都揩了進去，連連吐着涎唾說：『灰塵吃飽！灰塵吃飽！』張得勝把徐營長從床底下扶出來，也是這般模樣；張得勝願不得他是上司長官，埋怨着說：『徐營長！你怎麼開口來？萬一碰到的是個東洋兵，豈非同送了命？』徐營長不回答，只吵着要他尋條毛巾來揩個臉。兩個人臉都揩乾淨，蘇光庭嘆息着說：『中國人太不講衛生，床底下灰塵足足有三寸厚！』張得勝把手巾往板上一丟，說：『還講什麼衛生！』就背起徐營長，一支步槍叫他拿了，爬

出窗門，把瓦片「的勒拍拉」踏碎了一大堆逃走。蘇光庭跟在後面，面可囁着說：『當心跌交！當心跌交！』他自己却一個滑腳，幾乎滾到天井裏去，幸而拉住張得勝的腳，才留下性命；而他們兩個倒險乎被他送了終，張得勝把他埋怨了一頓，直逃到盡頭的靠近大路的樓屋，才一脚踢破窗，躲了進去。尋一張床，給徐營長躺了，叫蘇光庭借了他的手槍，去把守靠大路的窗門，自己則到樓下去搜羅食物，從昨天吃了點半生半熟的焦飯後，止沒東西進過口。徐營長却拒絕借手槍，他說：『蘇軍帶打槍不準的！我自己去！』說畢，顫抖的手握了槍坐起來。蘇光庭發了急，說：『徐營長！你萬萬動不得！』張得勝也來勸，但徐營長眉毛一豎，眼睛充滿血絲，倔強地說：『我自己去！我自己去！我已活不長久，但我要再多做一點事才肯死！』張得勝想：『這矮子已發了神經病！』沒奈何，拉一張桌子到窗前，鋪了棉被，把徐營長背了過去，張得勝在廚房裏摸索了長久，才尋到三升糯米粉，大約是這戶人家預備過年時做圓子用的；他想燒一個熟，却找不到火柴，只得胡亂用生水一拌，端了一大碗上來。半扶梯碰到蘇光庭，他嘆着氣說：『徐營長生了病！』急急上來看時，徐營長在流着眼淚，絕望地喊着說：『我已沒有用了！我

已沒有用了！」他顫抖着把槍送給蘇光庭，要張得勝背他到床上去。蘇光庭焦急的問着說：「黃團附的援軍不知什麼時候會來？」張得勝說：「管它什麼，吃要緊！」把碗端了過去，問：「你要不要吃？」蘇光庭眉頭一皺，張得勝不高興地說：「粉是生的！水是生的！都是不衛生的！你願意吃就吃，不願意吃也隨便你！」蘇光庭斬釘截鐵的回答：「不願意吃！」到晚上，餓得胃病發作，再也忍不住，才跑下樓去，偷偷兒吃了點，壓壓胃火。但徐營長却一點東西也不會進口，熱發得很高，由張得勝在黑暗中坐着陪他；但他一忽兒說鄭團長來了，一忽兒說黃團附來了，一忽兒又叫他「少說話，多做事」，嚇得張得勝逃了出來，急得什麼似的說：「蘇軍醫！徐營長發了神經病！」蘇光庭嘆了口氣，想起伍子胥過昭關，五隻指頭的勒卜落」一陣敲，京戲又要開場。張得勝一把將他拉了進去，說：「快去齧！快去齧！」到了裏面，徐營長已睡去了，什麼聲音也沒有，只有幾隻老鼠，「吱吱啾啾」吵個不住。蘇光庭覺得再坐下去，兩隻腳冷得快結冰，就摸到隔壁房間裏，找張床和衣睡了，張得勝也跟了進去，兩個人在一張床上，一個腳兒朝前，一個腳兒朝北睡着。但滿肚皮是心事，你一個翻身，他一個轉側，那裏睡得熟。到天微微有點

亮，蘇光庭胃裏痛得利害，又聽得樓下的拍「一聲響，嚇得心別別跳。他說：『我到樓下去看門是不是關着！』張得勝就叫他上來時帶一碗生水拌糯米粉，他正想轉個身睡去，忽聽得蘇光庭一聲慘叫，徐營長也大聲喊着：『張得勝！張得勝！』他翻身一看，房門口早伸進個黃帽腦袋來。張得勝靠了掛着帳子，外面望不見裏面，裏面望得見外面這一點便宜，端起床邊的一枝步槍，叫一聲：『着！』打得那傢伙一交攆倒，再也起身不得。但樓梯的「噠的噠」一陣大響，不知有多少敵軍擁了上來，徐營長拔出短劍想自刎，張得勝却光穿着襪子，空手逃進來，將門一關，立着發獸。徐營長指着床邊一扇小窗，厲聲說：『王八蛋！還不走！』張得勝哭着說：『你怎麼辦？』徐營長說：『不要管我！』張得勝還不肯走，他就抓起一把茶壺丟了過去，怒罵着：『王八蛋！』張得勝這才往小窗上鑽，徐營長見這賸下來的唯一的朋友要走了，激動得淚在紙一樣白的臉上直掛下來，叮囑說着：『爲國家多做點事……張得……勝！』張得勝想道一聲別，回頭一看，徐營長頭頸已是血肉模糊，喉管大約還沒有斷；一個鬆手，短劍「拍噠」一聲，落在樓板上；矮小的身子，苦悶地轉着側，微弱地又喊了聲：『張得……勝！』淚不住地流下來。

張得勝哭着說：『徐營長！好好地去罷！我們會替你報仇！』這才閉上眼睛，露出牙齒，死去了。敵軍一脚將門踢破，張得勝就溜進別一間樓房的窗門，正想找個躲藏處，忽聽得天井裏傳來人聲，挖了塊窗格上的蚌壳片，偷偷一瞧，但見蘇光庭被五六個敵軍強拉硬拽的拖過去。張得勝心裏一酸，急忙將眼矇住；却不防背後伸出隻手來一把抓住了他。

第九回 胡林偷渡封鎖線

他回頭一瞧，見是條漆黑瘦長漢子，不禁喜得叫了起來：『胡林！』胡林把手往他的嘴上一捫，輕聲說：『莫響！』到天暗下來，胡林才來跟他扯談，問：『徐營長的消息有沒有？』張得勝聽到問起徐營長，心裏一陣難過，說：『已經死了。』胡林又問：『別的人消息有沒有？』張得勝說：『蘇軍醫已被廢去！』他問起鄧團長，才知還活着，好不高興，兩個人就等到二更天動身去看他。走出了門，外面一團黑，風吹得人發寒噤，胡林以前來昇山做過木匠，路途很熟，由他在前面引路，張得勝拉着他的破舊棉襖跟着。

大約走了一里光景路，見到一頂圓洞大橋，胡林輕聲說：「當心！」張得勝一望，異見橋邊有燈光，且有一個腦袋從窗口探了出來，他想起徐營長和蘇光庭的慘死，怒氣直沖心頭，去奪胡林的步槍，說：「讓我來結果了他！」胡林急把他的嘴捫住了。穿進一條小巷，東碰西撞的逃，過了好久，才繞過圓洞大橋；兩個人在暗洞洞中過了幾間屋面，胡林把他帶進一間屋裏，微微瞧得見一點燈光，那燈用黑布罩着，很是暗淡，模糊中辨得出坐着四五個人，面色蒼白的是宋夢雲排長，穿得一件黃呢軍服的是鄭團長，張得勝高興得喊起來：「團長！團長！」鄭團長見了他也是很高興，問他知道那些人的消息。張得勝就把徐營長和蘇光庭的事說了一遍。鄭團長見十多年的老朋友，已經自刎殉國，像十片指甲被活生生剝去似的一陣痛，但他微笑着說：「好！這樣死，才不愧是中國的軍人！」接着又像瘋了似的笑着：「哈哈！好！好！哈哈……」一壁倒了杯虎骨木瓜酒，一飲而盡。這瓶酒是床下尋出來的，幾日來就除飲一杯酒外，沒一點東西進過口。飲畢，抹一抹嘴，坐着不做聲。宋夢雲排長嘆口氣說：「我的洞簫丟了，真可惜！」鄭團長對他眼睛一彈，討厭似的說：「要洞簫幹什麼？」宋夢雲皺着眉頭回答：「我心裏難過！」

鄭團長一向認爲這「姑娘」沒男兒氣概，正好一肚皮怒火沒個洩處，把桌子一推，大發脾氣：『誰要你難過，你替誰難過？我問你！徐營長一生慇懃爲國，現在國家過了危難，又以身殉！蘇光庭軍醫當了十五年，平日除愛喝幾杯酒之外、簡直找不出壞處！他們臨死不屈，殺身成仁，中國的軍人，本該如此的！用不到你來難過！像你這樣沒用的人，我恨不得一槍格斃你！』宋夢雲排長被罵得臉兒一陣紅一陣白，胡林偷偷地問張得勝，張得勝輕輕聲說：『鄭團長是這般樣兒的！』他見宋夢雲被罵得淌下淚來，心裏一陣酸；鄭團長話也軟了下去，他想：『宋夢雲是賸在自己身邊的一個最後的軍官，他跟我共患難，同生死，爲什麼可以無理的罵他？』又記起徐營長活着時，也沒有好好待過他，徐旅長把自己一手提拔上來，平日也常因脾氣不好跟他吵鬧。心裏一陣難過，什麼事都想了起來。在羅店火線時，徐旅長臨死時幾句最後的話也想起來了：『如果記得我，就請永遠記住此仇此恨！給我報仇！』如今仇還未報，徐營長又死在敵人手裏，三百餘部隊，連自己在內，只賸了七個，氣得猛的站起，一脚踢翻椅子，喊一聲：『過來！』幾個人全在他面前立了正。他就下了命令，要去解決守橋的敵軍。鄭團長想到這也許是

最後一次出擊，啞着喉嚨，沉痛地關照他們：『如果我不用了，你們聽宋排長指揮！要好好兒聽他的話。』胡林不懂軍隊裏的規矩，搶上來說：『鄭團長！你的話是錯的。』鄭團長見這木匠「反對」他，大不高興，不過他雖是個「民衆」，却始終跟在自己身邊，不忍對他發脾氣，心平氣和的說：『依你說來該怎麼辦？』胡林便說出個連夜渡河，向太湖北竄的計劃來。他說：『萬一無處容身，可到吳江去，我的老婆還在着的話，她會給我們燒吃飯。老實說，靠你鄭團長這塊牌頭，要在那兒招兵買馬，幹起個游擊隊來是不難的！』鄭團長認爲他沒知識，譏笑着說：『你想我們能過得橋去嗎？』胡林說：『用不到過橋！我自想法子偷渡過去！』說着，叫張得勝幫忙，卸下了兩扇大門，尋點麻繩，緊緊縛住；又叫別幾個兵拆了七八條桌腳網在兩邊。鄭團長覺得趁門板船黑夜偷渡，倒帶點英雄彩色，滿高興的幫着砍桌板，使它像一條漿。宋夢雲肩了根又笨又長的晒衣竿進來，張得勝笑着說：『宋排長！你這口洞簫長得嚇煞人！』宋夢雲解纜着說：『這是竹簫！』仗着人多手快，且胡林原是個木匠，甚是拿手，不消半個鐘頭，船、櫓、槳、篙，一應俱全。槓的槓，肩的肩，熄了燈火，黑暗中摸索着出發。月光白茫茫的一

片，河對岸是一叢桑樹林。到了河邊，門板下了水。宋夢雲排長肩了根晒衣竿，手脚已經凍僵，木頭一樣的呆立着。圓洞橋那邊，但見屋影昏黑，有一扇窗戶微微露出點蒼黃的燈光。敵軍似乎毫無發覺，河邊什麼聲息也沒有，只有河水被北風捲起一陣浪花，「拍嗒拍嗒」的響着，那聲音聽去很是寂寞悲涼。胡林見門板容不下七個人，三個兵願意留下了担任掩護，送鄭團長上了船，行過軍禮告別，端了槍散開，防來進擊的敵人。張勝得一脚跳上船，門板一側，兩腳全是水，凍得冷氣直鑽心肺，宋夢雲畏縮縮的上去時，門板沒入水有兩寸深。胡林一篙撐開河岸，幾個人搖搖擺擺的幾乎要滾進河裏去。他叫他們來，張得勝却哭喪着臉說：『都是水！都是水！』胡林拿晒衣竿向他的頭上一揚，威嚇着說：『你要不要命？』於是也坐了下來，三個人裤子全浸在水裏，凍得頭昏眼花。宋夢雲把大腿一捏，已感覺毫無，嘆了口氣，閉上眼怨聲說：『鄭團長！我快……死了！』鄭團長知道他身體不好，心裏一陣難過，急把他抱在身上，輕聲叫着：『宋排長！宋排長！』叫了長久，才微微張開眼，說了聲：『冷！』又閉上了，在照着月光的慘白的臉上，滴下一粒淚珠。這時迎面捲來一陣北風，使門板向後逆退，水浪在門板下「拍嗒

「拍嗒」大聲響着。胡林發個狠，沒命搖上三槳；桌板折斷，換上一條，又是三槳，但同時候圓洞大橋那邊，忽然燈光大亮，十幾條電筒光銀蛇一樣的各處搜羅。

第十回 孤軍夜奔羅家莊

胡林見已到生死關頭，靜一靜心，脫了棉襖，露出兩臂黑肉，捲起單布衫袖兒，迎着北風，一口氣搖了十二槳，大門船才像飛一樣的竄了過去，把岸邊的薄冰，撞得粉碎。四個人上了岸，也不辨路途，在黑暗中摸索前進，宋夢雲把棉袴一摸，已硬硬地結了冰，心裏一寒，兩條腿軟了下來，再也走不得。他哭着說：「團長！我快……死了！」鄭團長叫胡林把宋夢雲背了，迎着北風，又趕了十三四里路光景，才遙遙地在西北角看見一點燈光，張得勝從昨晚吃了點生水拌糯米粉，一天沒有東西進過口，真是又冷又飢，現在濕淋淋的袴子，被風吹硬，活像一條冰桶裏的黃魚。他急急地跑上去敲門，但門兒一敲，燈光熄滅，怎張得勝怎地『老鄉，老鄉』叫，裏面寂然無聲。鄭團長心頭着

騰，他想：『這裏的民衆簡直該死！』飛起一脚，兩扇門『噹哪哪』一響，倒將下來。裏面漆黑一團，鄭團長轟了兩手槍，才從床上哭哭啼啼的滾出一個老婦人來。她燃亮了一盞煤油燈，撲身倒地，磕頭如葱。胡林把宋夢雲在床上放了，扶起那老婦人，解釋着說：『老婆婆！我們是中國軍隊，你怕點什麼？』老婦人抬頭一看，見是一條黑漢，嚇得發抖，後來聽他是吳江口音，才放下了心，端一端袴腰，捏一把鼻涕，右腳拖着一條纏腳布兒，同胡林，張得勝往廚房裏去生火盆。張得勝趁胡林在生火的當兒，尋到一盞冷飯，隨手抓了兩手把，吃得洋洋有味，老婦人則忙着切生薑，準備給這幾位『吃糧的』泡幾碗薑片茶；解解寒氣，忽然瞧見張得勝在偷冷飯，哭得老淚縱橫，一連捏了幾把鼻涕，才說出聲：『你看！你看！餓得這般田地！』胡林把火盆端進房裏，鄭團長脫下黃呢軍褲，和濕漉漉的皮靴，圍着烤火，宋夢雲把棉軍褲和綁腿布丟在床邊，已蒙頭睡去，張得勝拉一把椅子，靠近火盆，把棉軍褲和綁腿布都放上了，胡林脫下藍布破夾褲，也往椅背上一搭。張得勝棉軍褲裏面沒有穿褲子，急得沒法，後來見胡林僅穿一件短牛頭褲，露出兩條黑毛腿，不以爲意，也就把房門一關，脫得赤條條的烘火。老婦人聽得房

門呼一聲關，心頭發急，她想：『吃糧的那裏會有好人，「炮聲一響，黃金萬兩」，一定在想發她老太婆的洋財了！』手裏端着盞薑片茶，也來不及放下，急急往門縫裏來張；但見裏面兩條黑毛腿，配着兩條短白腿，相映成趣；并一細瞧時，才知那「短白腿」沒有穿褲子，連聲叫着罪過，掉頭而去。不防左腳踏着右腳的纏腳布，「噯哪」一聲，一盞薑片茶潑個滿地，盞兒也打成粉碎，就「嘩啦嘩啦」的哭個不休。鄭團長正覺一肚子悶氣，聽見哭聲，燥急如雷，他叫張得勝穿褲子，去問個究竟，張得勝回說是打破了一隻盞兒，他覺得又好氣又好笑，摸出一張五元鈔票，叫張得勝拿去賠他，張得勝進了廚房，開口就罵：『你這個老不死！打破隻盞兒也值得大驚小怪！現在我們團長賠你這份錢兒。』說着，把五元鈔票往懷裏一擦，換了一枚雙毫銀角子，放在她手裏。老婦人把銀角子往燈下一瞧，覺得不是假的，就歡天喜地的去燒飯給他們吃。張得勝正在高興，胡林却撞了進來，張得勝一見是「活閻羅」，嚇得魂不附體，連忙陪個笑臉說：『胡小隊長！廚房裏有我勤務兵在，你還是去多烤會兒火！』胡林聽了心中好生感激，回房而去，這時，鄭團長已把褲子烤乾，一身黃呢軍服，穿得端端正正，皮帶，短劍，手套也佩個整齊，他

想：「軍人不要行裝不整，失了體統；把一雙熱烘烘的黑紋皮軍靴，也生吞活剝的穿上了。宋夢雲則蒙住棉被，在床上抖個不住，張得勝端進飯菜，也只揭開棉被，露出發青的瘦白臉兒，瞧了一眼，又蒙被睡去，三個兒全用過菜飯，已是四更時分，鄭團長想昇山鎮雖此不過十四五里，還不出敵人封鎖綫，趁天未破曉，還可趕上十幾里，就叫胡林背了宋夢雲，摸出一張一元鈔票，賞了老婦人，出門而去。門外霜白如雪，寒氣入骨，鄭團長打了個寒噤，辨了下方向，向北而去。張得勝一人負了兩條槍，胡林背了宋夢雲，跟在後面。大約趕了六七里路，在前面小港中看見一星燈火，走近船梢坐着個瘦長的船戶，年紀約摸四五十歲，船身不大不小，甚是寬敞，船頭擺着一瓶青蔥，圍着張紅紙條兒。那不是別人，正是長頭頸阿喬，他在雙橋鎮搖了張鎮長的逃難船，張鎮長主意毫無，起先說要去雙林，搖了大半路，又說要搖回昇山到羅家莊一家親戚家裏去，到昇山正遇着敵軍反攻，兩老夫婦嚇得魂兒飛天，又要阿喬搖回雙林去。阿喬大不高興，在半途靠了岸，把一船傢具，衣箱，搬進麥田裏，情願不要錢，請他們「兩老夫妻」上岸。張鎮長氣得點着白漂漂的長指甲兒，頓足大罵，張太太聽見不要錢，心裏想：「好事

情！』就硬把張鎮長勸下了，另外去雇船隻。但在這種兵荒馬亂的時候，那裏還雇得到船隻；戰事越來越緊，炮彈「嘟嘟」的打頭上飛過，一顆炮彈落地，砰然一聲，炸得滿天是泥，張鎮長臉上也着了一塊，嚇得魂不附體，張太太站不穩腳，仰天跌了一個大交；張鎮長急把她扶起，一對老夫婦拉拉扯扯，跌跌撞撞，沒命飛逃；逃得張鎮長脚上只剩了兩隻光襪子，張太太跌得一身是泥，才到了羅家莊，一船傢具，却去個精光。」長頭顱」阿喬把船搖進小港避風頭，每天倒杯白干，煮碗麵放了點葱絲下酒；今夜他見槍聲已息，想趕個五更，過昇山鎮回雙橋去，今見鄭團長來叫船，他想：『這位副官我在雙橋見過的。』就把船靠近岸，也不講價錢，請他們上船，又見宋夢雲已凍得不像人兒，拉過棉被把他蓋了，問張得勝說：『這位班長是不是病啦？』他平日所接觸軍隊中人物，都是些副官，班長，心想叫他班長，總不會錯的。張得勝改正他說：『這位是排長，那位是我們團長！你好好兒搖船，不會短你一個錢！』阿喬想：『中國人幫中國人，這是規矩，要什麼錢！』鄭團長問他前而是個什麼去處？他說往「北是大錢鎮，可通太湖；往東北是羅家莊，有七八十戶人家。」鄭團長就叫他往東北搖去。到五更天，東方發白，烏鴉在岸邊

老椿樹上，叫個不住，阿喬放下櫓，去找火柴，想吸根煙；張得勝催着說：『快搖！快搖！』阿喬心想：『這個白老蟲，倒來出我的主意！』就說：『你管自己照顧班長，莫管我的事！』張得勝露出金牙齒訕笑着說：『老糊塗！剛才告訴你我們排長，再亂叫打你的烏嘴！』阿喬被罵得臉孔發紅，老脾氣發作，把船往岸邊一靠，請張得勝上岸。胡林解勸着說：『一點點小事兒，那值得動氣！』阿喬却一定要叫他上岸，胡林想：『這個老頭子，脾氣倒固執得厲害，不高興地說：『看你活了一大把年紀，倒有股孩子勁！』』阿喬見這黑臉年紀輕輕，也來多嘴多舌，罵着說：『不干你的事！』胡林聽得心頭發火，袖子一捲，露出兩臂黑肉，一個箭步躡上船梢，要把阿喬揍個死去活來。

。十一回 羅三爺仗義留客

阿喬已上了把年紀，當然經不得「活閻羅」的三拳兩腳，鄒團長早已一聲將他喝住，並罰張得勝跪在船頭。阿喬覺得不好意思，說：『既是副官說情，也就不必處罰！』硬

請張得勝起來，巴巴結結的向羅家莊搖去。鄭團長問他：『羅家莊的鄉長是個怎麼樣的人兒？』阿喬說：『你是問羅三爺嗎？湖州東北鄉問起羅三爺是無人不知，脾氣同我差不多，就是好重義氣。』鄭團長心中一冷，心想：『脾氣同你差不多，真也夠人消受！』又問：『敵人有沒有到馮羅家莊？』阿喬說：『沒有！沒有！敵人只到南潯，南潯以前的一位鎮長，也是個好人，脾氣同我差不多，忠厚老誠。但現在的鎮長是個漢奸，幾個洋貨店館都做了漢奸。』說話間已到了羅家莊村前，早有個自衛團丁前來盤問，那團丁以前也在軍隊裏吃過份糧，見鄭團長兩條綫三粒星的領章，知道是上校階級，那專還敢多問，急急去通報羅三爺。羅三爺單名一個豐字，年紀約摸三十七八，前額頭髮已禿，看去像上了四十，生得身材高大，兩目炯炯有神，甚是威儀。穿着素色粗布短襖褲，胸前一排密扣，袴管束着弔腳帶，外面置着件黑羊皮羅宋呢大衣。索性好客，愛打不平，年輕時他父親送他到杭州法政學堂肄業，好與同學打架，被開除學籍；後來又想赴德國習陸軍，可惜他父親患暴病逝世，臨死前，老淚縱橫，叮囑他務必承繼父兄遺業，早日成家立室，勿作遠遊。並由族中父輩作主，和雙橋鎮張家，張遠誠姪女對

了門親兒，所以張鎮長還是他嫡親叔丈。韶光易逝，不幾年已上三十，一生前途，終於輕輕誤過。他的兩位兄長，早年病卒，家產由他一人承繼，所以倒也有四百畝水田，南潯鎮上還有一片染坊，但他不善營業，染坊被賬房暗中揩油，蝕一個乾淨。民國二十一年時，又因一時氣忿，把一位統稅分局長揍得死去活來，那位分局長告他個「聚眾暴動，抗納國稅」十大罪狀，家財去了一半，才留下條性命，自那年以後，便安守家園，關了個農場，養雞種樹，消磨時日。這幾天，他正在愁眉不展。三天前雙橋鎮的張達誠老叔丈，光穿着襪子逃到他家裏，而那位張太太又終日哭哭鬧鬧，好像去了衣箱傢具，完全是他羅豐的不是；這位老太太且人又有點變得瘋頭瘋腦，好好兒的在吃飯，突然篋兒一去，說：『壞事情！』有時半夜來敲他姪女兒的房門，問他什麼事情？他說：『壞事情！』昨天是一月四日，看到五天前，上海出版的「文匯報」，證實杭州的確已於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失陷，張發奎將軍率領大軍扼守錢塘江南岸。現敵我兩軍正在富陽，餘杭激戰中，心中更加憂悶。正盼望來個客人，也好痛飲幾杯，談論談論國事，解解氣悶。聽團下報告，說來了幾個中央軍官，有一個還是上校階級，興奮得淚都要流下來，急忙吩

和羅三奶奶，趕快殺兩隻雞預備桌酒席。羅三奶奶這幾天被他叔母罵得已哭紅了眼睛，今天正想出門找個瞎子，卜個卦兒，問問失物凶吉；她丈夫又要忙着請客，心中好生不樂，但她生性賢慧，也不違拗。羅三爺趕忙跑出大門，想往船埠迎接，一夥人兒，早已浩浩蕩蕩而來。打頭一個，穿着身黃呢軍服，佩着皮帶，短劍，穿着雙烏亮皮靴，煞是神氣，後面跟着個勤務兵，雖然左眼皮有點吊疤，生得倒也俊俏，最後面那個結實小夥，大概是個伙子，背着個傷兵。羅三爺心想：『他們莫不是杭州退下來的部隊？爲什麼却退到太湖邊來？』正在狐疑，團丁指着他對鄭團長說：『這位就是羅鄉長！』鄭團長行一個軍禮，問：『這位是羅鄉長嗎？』羅三爺連連鞠躬，說着：『不敢！不敢！』鄭團長把他打量了一番，看他前額光禿，年紀大約快近四十，但一對眼睛炯炯有神，顯得後生了許多，裏面穿着身素色布襖褲，束着腳帶，外面罩着件黑羊皮羅宋呢大衣，看來不是一個等閒人物，心中好生歡喜。兩個兒問了尊姓大名，又謙虛了一番，進屋而去。羅三爺待客人坐定，急忙差人去找自衛團班長，吩咐着說：『從今天起，不准幹買賣的，我親眷的進村中一步；如有人去南潯，雙林趕市，說我三爺吩咐，早去早回，莫貪酒杯，萬』

一走漏風聲，休想活命！」說畢，又急忙到客廳去，懇勸招待，一會兒敬茶，一會兒敬煙，才用過茶點，又來了點心；點心碟子剛搬進，酒席盞蓋又擺出；把鄭團長拉上首席，鄭團長覺得不好意思，羅三爺那裏還讓他推辭，說：『生爲中國人，能跟中國軍官乾幾杯酒兒，真是三生大幸！自國軍西撤後，可受夠了敵人的鳥氣。』鄭團長正想把徐旅長臨死前的幾句話：『敵人驕橫到如此地步，是中國軍人的奇恥大辱。』來應付一番，羅三爺早已一溜煙跑進廚房裏，埋怨羅三奶奶說：『我早叫你去請叔丈，來陪杯酒兒，怎麼老半天也沒個回音？』羅三奶奶剛受過叔丈母的委曲，說丟了他一船傢私還不算，又引進幾個中央軍來，要害她老太婆。現在又聽了羅三爺的埋怨，眼睛一濕，淨白臉皮上，掛下兩滴淚兒，但他不願讓羅三爺瞧見，免得心下難受，背過身子回答：『他來了一會，現在又不知往那裏溜。』羅三爺心中好氣，親自去找。其實，張鎮長早已來過，他跨進門猛見是鄭團長，嚇得臉變土色回頭就走，心中只是叫苦：『我逃到羅家莊，他追到羅家莊，我到底與他有些什麼冤仇。』羅三爺找了幾處找不到，獨自悶悶的回到客廳裏，陪鄭團長喝酒。席間不免談了些戰情。談到杭州失陷，兩個兒一番唏噓，喝了幾杯悶酒，

後來羅三爺又說到山西戰局，已有轉機，八路軍克復娘子關，中央軍有二十幾個精銳師渡黃河，他說：『據「文匯報」社論，預測山西在二三月間將開始全線大反攻，我想，這一次大反攻，敵人沒法應付的。』於是兩個兒哈哈狂笑，滿乾三杯。鄭團長問起本地情形，羅三爺只是抓抓額角嘆息，他說：『常言道「甯為太平狗，莫做亂世人」，這話一點也不錯，受盡敵軍的凌辱，吃盡漢奸，土匪，流氓的苦頭，還有什麼話說！現在只希望國軍早日反攻，圖個出頭日子。』鄭團長又問自衛團情形，羅三爺說：『一共不過三四十個團丁，從散兵手中買了十七條破爛步槍，沒有槍的就使大刀，軍事常識連皮毛都不懂，以後還求鄭團長多點撥點撥，通個窟兒。』鄭團長說：『這是軍人本份，那消說得。』兩個人喝到下午三點鐘光景，面紅耳赤，都有了七八分酒意。羅三爺脫了羊皮羅宋呢大衣，往地上一丟，把着酒壺，硬要再篩幾盞。他說：『鄭團長！我們要抗戰到底！你剩了一大杯門前酒，像個什麼樣子？』鄭團長素來不肯示弱，舉起杯子，一飲而盡。羅三爺哈哈大笑說：『既然是抗戰到底，中華民國前途無疑是燦爛光明！我們都是中國人，那可不滿飲三杯，慶祝慶祝！』鄭團長被說得興起，一言不發，三杯酒喝個乾淨。羅三

爺見鄭團長豪爽，也只得乾三杯相陪，幾十杯酒下肚，引起滿腔悲忿，他說：『鄭團長！當年我如能赴德國幫陸軍，也不致今日受狗子們的鳥氣；只因家父逝世，蹉跎至今，如今「人爲刀俎，我爲魚肉」，看來只好做個亡國順民，老死山林！』言下不勝唏噓，鄭團長也滿肚子感慨，兩個人相對默然。只聽得北風簌着「嗚嗚」淒聲，掠過屋頂，狂嘯而去，庭前一株石榴樹在風中抖索；天空鉛雲四佈，像是個孕雪天氣。張得勝大約也多喝了幾杯酒兒，在廚房裏唱「鐵血歌」：

只有鐵，只有血，只有鐵血可以救中國！

還我河山誓把倭奴滅，醒我國魂誓把奇恥雪……

鄭團長聽了歌聲，猛記起元旦那夜飲酒情形，想不到相隔不過五天，却有這麼大的變化，當日一大羣官佐，如今都已煙消雲散，生死莫卜；一陣悲從中來，流下幾滴熱淚，推椅起座，擊杯高歌「中國軍人魂」，那歌聲淒厲激昂，餘音隨風消逝，至風聲已絕，聽去猶有餘悲。羅三爺說：『鄭團長！我不會唱歌，不過從小愛唸幾句詩詞，可背一首舊詩相陪。』說着，抓了抓光額角思索了一會，瞧見庭前那棵風中石榴，猛的記起陸游的

「夜聞秋聲感懷」：

西風一夜號庭樹，起攬戎衣淚沾襟，
殘角聲摧關月墜，斷鴻影隔塞雲深。

數篇零落從軍作，一寸淒涼報國心！

莫倚壯圖思膏貴，英豪何限死山林。

忽聽得門外有人應着說：『好一句「英豪何限死山林」！』門「呀」的一聲，猛撞進個生人來，羅三爺大吃一驚，拱手便拜，說：『何老先生什麼時候從南潯來的？』

第十二回 鄭團長題詩贈別

羅三爺所說的何老先生是本地塾師，在村中教着二三十個蒙童，前幾天上南潯去看他女兒，南潯到羅家莊有三十里水路，今天趕個早晨，過晌午才回到這裏，來向羅三爺報告點消息。他說：『現在南潯鎮上駐紮的敵軍，番號是波田部隊，人數不滿一百。據

說嘉興駐紮也不多，大部份已調往津浦線作戰，據敵華中派遣軍總司令聲稱，要在一月之內，攻下徐州，打通津浦南北路。『鄭團長心中一急，問：『我們在徐州怎麼個情形？』何老先生向鄭團長打量了一番，看他模樣是個中央軍，也就放胆說：『赫赫有名的李宗仁將軍，率領四十萬大軍，鎮守徐州，手下還有李品仙，湯恩伯，孫連仲，孫農數十員虎將，真所謂名將如雲，精兵如雨，看來難免有番大戰。』羅三爺又問起上海情形，他說：『南潯到上海，火輪已不通，沿運河兩岸，都有游擊隊，日本汽劃子和汽車，不是打得肚子翻天，就是一把火燒個乾淨，敵軍也在叫苦連天。』羅三爺請他吃了頓酒飯，臨走時，他又輕聲告訴羅三爺，說：『鎮上維持會對三爺很注意，那個瘟醫生現不做維持會長，神氣活現，上次向三爺敲詐不遂，懷恨在心，常在宣撫班長前道三爺的不是，三爺遲早總得送份人情，也求個太平。』羅三爺捧着水煙筒，呵呵冷笑說：『看這瘟醫生敢把我怎的？』說畢，往側尾去看了看宋夢雲的病况，宋夢雲遍身發燒，人也有點迷迷糊糊，大概是受了風寒，剛才服了一貼土製藥方，熱已稍退，由張得勝在旁調理着茶水。羅三爺往廚房關照羅三奶奶，晚飯時另外替那傷兵燒碗薄粥，說畢，捧着水煙筒

回客廳跟鄭團長談開天。至上燈時分，天氣驟寒，庭院中飄着雪花，今年是第一次下雪。鄭團長薄暮中立在階前默看，想到去年也是這個時候，天剛下過一次雪，屋簷水都了結冰的一天晚上，妻子披了一塊大圍巾，抱了小阿萍到峽陵汽車站來送行。想到這些事情已如昨夜一夢，一逝不可再見，心裏感到一陣難言的惆悵。羅三爺却把黑羊皮羅宋呢大衣圍個緊，「呵咯咯，呵咯咯」吸着水煙，不斷的跟鄭團長談鷄種的區別，法國雞與瑞士雞的優劣，鄭團長其實一句也沒有聽進心裏。羅三爺還想說下去，但聽得廚房裏人聲鼎沸，像出了岔子，跑進去一看，羅三奶奶又在流眼淚，張太太罵着她說：『去了我一船傢私還不算，怎麼又把你叔父也丟個不見！』羅三爺問：『什麼事情？什麼事情？』張太太哭着說：『老頭子丟掉了！』羅三爺心中好氣，說：『叔父又不是三歲小孩，怎麼丟得掉？』鄭團長恐出岔子，往廚房門外打個轉，聽見聲音好熟，問羅三爺，才知是張太太，他說：『張鎮長既在家裏，剛才怎麼不來喝一杯酒？』羅三爺說：『他有點事兒。』說話間張鎮長已從塾館裏找回來，他在跟何老先生談開天，鄭團長迎上去打招呼，說：『張鎮長！我們倒碰得巧，還能在這裏相見。』張鎮長見沒一點事兒，捏一把冷汗，滿

高興地回答：『難得！難得！』張太太見老頭子已找回來，歡喜得淚都流下來，連連埋怨自己是「肚痛怪灶神」，勸羅三奶奶不必生氣，又巴巴結結的去幫她忙，但既不會做菜，又不會燒火，就搶過一把破扇，「拍嗒拍嗒」扇宋夢雲的煎藥罐。第二天一清早，鄭團長派胡林回雙橋鎮打聽動靜，並寫了道手令，如敵人已撤退，遇到任何本團官佐，就叫他在雙橋收容散兵，經費可與六師爺商量，向鎮公所借支。又由羅三爺挑選了三個得力村民，分頭往昇山，南潯，雙林偵察敵情。宋夢雲聽說有人往南潯，想買幾本筆記小說，消消病中寂寞，把那人叫了來，問着說：『南潯有沒有書店？』聽說有的，於是托他最好買幾本「宇宙風」之類的舊雜誌，不然就隨便買本標點本筆記小說，另外又托他買口洞簫。早餐後鄭團長由羅三爺陪着去看農場，那農場就在屋後，約有十三四畝地，桃、李、杏、梅，一畦畦的種得煞是整齊，樹枝蓋着昨夜殘雪，樹幹束着乾草禦寒，最可愛的是一林梅花，鄭團長看得贊個不止。他認為梅花能於風雪中傲然獨放，可算得是中國軍人的象徵。『養雞場在農場左首草棚內，單靠雞蛋一項，每年也有二三百塊錢收入。下午，天又下雪，就生個火盆，暖壺酒，在閒談中過去。到晚上，往昇山，南潯，雙

林偵察敵情的村民，先後冒風雪回來，除南潯增加了一點敵軍外，其餘沒有什麼動靜。胡林回來時，已在第二天晚上，他說：『敵軍於一月三日佔領雙橋，四日退回湖州，燒了十幾間房子，損失不大。敵軍撤退後，從新市鎮開來了浙西游擊第三大隊，大隊長趙章甫，聽說以前在嘉興某鎮幹過兩年公安分局長，撈了二三萬元，其餘的歷史，不甚詳細。大約有四五百人數，三百幾十條槍，三枝馬克沁輕機槍。』鄭團長問他有沒有碰到本團官佐？胡林說：『只碰見蘇軍醫，他被敵軍押到湖州，派往縣立醫院服務，找到個機會，溜了回來。他請求團長，改派個得力人員，去辦理散兵收容。』鄭團長把他嘉獎了一番，叫他到後面去休息。張太太聽到胡林從雙橋回來，急忙來問消息，她說：『你看六師爺沒有？』胡林不在意的回答：『怎麼沒見到，我們還在阿七酒店裏交過一次手，要不是他求饒，幾乎要請他上西天。六師爺現在是闊綽得很，玄色老布舊皮袍子外面，罩着件大綢衫。』張太太心中一急，肚裏想：『壞事情！』胡林却接下去說：『他和燒餅店裏的寡婦，也有了勾搭，銅器、錫器，到處做人情，腳桶、水桶，隨便去送人。』張太太「哇」一聲，驚叫起來，罵着說：『這匹老水牛，真真壞得喪良心！千託萬託託了』

他，却要把我們一些傢私敲得干干净净！」於是，一把眼淚，一把鼻涕，把羅三爺屋內，又鬧個天翻地覆。張鎮長做好做歹，允許他明天一同回雙橋去，她却歸心如箭，要連夜討船走，張鎮長沒奈何，只得依她。羅三爺實在被吵得頭昏腦脹，也並不挽留，羅三奶奶硬勸他們吃了晚飯走，又送一盆熱騰騰的蕎麥餃到船裏，以備夜間點飢，恐張太太年老，受不住寒冷，艙裏舖了條棉被，放了個火鉢，親自送到船埠，船開了才回來，背着人又淌了幾滴眼淚。這晚上，羅三爺屋內顯得有點冷清清。鄭園長愁着幾個散兵，會被趙章甫騙去，一言不發；羅三爺因談天沒對手，且天氣又冷，很早就睡；張得勝聽見好朋友被「活閻羅」揍了一頓，也有點沒精打采，把宋夢雲床邊舊朱紅漆桌上的煤油燈，放個開，靠着桌沿打瞌睡。宋夢雲兩頰發燒，遍身冷汗，還不住乾咳，大概又引起了肺病，心裏甚是愁悶。側屋本來甚爲矮小，牆邊又堆滿了舊木器，暗洞洞的好像儘是鬼影，窗外北風怒吼，窗門「格格」響個不住，宋夢雲翻來覆去，只是睡不去，對着暗澹的燈光，不禁想起家鄉，想起年幼時跟表妹一同玩牌下棋，共臨字帖的事情，如今表妹病故，舅父又在上海羅店陣亡，孤單一身，獨走天涯，茫茫前途，不免引起了無限身

世之感，正在傷感間，外面一陣皮靴聲，鄭團長穿着黃呢軍服，佩着短劍，大踏步走了進來，他見桌上放着一本「夜雨秋燈錄」，一口烏漆洞簫，眉頭一皺，心想：「幹麼買這些烏東西！」但因宋排長尙在病中，也不好責備他，只問了句：「病可好一點沒有？」宋夢雲披衣坐起，回答着說：「已好了七八分。」鄭團長心中好高興，他說：「趙章甫在雙橋，我們的散兵，難免要被編去；蘇軍醫本是外行，只有你去走一趟，還有個辦法。」宋夢雲遲疑了一會，應了個「是」，鄭團長叮囑他明天起個五更動身，返身走了。宋夢雲翻來覆去，更是睡不去，到三更天，才朦朧入夢，夢中又會見了他思念中的表妹，他表妹穿着件白洋布衫，紅花布袴子，梳着個烏油油辮子，笑嘻嘻的站在那裏，他猛的記起，莫非是與她夢裏相逢？證實的確不是夢時，才轉悲爲喜，緊抱着她低訴着三年來的飄泊生涯，語到傷心處放聲大哭，哭個醒來；窗外霜白如雪，有隻喜鵲，棲在屋頂，「渣渣」叫個不住；摸摸臉龐，熱淚尙在，而夢境依稀，已不可再見。倚枕哭了一陣，天已十分破曉，急把棉軍衣穿了，打緊綁腿，差張得勝往船埠討船，自己洗了個臉，到客廳去向鄭團長告別，鄭團長見他臉色蒼白，心中甚是不忍，叫胡林陪他同去，以便路上

有個照顧。正待走時，羅三爺趕出來，硬要他換身老百姓棉襖袴，並送他件半新舊藍呢襪長衫，宋夢雲心中煞是感激，心想，舅父在世時，待他也不過如此。又想，人生一世，難得碰到像羅三爺這樣好人，摸出日記本，請他題幾個字留個紀念，羅三爺取過筆墨，端端正正寫了「爲國珍重」四字。宋夢雲又請鄭團長題字，鄭團長思索了一陣，忽想到宋夢雲初到軍隊中來當文書時情形，雖事隔三年，彷彿還在目前，不免起了番「韶光易逝」的感慨，寫着：

可恨光陰如水流，又是殘冬風雪後；

勸君努力須及時，等閒莫白少年頭。

鄭團長羅三爺冒着寒風，送他到船埠，河水結着薄冰；岸邊枯草蓋着寒霜，宋夢雲跳上船艙，行過軍禮告別。鄭團長直送船搖出港口，望不見一點影蹤，心裏感到一陣難言的寂寞。在羅家莊又住了兩天，到第三天，何老先生女壻差人來送急信，說南潯街上傳說羅家莊已鬧到一團中央軍，這事究竟如何？鄭團長見消息洩漏，恐連累他人，棄了兩枝步槍，和張得勝換了便衣，急急要回雙橋去，羅三爺苦苦挽留不成，才備了桌酒席送行；

臨走時又贈了一百元路費，鄧團長那裏肯受，羅三爺說：『團長回雙橋後，必需錢用，這一點小意思，無非表示羅豐不忘國家寸心。』說着，穿了那件黑羊皮縫家呢大衣，戴上頂瓜皮小帽，送出門外，越送心裏越難過，直送到一里路外，才含淚而別，沒精打采的獨自回去。回到屋裏，悶坐了一會，吸了幾筒水煙，驟然記起一件事來，急得臉上變土色，口裏只是叫聲苦。

第十三回 趙章甫乘亂取雙橋

羅三爺想：『羅家莊到雙橋，雖是官道大路，但有兩三條叉路，可通雙林，不要走錯路途，惹出是非；且那個吊眼皮的勤務兵，本來有點一吊風郎當，問起話來，又是一口湖南音。』羅三爺這一急，整夜沒有睡着，第二天陽曆是二月十二日，陰曆已快近年底，就提早幾日，差個人去雙橋送叔父年禮，順便也可打聽消息。羅三奶奶備了菓品，雞鴨，叮囑那傭人傳言東家太太，日下時勢不太平，雙橋又有游擊隊，過了菓品，雞鴨，叮囑那傭人傳言東家太太，日下時勢不太平，雙橋又有游擊隊，過

了年還是到羅家莊來住幾時。羅家莊到雙橋，鄉下人說起來是「五九」路，其實有五十多里，繞小道走也有五十里，冬天日子又短，那挑年盤的，差不多到天黑才到雙橋。雙橋完全變了模樣，雖然相隔不過十多天，好像換了個朝代。現在全個雙橋鎮，由趙章甫大權獨攬。趙章甫今年約摸四十五六，滾圓腦袋，一對骨溜溜眼睛，兩抹焦黃鬍子，八字下垂，臉色蒼老，身材中等，對部下歡喜耍點手段，用用術數，疑心病甚重，從不信任他們，平日歡喜人戴戴高帽子，凡有意思貢獻的，絕不採納，只有秘書徐明健靠着北京大學畢業這一點牌子響亮，還敢說幾句話，他聽得對時，偶然也伸出一枚指頭，點點頭說：「有一分理由，可以考慮考慮！」那已算十分難得。其餘的參謀副官，凡遇戰事緊急，讓他一個人在房裏急得團團轉，大嚷：「傷腦筋！傷腦筋！」大家絕不理睬；若是說得對，不過是「有一分理由」，說得不對，折了隊伍，莫想留下腦袋。在嘉興某鎮當公安分局長時也是如此，警長有職無權，警察由他一手帶領，甚至會計也不必管事情，眼目進出，要他親自經手。敵軍在金山衛登陸，形勢激變，駐嘉興大軍，也沿滬杭路南撤，他却帶領着一隊警察守候路口，強制收編上海退下來的散兵，若遇軍官，可以用術

數攏絡的設法攏絡，無法攏絡的，送點路費，叫他回去。人數達三百名左右時，才擴充成立「浙西游擊第三大隊」，自稱大隊長。以後在湖州桐鄉兩縣交界的烏鎮，消滅了敵人三十餘名小隊部，殺得屍首都不積一具，獲得三挺馬克沁輕機槍，又併吞了幾個游擊隊，勢力更加強盛，人數達四五百左右。敵軍進攻烏鎮，他又南竄至杭州市北百餘里的新市鎮；新市鎮規模甚大，有二三千戶人家，「浙西游擊第三大隊」，便與其他三種游擊隊，劃分地區，互相稱雄。去年十二月二十日，杭州陷落，新市吃緊，他爲保全實力，北上流竄；到一月五日，探聽得駐紮在雙橋鎮一團中央軍已被敵軍打垮，且敵軍已於四日晚上向湖州撤退，急把全部兵力，關到雙橋。隊本部設在鎮上，隊伍散住附近各村莊，以防被敵軍包圍。鎮上冷冷清清，街上幾家南貨店，茶食店，被敵軍破門而入，搶個乾淨，門板東倒西歪，花生、桂圓狼藉滿地。東街口躺着一具婦屍，下體赤露，大概是襪套死的，南街太平橋脚，也浮着兩具男屍，橋邊街屋被燒了十多間，以前太平橋算是雙橋最熱鬧區域，現在只賸了片殘瓦頽壁，景象煞是淒涼。阿七酒店離太平橋約有一丈路，現在也上了門板，阿七被敵軍虜至湖州，生死莫卜，阿七嫂只是在內啼啼哭哭，

想不出一個法子。她已送五斤黃酒，七八個茶葉蛋給六師爺，托他設個法兒。六師爺看見黃酒和茶葉蛋，細着眼睛笑眯眯，說：『包在我身上！包在我身上！』其實他那把這事放在心上，三日那天他徑昇山逃回雙橋來，半路碰見鎮上燒餅店裏的王小寡婦，兩個人現在已打成火一團熱。王小寡婦是個潑辣婦人，今年三十四歲，生得臉孔又寬又大，像把芭蕉扇，梳個小頭髻，一雙小腳，走起路來，娇妖嬈嬈，慣會裝模做樣；鎮上沒一人同她有好感，幾家親戚，也都走斷。碰到這種亂世年頭，沒個逃難處，獨個人肩個包袱，提隻皮箱，一路哭哭啼啼；六師爺見機會正好，上來勾搭。王小寡婦正愁衣食無着，也樂得順水推舟，裝腔做勢的把六師爺引得心神不定。四日晚上，敵軍退出雙橋，六師爺幫着肩了包袱，提了皮箱，兩個子連夜趕回雙橋。遠望一片火光，王小寡婦又急得哭哭啼啼，到鎮上一看，起火的是太平橋脚，燒餅店隔着幾條街，也就安心。但燒餅店裏已住過敵軍，門板被折得東倒西歪，燃亮煤油燈一看，一些桌椅，板凳，燒成一堆烏焦，碗盞，鉢頭，打成個粉碎一片，水缸裏撒了兩團大便，灶上一個鐵鏟影子也不見，王小寡婦「哇」一聲大哭，找根麻繩要尋短見，六師爺硬把他勸住了，打起燈籠，到張鎮

長家裏去「想點辦法」。待上一團漆黑，絕無燈火，半路一不小心，碰見具屍首，仔細一瞧，是具女屍，嚇得魂兒飛天，恐怕冤鬼追上來，撩起玄色老布舊皮袍子，脚步如飛。嘴裏不住唸着：「冤各有主，償各有頭，不與我六師爺相干！」北風在後面「嗚嗚」一陣響，心「別別」跳個不住。到了張鎮長家，遇着老金，他往昇山去破壞公路時，受了風寒，敵軍還在雙橋時，就回到屋裏，六師爺見有了夥伴，胆子一壯，到樓上去搜羅了一點銅器、錫器，又叫老金量三斗白米，灶上翻下隻尺八鐵鏟，加上黯腳桶、水桶，湊成一担，叫老金挑走。老金哭喪着臉說：「你叫我挑到那裏去？」六師爺惡狠狠的回答：「你莫管！」老金担着心事說：「半路叫化子要搶的！」六師爺大罵：「老傢伙，你是挑還是不挑？」老金不肯挑。六師爺把袖子一捲，要請他「吃生活」，這才挑着跟了走。挑到王小寡婦燒餅店裏，用了頓晚飯，到一更天氣，兩個子冒着寒風回來。這一夜六師爺翻來覆去只是睡不着，老金知道事情出了別扭，也整夜沒睡。第二天，六師爺一清早上樓去翻箱倒篋，想尋幾套張太太的衣著，去送人情，自己也翻出件張鎮長的大綢長衫，罩在玄色老布舊皮袍子外面；拿鏡子一照，但見細細眼睛，胖胖臉孔，只不過面色

黑一點，自己覺得，長得倒也不錯，走下樓來，適巧阿七嫂送來五斤黃酒，七八個茶葉蛋，哭哭啼啼的請他替阿七想個法子。六師爺滿口答應，一手提了大瓶酒，一手用荷葉托了茶葉蛋，往燒餅店裏去請王小寡婦的客。王小寡婦今天擦了一臉白粉，頭髮也擦得甚烏烏亮，小脚着了雙紅緞鞋，六師爺一看，覺得他年紀青了十歲，心中甚是歡喜。他認爲一個女人的美處，全在乎白、嫩，別的都可不管，王小寡婦雖然臉孔又寬，又大，像把芭蕉扇，他却只覺得美不可言。一隻腳擱在長凳上，捲起袖管，左手搶傳杯子，右手高舉酒壺，不住的勸酒。王小寡婦才喝了一杯，又篩第二杯，唱着說：『再來一杯，成雙配對！』王小寡婦把他鼻子一捏，一個耳括子，撒着嬌罵：『老水牛！誰要同你成雙配對？』六師爺眯着眼笑嘻嘻，摸着火辣辣的臉孔說：『痛快！痛快！』王小寡婦正誇罵時，但聽得門外人聲喧嘩，往門縫一張，不知從那裏開來了部隊，有的穿灰色棉軍衣，有的穿綠色單軍衣，有的穿長衫，短褂，模樣像是游擊隊。六師爺開出門去，想打探個明白，老金早已領着個穿草綠軍衣的來找他，那人年紀與張得勝相彷彿，面貌也有點像，不過張得勝生得矮小，他却是個瘦長條子。姓名名進，人家都叫他何副官，點與

本地人，以前是家洋貨店夥計，嘉興淪陷後，才加入游擊隊。為人甚是忠厚老實，唯一的缺點，就是性急，心裏一急，說話也有點口吃。譬如顧客到洋貨店裏來買柳條斜紋布，他拿出疋黃色斜紋，顧客看了一會，說要綠的，他換了疋綠色斜紋，顧客又說要黃的，他就急得直跳起來，說：「你剛……剛才不是說要綠的！」老闆埋怨他性急，不會做生意，滬戰發生後，借市面蕭條爲口實，把他生意歇掉。他失業在家，無法生活，又激於愛國義忿，投入趙章甫游擊隊，當一名少尉副官。今天第一天到雙橋，何進已忙得焦頭爛額，他到處找鎮公所裏的六師爺，偏偏老金怕六師爺「吃生活」，一口咬定說不知道，何進要把他押到隊本部裏去，才領到燒餅店裏來找。何進要六師爺設法房子、門板、稻草，尤其重要的是稻草，有許多士兵還單穿衣，沒有稻草，怎麼挨過冬黑夜。六師爺一口答應：「別的沒有辦法，稻草總有辦法！」又拍拍胸脯說：「包在我身上！」何進聽了，好生感激，自去料理別的事務。冬天日子短，不到五點鐘，已是薄暮時分，括了幾陣北風，天空飄起雪花，而稻草還不見送來。何進是個性急的人，那裏忍得住，到處去找六師爺。六師爺今天多喝了點酒，又見天已落雪，早已高枕無憂的睡在張鎮長家

裏，蓋着條張太太的八幅綢被，露出半個光頭，鼻聲不絕。何進叫了七八聲不應，心裏一急，拔出拳頭，在光頭上「的勒卜落」一陣敲，這才醒了過來。何進追問着說：「六師爺！你去辦的稻草呢？」六師爺揉揉眼睛，眉頭一皺，問：「要稻草幹什麼？」何進說：「沒稻草，幾百兄弟，今晚上怎麼過夜？」六師爺被他纏不過，說：「蓋棉被成啦，何必要稻草？」何進急得只是叫苦，口也有點吃，說：「你剛……剛才不是說有的！」六師爺回答：「剛才有的，但現在是沒有，現在天色這樣暗，往那裏去找？」何進是個老實人，也不與他計較，冒冒跑出門去，另外設法；這時早有幾個傳令兵，各處去找何副官，說趙大隊長有話問他。何進聽了，兩手發抖，到了隊本部，趙章甫果在拍桌大罵，他見了何進。兩眼一睜，要把桌子拍個粉碎，罵着說：「你在辦什麼事？天已落雪，還沒有一根稻草！」何進嚇得面變土色，聲辯着說：「剛才六……六……趙章甫給他「拍一兩個耳括子，罵：「六你的鬼！」就罰他跪在門外階前。何進被打得兩頰發腫，在這種落雪天，跪在冰冷石板上，吹了一夜北風，到第二早晨，差不多已凍個半死。不禁恨六師爺入骨，賭咒要咬下他臉脛上兩塊黑肉，方消心頭之恨！正這樣想時，六師爺却搖

搖擺擺的攙進隊本部，來拜會趙大隊長，他見何進跪着，心裏奇怪，附下身把臉龐湊上去，說：『何副官！你倒虔心，一清早就在拜菩薩！』

第十四回 徐明健棄家奔平津

何進正待發作，趙章甫穿了件古銅色軟緞袍子出來，把六師爺迎了進去，並想用點術數攏絡他，六師爺不待他攏絡，早已毛遂自荐，他說：『我別的沒有專長，做個軍需倒是拿手。』趙章甫大吃一驚，心想：『你同我毫無歷史關係，虧你說出口來。』就用別的話搪塞他。六師爺早已探聽明白，現任軍需，是他外甥，那位外甥，其實也有職銜權，一切賬目，都要他舅父經手；現在看來希望毫無，不禁勃然大怒，肚裏暗罵着：『你這老東西！看你一對老鼠眼睛，兩抹焦黃鬍子，一股賊相！那裏是什麼游擊隊長，無非是土匪變相！』趙章甫看他臉色不對，心想：『六師爺雖是個鎮公所小小事務員，畢竟熟悉地方情形，將來課稅徵糧，也可有個商量，不可不攏絡他。』把話放軟，答應他待地

方平靖，委他個好差使，並說：『將來有了歷史關係，一切都有辦法。我的部下，與我有歷史關係的雖多，但我不信任他們。徐祕書也不是我自己人，他很會耍手段，其實，我早疑心他別有用心。』說到這裏，趙章甫嘆了口氣，抓抓頭皮說：『傷腦筋！傷腦筋！』六師爺趁這機會，告辭出來，見何副官還跪在階前，走到門外，趙章甫外甥，正挾着本單據簿，和報銷冊子來請他舅父點賬。趙章甫送走了六師爺，叫何副官起來，顧自和他外甥到房裏去點查賬目。何進兩條腿已僵了半截，心想：爲了救國，投進游擊隊，却吃了這一番苦楚，不禁「蘇」的淌下兩滴眼淚，一蹙一拐的到隔壁祕書室，去找徐祕書訴苦，想托他設個法兒，另找出路。徐祕書所住的也是三間平房，有一方小小院落，種着兩棵枇杷，樹枝堆着殘雪，屋簷前溶雪水，正在「滴滴搭搭」，響個不住。何進等了半個鐘點，才見徐祕書送一個四十歲光景的中尉官佐出來。那不是別人，正是蘇光庭。他於四日被敵軍虜走，在湖州特務隊押了一夜，昨天靠一個宣撫班長「噤哩咕嚕」了幾句，才釋放出來，送入縣立醫院服務。他却借一個緣由，連夜逃回。但身邊沒一文錢，做了十五年軍醫，外面全無朋友，資格又是湖南軍醫速成班畢業，說起來不甚響亮。正

愁沒個生活處，清早晨經人指點，夾托徐祕書設個法兒，徐祕書一口答應，說浙西游擊第三大隊正缺乏醫藥人材，可向趙大隊長說項，委他個少校醫務所主任，並約他過一個鐘點，來聽回音。蘇光庭喜出望外，向徐祕書告別，踏着雪到太平橋頭去探聽鄭團長消息；一路興緻甚濃，又唱了幾段京戲。徐祕書送走了蘇光庭，把何進請進屋裏，聽了他一番訴說，又見他含着兩眶眼淚，好像還有無數冤曲，自己心裏也有點難過。心想：『什麼時候才能把這個游擊隊弄好？』徐祕書名叫明健，上海浦東人，今年二十八歲，長圓臉孔，甚是蒼白，頭髮亂蓬蓬一堆，從不梳洗。穿着件藍布長衫，一雙蒲底草鞋。他父親是上海一家經營五金業英商洋行買辦，有五六十萬家私，母親生性孤寂，在他七八歲時就抑鬱而終，所以他從小就沒人教養，到了中學時代，父親娶了房繼室，又討了三四房小星，對於兒子學業，從不關心。他便住在校外，過着弔兒郎當的生活，每晚上跳舞場，到處追逐女人，經過七八次戀愛，丟了七八個愛人，後來，真正愛了一個女人，那女人思想甚是進步，把他痛罵一頓，棄了他隻身去平津，他追到天津，消息杳然，追到北平，又探聽不到着落，在旅館裏痛哭了幾夜，思想起了轉變。從此發奮學業，

考進了北大，進北大後，適巧「九一八」發生，舉國震動，他思想也越變越激昂，積極參加救亡活動，與以前完全判若兩人。到大學三年級時，與一個叫老胡的男同學同住，老胡穿着身黃布銅鈕學生裝，從不洗換，身體瘦弱，肺病已至第二期，但每晚要工作到深夜一兩點鐘，常常一面吐血，一面起草宣言，工作綱領，跟徐明健談到中國的前途，中國的革命，有時興奮得流淚，有時又不斷太息。有一夜，月色甚明，兩個人在北海公園散步，老胡咳嗽了一陣，嘆息着說：『中國的革命是一條很苦的血路，從辛亥到北伐，從北伐到「二二八」，不知流了許多同志的鮮血，但他們的流血，並不是毀滅，有無數活着的會繼續死者的工作，踏着他們的血再進！終有一天，我們會把中國從苦難中拯救出來！』第二天，讀到報紙，東北遼陽縣千餘游擊隊，被三千敵軍圍攻，遼陽城圍守三日，犧牲甚為壯烈，城破後，剩餘者二百餘人，全遭綁縛一處，以機槍掃射而死。老胡丟了報紙，伏案大哭，吐了幾口血，棄掉行李舖蓋，隻身東走，去投義勇軍。但還未出山海關，肺病轉劇，在一淒風苦雨之夜，病死於小客棧中。徐明健受盡刺激，思想轉變得更積極。到這一年秋天，上海拍來個電報，說他父親病故，叫他回去奔喪，他置之不

理；不久，他舅父又從上海趕到北平，說他父親在洋行服務達四十年，歷年替洋行所賺銀子，已不下三四千萬兩，洋行大闢感他先父功蹟，買辦一職，答應由他長子繼任。徐明健冷笑着「口回絕」，說：『我不來做帝國主義走狗！』他舅父氣得在北平得了場傷寒病，病癒後，垂頭喪氣，搭平滬車回上海而去。而他與家庭關係，也從此斷絕。北大畢業後，生活無着，在一個中學裏當了教員，暇時翻譯了本「列甯評傳」，自費出版了一部詩集：「明日的火花」。「列甯評傳」被查禁燬版，「明日的火花」因銷路不多，由書店老闆，稱斤論兩，賣個乾淨，他自己也不會留一本。去年蘆溝橋事變發生，中日戰爭從此開始。他逃出北平，帶領學生加入孫殿英游擊隊，華北戰事不利，隊伍被敵軍衝散，在太行山徬徨了幾天，決定南歸，回上海後，滬戰正劇，設法渡江到浦東家裏，但見大門外上了鐵鎖，家人已避難他去。離家八年，且又穿着藍布長衫，布鞋，一般落魄相，鄰人無人識得他。徐明健在門外坐了一會，心裏有無限感慨，想起母親墳墓，幼時常在那裏踢小球，採杜鵑花，路還依稀記得，就順道走去，沿途人烟稀少，煞是荒涼，麥田裏還有幾個砲彈炸成的大土坑，盛着一坑髒水。大約走了兩里路，才到墓地，墓草

長及膝蓋，無人收拾，旁邊添了個土堆，碑石還是新的，那是他父親的坟墓，他撫摩着碑石，淌下一滴眼淚。想起當年爲追一個愛人，離開上海，不知不覺却過了八年，八年來經過多少人事滄桑，而愛人還是杳無消息，心裏不覺一陣悲酸；他母親的憂鬱的臉孔，父親的衰去的身軀，也浮上腦海，兒時情景，彷彿又在目前。不禁頹然臥倒墓旁，唱着「萬里尋兄曲」：

從軍伍，少小離家鄉；

念雙親，清淚空淒涼！

家成灰，親墓生青草；

我的妹，流落他鄉！

淚兒不住流下來。這時日已西斜，天公羣鴉亂飛，寒風吹着枯樹衰草，發出嗚嗚悲聲。而吳淞口外敵艦又開始砲戰，「喀喀喀」一陣，大地不住震動。他看天時不早，渡江回上海，不久參加了一個部隊，到前線作戰。十月間，蘇州河陣地被突破，數十萬大軍，全綫西撤，他又與隊伍失却聯絡。到嘉興時，又疲又飢，臥倒在公路上，迎面却來了兩個

警察，一把將他拉走，被編入趙章甫隊伍裏，充個二等兵。趙章甫因隊伍擴充，新的幹部沒有，舊的幹部，他又不信任，正在每日喊「傷腦筋」，忽聽得新兵中有個北京大學畢業生，急把他叫來，談了一席話。覺得的確「有一分道理」，且用了他也可抬高自己身價，便以饒數把他攏絡，平地升七級，充了名秘書。徐明健雖不滿意趙章甫行動，但覺得改造游擊隊是自己責任，只有把自己血流進去，才能使土匪游擊隊，發展成爲真正的游擊隊。所以工作甚爲努力，部隊中人人與他有好感，凡遇困難，或受委曲，都是請他解決，或向他訴苦。他把何進請進屋裏，聽說他於落雪天在屋外跪了一夜，覺得趙章甫實在太殘忍，但他不說趙章甫一句壞話，只把他安慰了一番，又關照他以後辦事小心，不要再上六師爺的當。說果往隔壁隊本部去接洽蘇光庭的事情。趙章甫剛才和他外甥算了一個鐘頭的賬，被幾個數目字攪得頭昏腦脹，心想：這位外甥，毫無用處，真真一傷腦筋！他聽徐秘書說要成立警務所，介紹個少校警務所主任，眉頭一皺，摸摸八字焦黃鬍子，給個不睬。徐明健說到這人在鄭團長部隊裏幹過十五年軍醫，他在肚裏想：「原來與鄭許國有歷史關係。這一想，想出了鬼胎，他懷疑：『莫不是鄭許國派來的間諜，

「瞧個機會，把我毒死，然後把隊伍編去。」連連搖頭說：「不准！不准！」徐明健低聲靜氣的舉了許多理由：說正式部隊都有個醫務所，沒個醫務所要被人瞧不起，且士兵負傷患病，無人醫治，將來無法作戰，目下各方面感到醫藥人材缺乏，要張羅個軍醫，很不容易。趙章甫一聽，覺得也「有一分理由」，回答着說：「他與我毫無歷史關係，那可委他個少校主任，還是叫他當個少尉軍醫，將來有了歷史關係，再慢慢提拔他。」徐明健又說了半個鐘頭，才勉強答應，叫徐明健把他找來。蘇光庭早已等在徐明健那裏等回音，不到二分鐘就找到。趙章甫見他年齡同自己差不多，是個老軍醫，心想：年紀老的人比較靠得住，也就放下了心。正經着臉說：「你給我做事，可不能存兩條心！只要你真心跟我，將來有了歷史關係，不愁沒有前途。鄭許國有勇無謀，一次硬仗，把部隊打垮，你跟了他，有什麼出路？」蘇光庭是個老於世故的人，一口應着是。並請求往嘉興辦點藥品，趙章甫也答應了他，叫開個單子送給他外甥辦理。蘇光庭中尉升到少校，十分興奮，回去時一路唱京戲，並趕個上午，把應購藥品名單開出，送給趙章甫外甥，那位外甥又去請他舅父批准。趙章甫見總數估價是一千二百元，大吃一驚，罵着說：

『開口說上千，請只是想發橫財！』就批上一句：『限在四百元以內酌量添購。』他外甥見了，甚爲不平，拉口說：『西藥採辦不易，將來遭敵人封鎖，有錢也買不到。』趙章甫一雙烏溜溜眼睛，向他一彈，罵着說：『你懂點什麼？』他又仔細把藥品單瞧了遍，嚇得心「別別」地，提起一枝毛筆，把「安神藥片」，「烈性麻醉劑」，「急性瀉鹽」等數項，一一塗去。他外甥在太平橋頭找到了蘇光庭，把藥品名單和四百元鈔票交給他，說：『買西藥我外行，還是勞你自己走一趟。』蘇光庭不熟悉嘉興情形，去找六師爺設法，六師爺聽到叫他去辦四百元貨，眯着眼笑嘻嘻，拍拍蘇光庭肩膀說：『包在我身上！』

第十五回 活閻羅怒打六師爺

六師爺在嘉興一家布莊裏，有個堂房兄弟，就在太平橋頭雇了個船戶，備了封信，帶入三百零十元鈔票，叫他帶去。信上說明三百元隨便照名單配點西藥，開張四百元發

票，又說明「另附洋十元，作爲老弟車馬之費。還祈勿却是幸」，其他九十元，自己落了腰包。剛才蘇光庭對他說，阿七並沒有遇害，昨夜已從湖州回來，心想何不到他酒店裏去乾幾杯，也可替自己湊個喜兒；這時已過晌午時分，路上露水泥濘，甚是滑腳，幸而酒店離太平橋不過丈路遠，不幾步就到。阿七被虜去挑子彈到湖州，在特務隊押了一夜，靠酒行老闆保釋，向維持會領了張良民證才釋放回來，但經城門時東張西望，被守城僞軍疑是游擊隊，狠狠吃了幾木棍，打得遍身痛楚，這時還躺在床上。阿七嫂見六師爺進來，扮着笑臉迎接，連忙拿起一把芭蕉扇，「拍嗒拍嗒」扇風爐暖酒。六師爺催着說：『要燙得熱！要燙得熱！』阿七在房裏惡狠狠聲明：『打酒要現錢！』六師爺聽了大怒，說：『現在的六師爺，還比得以前的六師爺！以前是兩隻空手，一條光棍！現在是，嘿！你看！』他從懷裏摸出一疊新鈔票，一隻腳在凳上一擱，手指用口涎一抹，「嗖嗖」數個不住。阿七嫂過來一看，見都是「伍」，「伍」，「伍」，「伍」，倒吃了一驚。阿七聽到鈔票聲，也顧不得痛楚，把竹布長衫一穿，一條假羊毛圍巾，攔腰一縛，戴上頂獼猴帽，出來到賬台上，架上付白銅邊眼鏡，翻着賬簿說：『六師爺！你掛着十

「一元二角七分五釐，現在年關已近，可否討光討光，給小店做個本！」六師爺把鈔票往懷裏一擦，說：『這點小數目，到年夜，再說！』阿七肚裏想：『這匹老水牛！有錢不還，簡直是賊骨頭脾氣！』但他知道這個「申公豹」難惹，還是少開口爲妙，拿起「封神榜」，看着書裏面的「呼風喚雨」，「撒豆成兵」。六師爺儘是望着阿七嫂背影，看她拿着把芭蕉扇，「拍嗒拍嗒」扇風爐。看到那把芭蕉扇，又想起了王小寡孀的臉孔，一個人越想越樂，跟阿七扯起淡來：『阿七！你這爛眼睛，看看你模樣像隻猴子，東洋兵倒會跟你講交情，不把你弄死，又「原封不動」的送回來。阿七祇顧自己看「封神榜」，睬也不睬。六師爺又剝了個茶葉蛋，問：『東洋兵不送你點東西？』阿七嫂搶上來說：『東洋兵殺人放火，那會送東西！』六師爺說：『會送的！好比：銅錢，雞毛，紅頭繩，電筒，反光鏡，……』阿七嚇得心裏一跳，從懷中摸出塊布條來，趕緊聲明：『只有一張「良民證」！』六師爺搶上去一看，果然是「良民證」，當胸一把抓住，說：『我早料定你要當漢奸！東洋人的良民，還不是中國人的漢奸？虧你活這一把年紀，腦袋已經有點搖動，還安安心心看「封神榜」。』阿七拚命掙扎，一付白銅邊眼鏡跌落地上，爛紅眼

睛滴含着惡意，握住竹布長衫的窄袖管，拱手便拜，說：『六師爺！我碰見你這個「申公豹」實在嚇喪了胆！』阿七嫂生得機警，早已一手搶去「良民證」，丟進風爐裏，罵着她丈夫說：『你這個笨蟲，只會發發「鈍頭脾氣」，東洋人的東西，怎麼可以藏在懷裏？好在六師爺是自己人，還不打緊！快替六師爺斟杯酒，賠個不是！』六師爺這才放了手，回座去喝酒。阿七拾起白銅眼鏡，坐在賬台上動也不動，說：『要我替「申公豹」斟酒，我情愿死的！』六師爺把袖子一捲，罵着說：『現在的六師爺，不比以前的六師爺，你再叫「申公豹」，我請你「吃生活」！』阿七自己也有點懊悔，早知開口不妙，怎麼又開起口來，就一骨碌溜進房裏去睡覺。這時已到午後三四點鐘，天氣轉暖，六師爺也有七八分酒意，玄色老布舊羊皮袍子，再罩上件大綢衫，遍身發熱，腳兒也有點癢癢兒，就脫下鞋，剝下襪子，露出一雙黃黃色肥腳，不住的捏腳趾，突然，眉頭一皺，捏破一個水泡，嚷着說：『痛快！痛快！』又用手去剝茶葉蛋下酒。回雙橋的人漸漸多，顧客也進來了四五個，胡林穿着件舊棉襖，藍布破夾袴，也闖了進來，鄭團長派他來雙橋探聽動靜，清早晨離羅家莊，這時候才到，揀個靠壁座位坐下，向六師爺問了點趙章甫

的情形。客座聽他談到趙大隊長，徐祕書，何副官，好像個個是他老朋友，卻佩服他神通廣大，消息靈敏，圍攏來更問個不住。六師爺大概多喝了幾杯酒，忽然異想天開，傳出個驚人消息，他說：『雙橋說不定要實行焦土政策。』座客問他：『怎麼個焦土政策？』六師爺簡簡單單的回答：『見房子就燒。』這一說，酒店內空氣驟然緊張，阿七嫂也丟掉芭蕉扇來聽，扭着心事問：『六師爺！有沒有什麼辦法想？』六師爺捏着腳趾，不在意的回答：『辦法是有的，中國人做事，無非兩個「子」字，一件是銀子，一件是面子。出點銀子，講點面子，總有個法子。』大家這才安下心，向六師爺大獻殷勤，斟酒的斟酒，送豆腐干的送豆腐干，今天的酒錢，早已有人搶着惠鈔，六師爺看得眯着眼笑嘻嘻，拍拍胸脯說：『包在我身上！包在我身上！』靠壁坐着的胡林，實在忍不住氣。說：『六師爺！你不要造謠生是非！』六師爺見這木匠多嘴多舌，心想：『別人怕你「活閻羅」，難道我六師爺也怕你不成？』惡狠狠的回答：『不干你的事！』胡林聽了大怒，一張黑臉，彷彿當陽橋上的張飛，袖子一捲，伸出兩條黑手臂，向桌上「嘸」的一拳，酒杯翻天，筷子落地；六師爺見自己失了面子，趁着酒性，也是「嘸」的一拳，筷子微微一震，罵：

『趙大隊長見了我都客客氣氣，你這臭木匠敢把我怎的？』胡林一個箭步，竄了過去，兜心一拳，把六師爺打翻在地，又是一拳，光頭皮一塊紫青飛起。六師爺翻身就拜，哭喪着臉說：『閻羅大王！有話可講，何必動手動腳！』胡林把他衣領一提，拳頭又要下去。六師爺發了急，說：『你難道不講面子？』胡林那裏跟他講面子，又在背上狠狠吃了兩拳，這才被衆人拉開。店門外瞧開的人圍了一大羣，阿七本想不開口，一聽到『活閻羅』打六師爺，心頭快活，出來開口說：『打得好！打得好！』胡林給了酒錢，氣忿忿地走了，其餘的座客，也一哄而散，六師爺一肚皮氣沒個洩處，把袖子一捲，赤着腳跑過去，對阿七說：『你說「打得好」？』不待阿七分辯，早已把他當胸一把抓住，請他『吃生活』。阿七被打得在床上哭着滾，阿七嫂也陪着滿眼淚，打着芭蕉扇大罵：『老水牛！你怎麼『雷公打豆腐，揀嫩的地方吃！』阿七又沒有碰你一根牛毛，你找他老實人出氣！』六師爺咕噥着說：『你再罵！也請你『吃生活！』』一壁把襪子鞋子穿了，搖搖擺擺的出去。太平橋頭，被燒掉舖子的幾戶人家，已經回來，撥磚翻瓦，啼寒號飢景象，甚是悲慘。忽聽見一聲鑼響，抬過兩口薄皮棺材，前面一個小叫化子拿着領路幡，後面兩個破落道

士，吹着喇叭，三五个送喪的，穿着麻衣，捧着孝棒，跟着哭哭啼啼。那棺材裏的，一個是太平橋溺死的銅匠店老頭，一個是東街口被姦死的婦人。兩個破衲道士「嗚啦嗚啦」吹了一陣，唸着說：

金童玉女來引路，

三魂六魄歸天庭！

又是一陣「嗚啦嗚啦」，哭聲也漸漸遠去。六師爺瞧了一回，正想走，蘇光庭卻趕了上來，他剛才碰見胡林，看到鄭團長一道手令，要在就地收容散兵，他怕自己出面，會吃趙章甫的罵，請六師爺設個法兒。六師爺被打得腰酸背痛，那裏還有心思管閒事，皺皺眉頭問了句：「有多少經費？」蘇光庭說：「有什麼經費！」六師爺睬也不睬，掉頭就走。到張鎮長家中，碰見王爾基，架着付玳瑁邊眼鏡，穿着灰色斜紋布棉袍，圍上條白絨線短圍巾，一雙黑皮鞋全是泥，立在門口，他說：「六師爺！我們該想個善後辦法。我剛才去見了那個官僚，簡直把我人都氣死！」六師爺知道他又要批評趙章甫，把他引進屋裏，叫老金泡了碗茶。王爾基尖酸地批評：「圓圓一個腦袋，一對老鼠眼睛，兩抹蕉黃鬚子，

完全是個陳腐老朽！這種人也叫游擊隊長，簡直無藥可救！」六師爺問：「他和你談點什麼？」王爾基忿忿地說：「他叫我替他做事，我又不是他的奴隸，要替他做事！開口「歷史關係」，閉口「歷史關係」，一付官僚相！」說到這裏，心想：留在敵後，簡直是浪費光陰！當初如到陝北去做救亡工作，也許有一點成績，再不然，留在上海，也可把英文弄通。如今剛剛走了位「英雄」，又來了個「官僚」。不覺嘆了口氣，別了六師爺，一路口哨吹着「再會吧！巴黎！」那首英文歌，傷感地回家而去。六師爺叫老金早點燒晚飯，又叫他到街上去買個「萬靈膏藥」，一瓶虎骨酒，天未夜喝了就睡。晚上發了一夜燒，遍身疼痛，第二天也沒有起床。第三天是一月八日，天氣轉晴，他很早起身，穿上玄色老布舊羊皮袍子，罩上件大網衫。往樓上「的勒卜落」的一陣翻，尋出幾件女衣，去送王小寡婦的人情，又順手牽羊的拿了把錫酒壺，搖搖擺擺的走下樓來。剛跨出大門，碰上個張鎮長，後面又氣急敗壞的跟了個張太太。張太太生得眼光銳利，罵着說：「老水牛！誰叫你穿的大網衫？」六師爺一看勢頭不對，當場自動剝下。張太太又尖叫起來：「這酒壺是我三十年前嫁妝，你拿了幹什麼？」六師爺哭喪着脸說：「買醬油。」張鎮長氣得鬍子

朝天，要請他吃耳光，張太太又發見自己的大一疊衣服，挾在六師爺脅下，急得「哇」一聲大哭，六師爺嚇得魂不附體，連忙丟了酒壺，衣服，拔腳就逃。

第十六回 張太太痛罵小寡婦

張太太也顧不得自己是隻小脚，拚命追趕，六師爺回頭一看，見張太太追了上來，腳頭如飛，穿過幾條街，一骨落逃進王小寡婦燒餅店裏，往床下就鑽。王小寡婦一張芭蕉扇臉孔，擦了一臉白粉，穿了身蘋果綠衣褲，一件黑緞背心，腳上着了雙紅緞鞋子。她見六師爺進來，正要賣弄風騷，卻見他往床下一鑽，撒着嬌罵「老水牛！你開老娘什麼玩笑？」掀起床單，去捏他鼻子，六師爺發了急，嚷着說：「不要吵！不要吵！」王小寡婦生了氣，說：「誰要跟你吵！你自己來跟老娘吵！」用力一拉，把他拉了出來。他抬頭一看，見張太太正巧追到燒餅店門口，張太太見六師爺從床下爬出來，在店門口拍手頓脚的大罵：「你這該斬該殺的老水牛！你這變雞變鴨的老水牛！」一把眼淚，一把

鼻涕，早已驚動四鄰，圍攏來瞧開。王小寡婦被罵得忍不住氣，跑出去交涉，說：『張太太！你罵人可以在自己家裏罵，怎麼罵到人家店門口來？人家過年過節，也要過個吉利！』張太太見這「潑婦」來出頭，罵得更加利害，她罵：『你這不要臉的寡婦！穿得紅紅綠綠，關個漢子在家裏！』王小寡婦氣得心胸炸裂，趕上去和她打架。別人知道這潑婦難惹，沒一個敢相勸；倒是老金，穿了件駝背棉襖，提了根竹棒，氣吁吁的趕過來，沒命的往王小寡婦身上打。王小寡婦見兩個打一個，抵擋不住，這才敗了下來，逃進屋裏，把門「呼」一聲關住。捏住六師爺鼻子，把他痛打一頓，罵着說：『你這老水牛！看老娘遭兩個老不死毆辱，也不來幫一手！』六師爺威風喪盡，唉聲嘆氣說：『面子丟光！面子丟光！』從這一天起，六師爺已沒個着落處，就開始和王小寡婦同居。王小寡婦看他身邊有一大疊新鈔票，笑逐顏逐開，半推半就的成了好事。而從此也不再做燒餅生意，第二天，依然是晴天，出了猛太陽，六師爺吃了早粥，穿着件玄色老布舊羊皮袍子，也不顧人笑罵，搖搖擺擺的往太平橋頭去。瞧聞橋邊有五六名士兵，坐着晒太陽，有兩個兵扭着打架，互相叫罵，六師爺一聽口音，知道是「老川」，一個瘦白臉兒的，

躺在橋腳邊嗑瓜子，拍手叫好，六師爺聽得出，是個蘇州人，後來一個班長用廣西口音把他們罵了一頓，這才寂然無聲。但隔不久又有個兵和賣油條的老婆子，「油條兒」，「銅子兒」的吵個不住，六師爺心想這：是個「杭州黃瓜兒」。想不到五六十名兵倒各省都有。穿的衣服，也單夾棉，黃綠灰，雜然不同。在橋邊牆壁上，多了兩張佈告，一張是「浙西游擊第三大隊」趙章甫的安民佈告，一張比較小一點，是鄭團長的收容散兵佈告。六師爺看過後，也靠在牆邊，晒了一個上午的太陽。鎮上人經過太平橋，見了六師爺，背過身就笑。有四五個婦人，抱着小孩，遠遠的看着六師爺，看得呆了。六師爺心頭發惱，在肚裏想：「再看！請你們『吃生活』！」阿七穿件竹布長衫，攔腰圍着條假羊毛圍巾，糊猴帽剝下把耳朵都遮住，挾着本賬簿，經過太平橋，忽見「申公豹」也在這裏，嚇得返身就走，經別條橋去繞遠路。到晌午時分，宋夢雲臉有病容，穿着件藍哩嘍長衫，同着個胡林走過來，瞧樣子，也要打太平橋經過，六師爺怕這「臭木匠」是張太太差來，找他打架，急急避過了，也不敢回燒餅店吃中飯，轉了幾個小巷，往王爾基家中去避風頭。王爾基的祖先，在同治年間，也曾做過幾任縣官，所以屋宇甚大，門外棗上掛着塊

金字匾額，題着「進士第」三字，但門內則糞坑，柴堆，雜成一片，甚是醜觀，充滿了破落戶景象。王爾基正在階前晒着太陽，捧着本紅皮書兒在讀英文，六師爺拿來一瞧，書面有「伊爾文見聞錄」幾個字，其餘的嚮行洋文，全不認識。王爾基叫個丫頭泡了碗茶，搬過把竹椅，請六師爺坐下，問他：「你見過徐祕書沒有？」六師爺知道他又要批評徐明健，預先附和着說：「是個空頭大學生，一點學問也沒有！」王爾基拿下了玳瑁邊眼鏡，用手帕擦了擦，譏笑着說：「你懂得什麼？」又說：「你不要應他穿着藍布長衫，一雙布鞋，像個鄉下老粗；老實說，這是個了不得的政治工作人員；他說話聲音很有氣，有條理，又很關心人家生活，最容易使人跟他親近。而且，他說的話確有理由，他說：「我不否認我們這支游擊隊在內容上是土匪式的，但是不是永遠如此呢？不是的！他們必然會經過改造，洗練，教育，而成爲真正的游擊隊游擊隊！脫離民衆便不能存在。敵人的加緊掃蕩和進攻，迫得他們不得不改造，洗練，教育，而向真正的游擊隊發展！」他又說：「改造游擊隊，是每一個智識份子的責任，只有我們把自己的血流進去，才能把農民，散兵，工人，店員集成的烏合之衆，變成一支堅強的隊伍。一件事的開始和完

成是截然不同的。如果現在有一部份游擊隊在內容上是土匪式的，認為永遠是如此，那是個大錯誤！最不應該的是，自己不參加改造游擊隊工作，却站在一邊罵：「游擊隊」，「有吃隊」。』你覺得他的話怎麼樣？』六師爺聽得似懂非懂，他說：『對是對的！不過你說開頭和結尾，是會變的，我不相信。就我自己來做個比方：難道我生出來的時候是個五師爺，現在變了六師爺，將來又變成七師爺！這話不通的！我生出來是六師爺，現在是六師爺，將來還是個六師爺！一點兒也沒有變。』王爾基譏笑着說：『你錯了！不變的不過是個名字，其實却變了。你生出來的時候沒有牙齒，現在有了牙齒，將來又脫掉牙齒；你生出來的時候，是個毛頭，現在長得像條水牛，將來又變成把骨頭。你說怎麼沒有變？不但你六師爺在變，世界上什麼都在變；不過「變」不是亂變，變有一定的變法：六師爺已經長得像條水牛，只能變一把骨頭，不會再變個毛頭。這不是說世界上什麼都是命定的，這「變」還須要人的力量加進去，如果毛頭六師爺沒人給他吃奶，今日也不會長得像條大水牛。』六師爺覺得的確有道理，但王爾基說話抱有譏笑態度，心裏大不快活，起身就走，一壁故意搗着蛋說：『你說我會變把骨頭，我偏不相信！只要

活無常手裏出點銀子，閻羅大王身上講點面子，總有個法子。」王爾基回了句：「無藥可救！」心想：「同你講話，簡直是浪費光陰！」又翻開「伊爾文見聞錄」繼續讀英文。又覺得在這種時候，不應該再讀英文，就隨便用了頓中飯，圍上條白絨線短圍巾，去跟徐祕書商量加入游擊隊的事情。徐明健把他請進房裏，問了他目前的生活情形，又是稱讚，又是鼓勵，王爾基心中甚是感激，什麼話都說了出來，把以前想往陝北去幹救亡工作的事也說了一遍。徐明健說：「工作到處都可以做，八路軍不是生來就是好的，無數政工人員，拋棄個人幸福去教育他們，犧牲自己生命去感動他們，才能有今日的成績。我們這裏幾乎找不出一個政工人員，我可以替你向趙大隊長設法，掛個祕書的名義。做點組織民衆和教育士兵的工作。」說畢，請王爾基坐一會兒，往隔壁隊本部裏去見趙章甫，趙章甫聽說他要介紹王爾基，心中大怒，他說：「我在雙橋不過住了五天，我和這個小混蛋不過見了一面，却到處批評我是官僚，介紹他進來，莫非叫他多來批評我幾句？」徐明健見不是路數，只得把話引開了，悶悶的回去。但他不說趙章甫一句壞話，只把王爾基安慰了一番。王爾基心中大爲不樂，回去後，當晚差丫頭去請來了六師爺，

商量由鎮公所出面和趙章甫對立，並計劃幾條與他們不合作的辦法。六師爺吃了一驚，心想：『你真不是弔弔我的胃口，將來雞蛋打破壳，我六師爺來砍腦袋。』正在這樣想時，徐明健打着個燈籠，走了進來，頭髮亂蓬蓬一堆，沒戴帽子，大約受了點風寒，臉色甚是蒼白，他恐怕王爾基又在外面胡亂批評趙章甫，且他愛鬧意氣，說不定會出岔子，結果，果然不出所料，苦苦勸了許久，王爾基却一句話也不肯聽。六師爺趁這機會，溜了出來，出了「進士第」大門，迎面吹來一陣北風，他把手一闔，肥而短的頭頸一縮，趨着月光，往隊本部去見趙章甫。

第十七回 徐明健夢會故友

趙章甫聽了六師爺一番告密，拍拍他的肩膀，嘆口氣說：『老弟！只有你是我自己人！』親自替他倒了杯茶，並大聲喊：『何副官呢？何副官！』何進跑了進去，被趙章甫迎頭一頓罵：『你管的什麼事情？六師爺在這裏，也不叫他們生個火盆！』何進是假性急。

的人，急忙用電筒東射西射去找勤務兵，勤務兵早被趙章甫差出去買茶點請六師爺，何進找個不見，性急如火，人家問他忙點什麼？他埋怨着說：「老……老水牛來，那會有好事情！」茶點買到，火盆也生好，六師爺把袖子一拍，動身要走，於是趙章甫又把何進罵了一頓，趙章甫見六師爺走了，有點戀戀不捨，摸摸八字焦黃鬍子，嘆口氣說：「我的部下，沒有一個可信任的！連我外甥都背後罵我疑心病重，真真『傷腦筋』！」他親自送六師爺到大門外，又咬着耳朵託他：「那個小混蛋批評我什麼話，你祕書跟他怎麼樣勾結，你替我留心一下；還要拜託你介紹個軍醫，蘇光庭一定是鄭討國派來的，我實在有點不放心。」六師爺眯着眼笑嘻嘻，拍拍胸脯說：「包在我身上！包在我身上！」趙章甫送走了六師爺，心裏甚是不安，看了今天剛祕密運到的上海「文匯報」，更是愁心如搗；目下全國戰局重心已移津浦南北段。敵軍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陷濟南後，大軍渡過黃河，沿津浦線節節南進，泰安，曲阜，兗州已成風聲鶴唳，徐州甚是危急；而李宗仁將軍決定率四十萬大軍死守徐州，沿隴海路東開兵車；晝夜不絕。杭州方面因敵軍大部調津浦南段作戰，我軍正在劇烈反攻。太湖外圍廣德，宣城，長興，溧水各地，

俱有戰事，看來浙境戰局，又將漸趨緊張。趙章甫全夜不曾睡着。第二天是一月十日，他清早晨，派何副官去雇七八十名伙子，添築防禦工事：正想用早餐，他外甥又挾着本單據簿和報銷冊子，來請他舅父點賬，一壁「咕嚕咕嚕」埋怨六師爺買西藥揩油。趙章甫聽得有點忍不住，眼睛向他一彈，問：『是不是那個姓蘇的老軍醫說的？』他外甥應了聲：『是的！』於是牙齒一咬，大發懷惱，拍拍桌罵：『你這位外甥皇帝，毫無用處！真真「傷腦筋」！自己受了人家利用，還以為是消息靈通！』他外甥被罵得聲息全無，點完賬回去後，寫了封信給他母親，大發牢騷，說在部隊裏，他舅父不但毫無照顧，反而專找他外甥做出氣筒，寧願在家裏餓死，也不願再幹這掛名軍需。正在他寫這信的時候，隊本部裏又有個人來控告六師爺，那不是別人，正是張太太。張太太歸家後，仔細查了一遍銅器，鐵器，錫器，磁器，面桶，脚桶，鞋桶，水桶，發覺被六師爺拆得十有九不全，那裏干休！張鎮長認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且在重慶教育部任職的姪兒，已從嘉興轉來個電報，叫他們速去重慶，張鎮長也決定辭雙橋，避難去西南，但張太太性子，怎能勸得住，她叫「老發昏」，「不要管」，跑到隊本部裏要見趙大隊長，趙章甫

聽見鎮長太太來見他，大不高興，心想：『簡直是陰陽顛倒，男人關在家裏，女人反在外拋頭露面！』他叫勤務兵去問明情由，一聽到是控告六師爺，心頭大怒，揮着手說：『叫他滾蛋！滾蛋！』張太太有冤沒處伸，哭個不休，別人指點她說：『你還是去找徐祕書設個法兒！』張太太到了隊本部間壁三間平屋裏，徐祕書正有着客人，她就坐在階前等。徐明健今天已忙了個早晨，他還未起床，何進就來找他，說趙大隊長派他去雇七八十名伙子，添築防禦工事，但游擊隊軍風紀不好，老百姓見了不是躲，便是逃，害得他做副官的出了錢也雇不到伙子，托徐祕書設個法兒。徐明健平日常到老百姓家中去喝杯茶，問問蠶絲收成，羊皮價格，對他們生活，甚是關心，並講一點中日戰局給他們聽，因此老百姓見了徐祕書，無不歡迎。連忙陪了何進往各家去走一遭，喝了杯茶，詳細解釋築工事意義，說得又坦白又和氣。鎮上人見徐祕書來說情，且又是替國家做事，才答應做一天徵工。徐明健剛回來，宋夢雲又來找他，說因收容散兵，趙大隊長起了誤會，把佈告撕去，托他設個法兒。徐明健把宋夢雲請進屋裏，詳細解釋了番，說趙大隊長絕對沒有侮辱友軍用心，但要解釋的話太多，累得張太太在外面等了老半天。剛

才未夢雲進去時，早被個趙章甫勤務兵瞧見，去報告趙章甫，趙章甫聽說鄭團長派來的那個瘦削臉兒的排長，又在跟徐祕書鬼鬼祟祟，心中大疑，急派何副官去找六師爺，托他去偷聽點話語，並不住地催着何進說：『要快！要快！有緊要公事！你若耽誤，砍你的腦袋！』何進本是個性急的人，被這一催，性子更急，一口氣跑到西街燒餅店裏。六師爺正穿着玄色老布舊羊皮袍子，搬把竹椅，坐在店門口晒太陽，王小寡婦穿着身蘋果綠短衫袴，着了紅緞鞋兒，在忙着做飯。六師爺見了何進，招呼着說：『何副官！你來得正巧，今天我們這裏用頓中飯。』何進跑得氣也喘不過來，把他拉了就走，口吃着說：『大……大隊長有票……要緊公事找你！快去！快去！』六師爺被拉得生了氣，說：『既不是報喪，又不是救火，你性急點什麼？』把何進拉進屋裏，叫王小寡婦開出菜飯來。何進發着急說：『飯回來再可以吃！』六師爺拒絕着說：『飯怎能不吃？』又叫王小寡婦到阿七酒店裏去打四兩燒酒，何進急得跳起來，說：『你還要喝酒？』六師爺慢吞吞的問答：『酒總要喝的！常言道：「酒飯」，「酒飯」，酒同飯是連在一起的，酒怎能不喝！』何進恨不得咬掉這「老水牛」臉龐上兩塊黑肉，發着氣說：『你去遲了，我

要砍腦袋！」六師爺把酒杯措個乾淨，打着趣說：「砍腦袋有什麼要緊！腦袋砍掉，買個葫蘆來腦子個就成！」王小寡婦把酒打來，六師爺拉何進入席，何進只求他快一點！那裏肯入席。六師爺勸着王小寡婦喝酒，王小寡婦一張芭蕉扇臉孔，扭扭捏捏，只答應喝一杯；六師爺却一隻腳擱在長凳上，捲起袖管，左手搶住杯子，右手高舉酒壺，強要她喝第二杯，勸着說：「成雙配對！成雙配對！」何進在旁，看得只是搖頭。待六師爺酒飯用畢，已過晌午時分，宋夢雲在一個鐘頭以前，已辭別徐祕書回去。趙章甫見何進一條瘦長身子，穿了身草綠軍衣，「抖抖抖」進來，氣得兩眼圓睜，八字焦黃鬍子，變了「一」字，拍桌大罵：「你這王八旦！簡直混賬透頂！我通知你要快！要快！到西街不過幾百步路，却去了兩個鐘頭！」何進急待分辯，口吃得說不出話來，心想：「算我倒霉！」讓趙章甫左右，左右，打了四個耳括子。流着眼淚去向徐祕書訴苦。張太太遷在徐明健那裏，把六師爺的壞處，說了一個多鐘頭，還沒有說完，徐明健聽得只是嘆氣，又見何進流着淚進來，徐明健皺皺眉頭說：「怎麼，又受了委屈？」何進哭着說：「六……六師爺害人！」他要求徐祕書另找出路，不願再在這種冒牌游擊隊裏受苦楚。

徐明健把他安慰了一頓，把張太太也勸解了一番。傍晚時分，到隔壁去見趙章甫，把六師爺的壞事說了一大套。趙章甫不待他說完，拍拍桌子，大發懊惱，他罵着說：『老弟！我一晌瞞你自己人，從沒有虧待你！我早知你別有用心，也處處隱忍！但近來你越來越不成話！』徐明健被罵得一陣心酸，長圓臉孔蒼白得像個死人，心想：『我從出娘胎到如今，從沒有受過這種侮辱！』忍着氣告別出來，在隊本部外面遇見蘇光庭，那老軍醫告訴他，王爾基到處在批評他，說他在游擊隊中根本不能起什麼作用，士兵政治水準沒有提高，甚至連普通軍隊的一點軍紀都沒有，既不能幫助士兵產生自己的領袖，又不能說服趙章甫配合杭州反攻，出擊湖州雙林的敵人。徐明健無非是趙章甫的一件裝飾品而已。徐明健聽得臉色變蒼白，摸摸亂蓬蓬的一堆頭髮，感到自身無限孤單。這一天，他第一次對工作失去了信心，晚飯也不吃，很早就睡了。夜間接連着做惡夢，又看見老胡穿着身黃布銅鈕學生裝，一面吐着血，一面起草宣言，工作綱領，忽然放聲大哭，說要到東北去當義勇軍。又彷彿自己又在滬郊戰場上，天空全是炮彈煙凝成的黑雲，面前一片極目荒涼。「噹噹噹」一陣巨響，吳淞口外敵艦開始了排砲射擊，青天白日旗飛揚

處，弟兄們叫喚着，歌唱着，向他道別着，一陣悲壯軍號聲，一個連衝上去「格格格」一陣槍響，以後就寂然無聲；新的部隊開上來填了防，一陣悲壯軍號，又一個連衝上去，也沒有一個回來。天上月色甚明，四週全是黑暗的樹叢，樹叢間，零零落落的耽着幾具戰士忠骸。彷彿他又聽到老胡的聲音：「中國的革命，是一條艱苦的血路，從辛亥到北伐，從北伐到「一二八」，不知流了多少同志的鮮血，但他們的流血犧牲，並不是毀滅，有無數活着的會繼續死者的工作，踏着他們的血跡再進！終有一天，我們會把中國從苦難中拯救出來！」他要回答，去瞧老胡，老胡已死在小客棧裏，穿着黃布銅鈕學生裝，四肢僵直，屍身旁點着盞豆油燈，窗外則苦雨淒淒，狂風怒號，徐明健嚇得驚醒過來，才發覺自己身在江南敵後。屋內夜色猶濃，窗外正在風雨交作，瞧模樣，已到四更時分。他點了燈，思念着亡友，又想到未死者的責任，開着眼睛坐到天明。用過早飯，風雨漸稀，正想出去，外面擁進了一大羣人來，哭的哭，號的號，把屋內鬧得天翻地覆，有幾個甚至撲上去抓住徐明健，強拖硬拉，把個勤務兵嚇得只是發抖。

第十八回 鄭團長誤走雙林

那羣人都是昨天被徵去築工事的家屬，七八十個沒有一個回來，且消息全無。於是哭哭號號，來找徐明健要人，有個老婦人指手大罵：『你這狗生的騙子，不還我兒子，我要跟你拚一條老命啊！……』有幾個年青婦人，哭得一臉是淚水，拉住他喊：『這我丈夫啊！徐祕書！求求你，還我丈夫啊！』一羣梳小辮，流鼻涕的小娃兒，邊哭着叫：『爸爸啊！爸爸啊！』徐明健知道趙韋甫又做壞了事情，急得心裏如蟻爬，說：『讓我去設法，你們不要拉住我！』她們那裏肯放，把藍布長衫越拉越緊，徐明健再也掙扎不脫。那個老婦人又罵個不住：『你這狗生的騙子！你這狗生的騙子！』徐明健發了急，說：『你們拉住我，叫我有什麼辦法？』說了老半天，她們才放下了手。徐明健找到了何進，大發牢騷：『何副官！你怎麼把七八十個伙子，一個也不放回？害得我失了信用，以後還能做什麼工作？』何進完全莫明其妙，跑到隊本部去問，也得不到消息，跑到參

謀處，幾個參謀告訴他：『你可以去問聲何副官！』平路碰見趙章甫外甥，也不知道這會事，說：『你還是到參謀處去問一聲！』徐明健急得毫無辦法，那羣婦人只哭哭啼啼的追上來，向他要人。到底還是何進探聽到了消息，說七八十個伙子，被趙大隊長押在離鎮上七里的一個中隊部裏。徐明健急向趙章甫去設法，趙章甫睬也不睬。後來，鎮上人明白六師爺神通廣大，紛紛把年糕，粽子，茶食，菓品，送到王小寡婦燒餅店裏，六師爺看得眯着眼笑嘻嘻，說：『包在我身上！包在我身上！』往隊本部去走了一遭。趙章甫見心腹六師爺來說情，才答應釋放。於是鎮上人又搶着請六師爺，往阿七酒店裏，去乾杯燒酒。徐明健想解釋解釋誤會，順便也可安慰安慰徵工家屬，往老百姓家中去，剛走出一條小巷，背後有人喊：『騙子來了！騙子來了！』老百姓連忙把門關住，把小娃兒也叫了進去。外面贖着個徐明健，在冷風中發抖。回到屋裏，彷彿生了傷大病，昏昏沉沉睡了一天，夜裏又做了許多惡夢。第二天是一月十二日，宋夢雲天未亮來敲門，愁容滿面帶來一個壞消息，說鄭團長於昨晚在雙林被捕。阿喬認識鄭團長，連夜往雙林搖船到雙橋來報信；到下午，羅家莊送年盤來的向張鎮長問起鄭團長，於是被捕消息，

完全證實，宋夢雲「毅」的淌下兩滴眼淚，哭個不住，胡林呆若木雞，半晌說不出話語。蘇光庭聽到消息趕來，也想不出一個辦法。這時已在下午二時左右，雙橋到雙林，大約有三十里路程，胡林準備停當，主張立刻去雙林看個明白，宋夢雲也要同去，徐明健勸阻着說：『宋排長！你一口湖南音，不必去做無謂犧牲。人生百歲，終有一死，但要死得有價值。』萬一鄭團長有個三長兩短，繼續他的工作，才是你的責任！工作有人繼續，則鄭團長雖死，亦可瞑目。』蘇光庭，胡林也勸了一番，才讓胡林獨個人走了。胡林不消兩個鐘頭，就到了雙林鎮，鎮上駐紮着二百左右敵軍，大路口站着哨崗，過路人必須向他一鞠躬，有時還要你脫下褲子來，讓他檢查。其他還有一小隊河南籍「皇協軍」，一連「蘇浙綏靖軍」，和一個姓島田的宣撫班長，他是雙林僑維持會的太上皇，什麼事情都要他出主意，胡林在茶館問了一番，茶客說：『昨天捉住的兩個游擊隊，一個生得身材俊偉，年紀約摸三十五六歲，還有個不過二十歲左右，臉孔白淨，左眼皮有點吊疤，穿了身青藍色土綢襖褲，現在都押在關帝廟裏。』胡林往關帝廟週圍兜了個圈子，但見張着三道鐵絲網，站着三道哨崗，堆着沙袋，廟門口架着兩挺重機槍，有翅膀也難飛進

去。鄧團長和張得勝被分開，監在關帝廟側殿裏。今天上午已將真寶姓名招了出來，島田班長聽說他是個中央軍上校團長，立刻鬆了綁縛，因他左腿已受槍傷，叫人抬進私人寢室裏，百般勸說。島田以前在上海虹口開着家皮鞋店，所以中國話說得甚是流利，「團長長，團長短」的說個不住。鄧團長只報以一聲冷笑，說：「島田先生！我看你還是少費點心思！我是堂堂中華民國軍人，國有國格，軍有軍規，不成功，卽成仁，爽爽快快地一刀砍了就行！你還饒舌點什麼？」島田班長無論怎樣勸不進，把臉一翻，罵着說：「鄧許國！你不要怪我沒情面！」生着氣出去，早有兩個敵軍，一臉殺氣抬了一「老虎凳」，「踏槓」等刑具進來，將鄧團長用藤條狠狠抽了一頓，剝下衣服，要上刑具。鄧團長只是一陣冷笑，閉上眼不理。島田班長在外面看着眼裏，知道已沒法奈何，嘆一口氣，跟駐軍隊長商量了一番，自雙林到嘉興有百餘里水路，押解不便，決定明日午時就地槍決。進去喝退敵軍，搬走刑具，誠懇地說：「團長如此忠烈，我們無限敬佩，不幸兩國交兵，也無法援救！還望團長賞光，明日上午能共乾三杯，爲團長餞別，團長有什麼遺言，務當設法轉達！」鄧團長聽了，一陣悲從中來，仰天一聲長嘆，想不到壯

懷未翻身先死，不禁淌下兩滴英雄眼淚。又想起諸葛武侯有兩句話：「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也就安了心，想了一想，說：『島田先生如能依我兩件事，則感激不盡！』島田班長問：『那兩件？』鄭團長說：『第一件，張得勝是我隨身勤務，並非戰鬥兵，可否發還那一百塊錢釋放他返湖南原籍，耕種度日。』島田班長毫不思索的說：『可以！』鄭團長又說：『第二件，我生為中國人，死為中國鬼，現在國民政府遠在西南，可否將我坟墓面西而葬？』島田班長也答應照辦。當下有人把鄭團長抬回監房，島田班長又派人送去一條棉被。鄭團長又要求見張得勝一面，他們也答應了，把張得勝反綁着押過來。張得勝見鄭團長滿臉血痕，左腿絡着繃帶。跪倒地上就哭，鄭團長聽得怒不可抑，大罵：『張得勝！你是中國軍人，虧你流得出眼淚！我如身邊有槍，恨不一槍格斃你！』張得勝這才止了哭。鄭團長摸摸他反綁着的手，顫聲說：『你明天可能出去，務望替我找到黃團附，托他幾件事：第一件，我這一團兵，由他帶領，有一個兵剩着，也要打下去。第二件，宋排長身弱多病，他是我患難之交，望他看我面上，多多照顧。第三件，他返湖南時，如遇到我夫人，勸她不必悲傷，好好撫養萍兒長大，將來能成爲一國家有

用人材，則我死亦瞑目。……」說到這裏，再也說不下去，張得勝早被敵軍一聲嗚吡，往外拉走，鄒團長見這四五年來形影不離的伙伴，便將從此長別，一陣悲從中來，眼眶有點濕，叮囑着說：「張得勝！要替國家忠心做事！張……得勝！」第二天，天微微一點亮，盤外崗兵，只聽得卜然一聲，開門去看時，鄒團長已撞壁自殺，腦壳破碎，一大灘鮮血中，混和着灰色腦漿，而壁上不知於什麼時候，題着四個血寫大字：

抗日到底

島田班長穿着件睡衣跑來一看，也淌了幾滴眼淚。想起帝國前途，覺得勝利遙遙無期，更禁不住悲傷。就吩咐僞維持會，購個上好棺木，向西南掘個墓坑，依禮而葬，不得怠慢於他。又下令將張得勝釋放，以踐諾言。棺木於下午三時一刻下葬，埋在鎮外義塚荒地裏。張得勝釋放出來，立刻遇到胡林，兩個人往鎮上飯館，備了桌上好酒菜，又買了點紙錠錫箔，借了付盃担，挑到墓前，哭祭了番，化了紙錠，當晚就在鎮上胡林師兄一家木匠店裏宿歇。胡林揀了塊精緻桃木，鉋個光滑，托間壁南貨店賬房，題了「湖南醴陵鄭公許國之墓」幾個字，又買了點紙錠，第二天一清早，往墓地去探望。走出鎮外

兩邊全是桑樹，樹枝上蓋了層薄霜，幾隻喜鵲棲在枝頭，「渣渣」叫着。兩個人到了義塚荒地上，突見鄭團長墓地，剩了個空墓坑，兩傍翻着堆亂泥，棺木已找個不見。

第十九回 店主仗義贈寶刀

鄭團長棺木，早於昨晚半夜，被羅三爺差人運走。羅三爺當天就聽到鄭團長遇難消息，號啕大哭，叫羅三奶奶殺隻鷄，備點好酒好菜，點了香燭，設祭招魂。羅三奶奶往菴裏買了三百「高阜經」和紙錠一同燒了，送鄭團長做回鄉路費。羅三爺脫了黑羊皮羅宋呢大衣，單穿着素色粗布短襖袴，胸前一排密扣，袴管束着腳帶，移過個蒲團，跪着拜了三拜，又斟了杯酒，默禱着說：「團長英魂有知，但願護佑國軍。早日反攻勝利，我們也有個出頭日子！」又去雇了四五个道士，誦了經懺，超度亡魂。另外備了封信，出了點錢，買通雙林鎮偽維持會，把棺木連夜運回羅家莊，擇吉地安葬。這一夜，羅三奶奶照料幾個道士茶水，整夜未睡；羅三爺往塾館裏跟何老先生商量了一會地穴，風水，

回來後又獨個人飲了幾杯悶酒，捧個水煙筒，靠火盆坐着，禦禦寒冷，一直熬到天亮。棺木運到，又撫棺哭了一番，照鎮上傳說鄭團長遺言，在離村七里一片好風水地，向西南方向掘個墳墓，依禮葬了。又撥兩畝地做爲墓田，叫那個戶，每年可不必繳納租米，只要好好看顧墳墓，不要讓牛羊踐踏，逢四時八節，備點粗菜淡酒，擺個祭案就成。那個戶自然感激不盡。又過了兩三天，已是陰曆十二月二十三日，照鄉間習俗是送灶君上天日子，那個戶做了鍋糰米圓子，祭過灶君，倉神，土地，和蠶絲姑娘，祭祖先時，又多擺付盞筷，祭祭鄭團長，正擬一家團聚，却見門外來了兩個牛人，一個是條漆黑瘦長漢子，一個是白面少年，穿了身青蓮色土綢襖袴，口音像個外鄉人。那個戶聽說是來看鄭團長墳墓的，好生歡喜，領他們看了，又強請他們吃了碗糯米圓子，才讓他們回羅家莊三爺家中宿歇。那兩人無疑是張得勝和胡林，他們第二天就回雙林而去，仍舊宿在胡林師兄的一家木匠店裏，胡林白天幫着做點活，張得勝領了張「營業票」，在離「慰安所」不遠處，擺個老烟灘，販點上好日本香烟，售給過路敵軍。兩個人早計劃着要幹出場滔天血案，才干休離開雙林。不覺間過了舊年，到了新正，陽曆也在二月初，張得勝每

天抱怨着說：『我們沒一件武器，兩個光身，能幹得出什麼大事！還不如回雙橋去，給宋排長報個信；』另一方面，六師爺是我好朋友，托他在游擊隊中介紹個職司，也不是難事。』胡林却堅主張幹出場事，然後進太湖訪尋黃團附，但每日懷着把斧頭，沒個砍處，也悶悶不樂。倒是張得勝生得機警，他說：『你用斧頭砍，將來莫要害了你師兄一家。』胡林被他一語提醒，決定上街坊去打把大刀。這時陰曆已在正月初五六，在往年正是鬧花燈時節，現在國軍西撤，百事全非，受盡敵軍漢奸欺凌，誰還有心思熱鬧，早已開了舖子營業。胡林在附近找了家鐵店，要打把大刀，店主問他：『打把菜刀還是柴刀？』他說：『兩尺長鋼刀！』那店主嚇得魂不附體，叫他找別家舖子。一連找了三四家鐵店，都是一般回答。最後找到一家破老店面，店主是個忠厚人，他聽了胡林的話語，知道是「游」字一路，把他請進屋裏，叫老婆管了店面。勸告着胡林說話要小心，他說：『這裏常有朝鮮，台灣浪人穿了便衣：在各處巡看，被他們瞧破，可不是玩的！』胡林強請他打把大刀，說：『你要多少錢就給你多少，決不短你一文！』店主被執拗不過，沉思了半晌，才說：『我家有口祖傳純鋼撲刀，可是不賣的！』胡林強要看一看，那店主一面

尋刀，一面數說着歷史：『那刀傳到如今已有三百多年，我家祖先是朝廷大員，只因崇禎皇帝吊死煤山，滿清入主中原，我家祖先率民兵對抗，死於亂軍中。遺下兩子，長子從此浪跡江湖，不知所終，次子隱居太湖邊小鎮，借名開一刃刀店，暗中製造武器，結合死黨，密謀復國，差不多繼續三代之久，才慢慢變成一刃真正刀店。而這口寶刀，正是當年所打的第一口刀，遺留子孫，作爲紀念。』胡林見那刀長不過一尺五寸，闊不及一寸三四分，滿是鐵鏽，刀口厚鈍，心想：『牛皮吹了半天，却是這樣一口壞刀。』店主見胡林瞧不上眼，拿塊磨石來磨，還沒有磨上三分鐘，突見寒光奪目，胡林想了想，試一試刀鋒，往身邊一條長凳上輕輕一砍，只聽得「拍嗒」一聲，長凳已斬成兩段。胡林大吃一驚，掏出身邊所有銀錢，湊成十元，強要買那口撲刀，店主那裏肯收，他說：『寶劍贈英雄，香粉送佳人』，古來常例，我家也是忠良後代，豈甘在敵人治下，做個順民？只因老的老，小的小，沒法奈何，才忍辱偷生；現在殺敵有人，總算也不辜負這一口寶刀！受了銀錢，怎對得起地下祖先？』又叫老婆去買了點豬頭肉，鮮魚，黃酒，替胡林餞別。胡林不好意思推却，吃個酒醉飯飽，把撲刀用塊布裹了，插在背後棉襖

裏，跟踉蹌蹌的回到木匠店裏，這時已近薄暮時分，乘着醉意，去找張得勝，在香烟攤旁徘徊觀看。張得勝肚裏明白，一見敵兵過來買烟，就嚇得雙手發抖，要買「蝙蝠牌」的，給了包「Spear」，要買包「Spear」的，又給了包「大英牌」，一個敵兵給他「拍」的一個耳光，罵着說：『零各六額，愛意各古諾，西那佛，卡烏！』（意即中國豬才買英國貨）又有個敵兵給了張一元「軍用手票」他却找了張伍元「老頭票」，那兵哈哈大笑，拍拍他肩頭說：『好——來——西！好——來——西！』又說了幾句：『阿里阿多！阿里阿多！』而去。另有個敵兵買了兩包「Spear」，還沒有給錢，他就找了五毛角票，再買了兩包，又找了五毛，那兵瞧他有點神經病，順手牽羊的又牽走了一聽價值兩三元的「三砲台」，笑得舌頭都打了結，一路跳着「狐步舞」，唱着「愛——言葉」，唱一陣笑一陣，向「慰安所」而去。又有兩個敵國軍官走過來，並沒有買烟，他就迎上去三鞠躬，待他們走過了，又是三鞠躬。那兩個軍官大為滿意，點點頭說：『好來西！好來西！』兩個人熬着寒冷，且等到一更天，瞧敵兵成羣結隊的回營。「慰安所」裏，也燈光漸稀，傳來了嚶嚶泣聲。關在裏面的所謂「嘉興孃」，「蘇州孃」，都是戰時廢去的良家婦女，其餘日

本籍，朝鮮籍的，也是強迫徵發來的陣亡將士家屬，待燈滅人散，瞧着一灣上弦月，想起身世，怎的不悲！胡林聽得心中不耐，往附近酒店滿飲了三大碗酒，跌跌撞撞的出來，閃入路旁壁角裏伺候。張得勝凍得兩頰發紅，頭頸縮入青蓮色土綢棉襖裏，坐在香烟灘旁，兩隻手只是抖。忽見剛才向他們鞠躬的兩個軍官，又醉醺醺的從「慰安所」出來，手抖得更厲害，待他們走近香煙灘時，胡林一個箭步竄上去，只見白光一閃，「卜落落」一聲，一個腦袋向東滾，白光又是一閃，「卜落落」一聲，一個腦袋向西飛；兩具死屍，十字交叉，攢倒在血泊裏。黑暗中發出一聲怪喊，奔過一條黑影，胡林認清那是剛才唱歌的敵兵，追上去向背一刀，刺穿胸膛，一交攢倒，一聽「三砲台」滾進陰溝裏，四肢伸直，像隻踏死的田雞。張得勝跟着胡林，拚命飛奔，剛走盡街巷，迎面一聲大喝，一個站崗敵兵，攔住去路；胡林把撲刀往背後一躲，上去打一個躬，那敵兵來不及問一聲，早已被攔腰一刀，切成兩段。這時後面燈光大亮，槍聲不絕，兩個人也辨不得高低，分不得東西，一口氣跑了三里，才歇一下脚，趁着月光，專揀荒徑小路，向北而去。待越過嘉湖公路，已快三更，天上月淡星寒，地上樹影依稀。張得勝辨了一下路

徑，知道向西八九里，便是羅家莊，和胡林兩個，仰空拜了三拜，向鄭團長英魂告別，仍往北直向太湖而去。走了不上三里見前面蘆葦叢叢，暗不可測，蘆葦間一片白茫茫大水，無邊無際。兩個人就在暗中摸進了一個破涼亭，和幾個叫化子，一同在內宿歇，待天破曉後，再定主意。第二天，幾個叫化子醒來，見蔣地來了兩個怪漢，一個白淨臉皮的，穿着青蓮色土綢棉襖袴，另一條漆黑瘦長漢子，一身是血，手裏握着把亮晃晃撲刀，早去通報村中保長，帶領一批莊稼漢來瞧明白。這個村中，常有各路游擊隊來往，敵軍和「蘇浙綏靖軍」也經常過路，村中居民，但求自身安全，完全是風吹牆頭草，隨着風勢倒。而那保長乘此機會，兩邊皆撈點好處，村中居民身上，也敲榨一點，儼然變了個暴發戶。他帶領一批莊稼漢，氣勢洶洶的向湖邊涼亭出發，心想：『但願是兩個逃難客民，新年新歲，也好發個利市。』到了涼亭裏，張得勝和胡林早已醒來。張得勝向叫化子借個破舊面盆，端盆冷水在洗臉。那個面盆是四五個叫化子的公有物，燒不，煮飯，盛湯，洗衣服，全在其中，他們怕這「吊眼皮」搶走這「寶物」，正在急得沒法想，見保長牽着衆莊稼漢來了，才寬下了心。保長見了胡林那口明晃晃撲刀，心中一嚇，掛下笑

臉說：「二位如果是『游』字一路，也望報明個路數，鎮上鬼子來了，也可有個照顧。」胡林見他言語和氣，老實告訴了他，並問：「這太湖中『蘇浙皖游擊隊』不知在何處？」那保長說：「太湖中東山，西山，馬蹟山，雪浪山，無處沒有游擊隊，太湖四週，更多得不計其數，獨有『蘇浙皖游擊隊』，從來也沒有聽見過。」胡林問了別人，也沒人知道，只得別了保長，往太湖邊去走了一遭，但見蘆葦叢，臨風蕭瑟，遠處天水相接，浮着幾片白雲。茫茫太湖八百里，何處去找黃團附踪跡？兩個人不禁倒抽了口冷氣，就在村中彌陀寺歇腳。彌陀寺老方丈悟善和尚，招待他們甚是殷勤，每日素菜淡酒相待，暇時也談談國事。他講起鎮江焦山禪寺，於去年敵軍進佔該寺時，寺僧三百餘人，以彈仗戒刀殺敵，後遭敵軍圍攻，全部作壯烈犧牲，言下掩面而泣；講到杭州靈隱天竺聖地，又將遭敵軍蹂躪，更是不勝悲痛。他仗着人熟，隨時幫同探聽黃團附消息。大約到第三天晚上，他聽到東山游擊隊中有個姓黃的參謀長，是個湖南人，身材長得渾圓結實，有一點兒胖，待人甚是和氣。張得勝聽得跳將起來。說：「一定是的！一定是的！」當晚雇了隻划船，準備明天天亮動身。但天還未亮，早有一小隊敵軍，漏夜從雙林趕到，將小村

密密包圍，捕捩槍殺霧島中尉等四口正兇。當時全村睡在夢裏，只有幾隻狗嚇得亂竄亂叫。保長從被窩中被敵軍一把拉出，供認了彌陀寺中宿有兩個外鄉漢子，形跡甚是可疑。敵軍小隊長把保長用繩捆了，押着引路，並下令搜索彌陀寺，不要逃走了正兇。

第二十回 老僧扁舟送英雄

彌陀寺寺門緊閉，裏面大約毫未察覺，敵軍把四週密密圍了，在寺門口及寺後菜園門口架了重機槍，一個兵從紅牆外爬進去開門，大門打開。但見對門坐着尊彌勒佛，笑個不住，兩邊是四大金剛，甚是威嚴。到了大殿，當中坐着如來佛，兩邊列着一百零八尊羅漢，兩邊側殿右首是觀世音，左首是地藏，皇菩薩。保長指點着說：「他們一定睡在老和尚禪房裏！」從大殿側門，可以瞧得見禪房，幾個敵兵，躲在幾尊土塑羅漢背後，讓保長去騙開門，保長雙手被反綁在背後，繩子牽在一個敵兵手裏，兩隻腳「抖抖抖抖」，上去叫着門說：「悟……悟善師傅！我……我求……求一根籤！」一連叫了七八聲，沒

人應答，保長發了急，說：「悟……悟善師傅！我借……借一隻碗！」一個同來的「臬協軍」翻譯，聽得不服氣，向敵軍小隊長咕嚕着說：「這個狗保長！同他們是串通的，有意假癡假呆：怎麼向和尚借隻碗，這成什麼話？」敵軍小隊長聽得大怒，把繩子一擡，將保長擡了出來，打了兩個耳括子，拔出手槍，向禪房門轟了三槍，仔細一聽，仍舊聲息毫無。一個胆大的敵兵，跑上去一脚將門踢開，「嘩唧唧」一聲，兩扇門倒將下來，裏面床上被褥疊得整整齊齊，連鬼都不見一個。保長指點着說：「他們一定躲在廚房柴堆裏。」往柴堆裏搜過了，連灶洞，毛廁，菜園，都搜遍了，仍是不見。敵軍小隊長氣得把保長打個死去活來，一定要他招出兇手着落。保長跪着叩頭如蒜，哭着說：「他們的確是在彌陀寺裏！」「臬協軍」翻譯插口問：「寺裏有幾個和尚？」保長哭着說：「一個老和尚，一個小和尚。」那翻譯冷笑着說：「老和尚逃了，難道連小和尚也逃了？」保長又哭喪着臉高聲喊：「小師傅！小……小師傅！」敵軍小隊長把他帶繩綁在大殿柱上，走出寺外，一把火將寺燒了。那保長被活活燒死在寺裏。而胡林，張得勝，悟善方丈和個小徒弟，還根本不知道這會事。他們怕碰見太湖中巡邏的敵軍汽艇，四更天就動

身，把大刀藏在船底，由小徒弟在船頭「把風」；太湖中冬霧瀰漫，伸手不見五指，水浪在船底「拍嗒拍嗒」響個不住。一路上悟善方丈講了幾段關帝顯聖，助殺日寇故事，並說村中至今未遭轟炸，全仗彌陀如來神靈保佑。船到東山鎮，還不到晌午時分，早有兩個游擊隊員前來盤問，張得勝把符號讓他們瞧了，並說從雙橋鎮團部派來，有公事謁見黃參謀長，這才放他們上岸。悟善方丈千叮萬囑的叫他們將來過彌陀寺時，不要忘了來寺裏喝杯，又買了點素食，黃紙，燈草，原船回去了。東山鎮在魚汛時節，最是熱鬧，現在住滿了從蘇州，崑山，平望，震澤來的難民，商業反比以前興盛。鎮上駐紮着三四種名目不同的游擊隊，人數近千，靠徵點漁稅，店捐，和洋廣雜貨的進口稅過日子。他們標的口號是：一不做漢奸，二不受收編，三不擾民衆；情形有點像戰國春秋時代的封建割據模樣。胡林把撲刀用布裹了，暗藏在背後，兩個人在街上逛了一陣，想揀個飯店用飯。胡林瞧見有一家中等飯館，正想進去，張得勝瞥見對門也是家飯館。當櫃坐着個老闆娘，梳着扇子頭，瓜子臉孔，一雙眼睛，甚是風騷，穿着件黑緞子絲棉襖，一雙嫩白手兒剝着蓮子，眼睛不住地向張得勝膘。張得勝拉拉胡林袖子說：『到對面！到對面！』

胡林說：「不都是一樣？」張得勝說：「對面清潔！」說着，早把胡林拖走。踏進店堂，老闖娘迎了上來，胡林把臉一黑，睬也不睬，張得勝笑顏逐開，露出金牙齒，嘻嘻哈哈，大吃「豆腐」。老闖娘見這小白臉，雖然左眼皮有點吊疤，却長得甚是不惡，且穿着身寶蓮土綢棉襖袴，大概身邊有點銀錢，親自過來招待，搶着酒壺把盞。胡林大不高興，回絕着說：「酒我們自己會斟的！」老闖娘往胡林手中去搶酒壺，胡林嚇得驚跳起來，皺着眉頭說：「你不敢動手動腳！」老闖娘見這條漆黑漢子，不攏情趣，生氣地走了。張得勝心中不樂，又不敢埋怨他，只得低聲「哦哩咕嚕」。忽又忿忿地把桌一敲，喊小堂倌添一盆菜，小堂倌問：「什麼菜？」張得勝惡聲反問着說：「你們有什麼菜？」小堂倌把鷄，鴨，魚，肉，山珍，海味，報一個齊全，張得勝一概回絕，說：「不要！」小堂倌被纏得沒法應付，老闖娘親自上來問：「來一盆時鮮醉蝦好不好？」張得勝說：「不要！」老闖娘瞞着眼睛說：「你究竟要什麼？」張得勝把她瞧了半天，笑着說：「來一盆老闖娘！」老闖娘罵了一句：「誰來跟你油嘴滑舌。」返身去管帳台，但不一會兩個人又眉來眼去，暗傳風情，把個胡林，氣得只是搖頭。他推過酒杯要小堂倌添飯，但張得勝強要給他再斟

一杯，手裏拿着酒壺，眼睛瞧向外面，把酒錯斟到小菜裏，流一個滿桌，引得哄堂大笑。這才有點不好意思，吃了不滿一碗飯，趕快走了。街上問了幾家店鋪，知道有個黃參謀長的游擊隊，駐在鎮西隊本部。到了隊本部，一個傳達把他引進會客室裏，不上五分鐘，有頭六十歲左右的老頭出來，問他們：『你們找那一個？』張得勝說：『找黃參謀長，』那老頭說：『我就是黃參謀長！不知雙橋鄭團長派你們來，有點什麼要公？』兩個人驚得面面相覷，半晌說不出話，幸而張得勝生得機警，他聽那老頭操的湖南口音，就用湖南話跟他說明了情由，那老頭沉思了一會，說：『西山游擊隊中，聽說有個中央軍的中校團附，是不是姓黃，可不知道，你們不妨去找一找看。』兩個人這才謝了出來。西山是太湖中島嶼，從東山過去，有二三十里水路，張得勝主張自己留在東山，由胡林雇條船去走一遭。胡林說：『我們兩個人同去，不是更好？』張得勝冷着臉孔說：『我們穿的又不是夾腳袴子，何必要在一起？』胡林心裏明白，張得勝已被飯館裏那個婆娘迷住，拗他不過，只得由他，自己僱條船去了。到了西山，也駐着三四種名目不同的游擊隊，找了半天，終於找到了黃傑，他在「蘇浙邊區游擊隊」裏當副司令。正司令姓單

名雄，年紀約摸四十餘歲，生得粗眉大眼，性情甚是豪爽。以前是太湖大盜，太保阿書部下，太保阿書被捕正法，部屬星散，就改名換姓，在長興縣屬開一月茶館度日，長興淪陷後，召集舊部，揭竿再起，在京杭國道上打了三次游擊，斃了七八十名敵軍，獲得一挺輕機槍，三個擲彈筒，四十餘條步槍。現在部隊約有三百餘，槍佔半數。他偶然遇見黃傑，談得投機，就請他當個副司令；經他一番整編訓練，在西山各游擊隊中，要算最爲強悍。黃傑早已聽到鄭團長在昇山慘敗消息，本來有幾個熟友在裏面的「蘇浙皖游擊隊」又不知去向，所以勉強在西山留下。但他見單雄手下，幹部毫無，其他游擊隊既無法收編，更談不上統一指揮，覺得前途渺茫，早有去意；現在聽胡林說了番鄭團長臨死遺言，更禁不得歸心如箭。他詳細問了番雙橋情況，特別問到趙章甫有沒有幹部？胡林瞠着眼睛，不懂幹部是什麼，黃傑解釋着說：『有沒有能做事的人材？』胡林說：『聽說徐祕書人很能幹，但趙章甫不信任他，趙章甫只信任一個六師爺！』黃傑聽得大笑，說：『怎麼信任六師爺！』心想：『這位趙章甫大約也塗糊得很。』又問起張得勝爲什麼留在東山？胡林把在飯館裏的情形，說了一番。黃傑罵着說：『這個王八蛋！簡直吊』

兒郎當！」黃傑今年二十九歲，長徐明健一歲，臉色健康，雙目烏亮，身材長得渾圓結實，有一點兒胖，他跟宋夢雲是同鄉，湖南湘鄉人。但與宋夢雲境遇完全不同，他對一切都抱着樂觀，過去環境也順利，父母健在，家境富裕，在長沙省立高中讀書時，最愛運動，曾出席全省運動會，作爲本校籃球選手。在高中畢業前一年夏天，到姑母家裏度了個暑假，漸漸和在女中讀書的表妹發生了戀愛，兩個人山誓海盟，打得火一般熱。雙方家長，見是「親上加親」，無不滿意，從中撮成，替他們結了婚。高中畢業後，他本想進湖南大學，在軍隊中當少將師長的舅父，堅決主張，要他考日本士官學校，那時「九一八」已經發生，他不大高興，但父母也和舅父一般主張，只得負笈東渡。後來中日關係越趨惡劣，他們在校中，也與日本同學，互相譏罵，對立。進士官的第三年，在籃球場和日本同學打了場大架，被學校當局一頓痛罵侮辱，就忿而退學歸國。此後由他舅父介紹，在北平一個大學裏當軍訓教官，暇時不是在郊外騎馬，就是在運動場汗流夾背的打籃球。直到敵人醞釀華北獨立，要求廢止華北各校軍訓，才被迫離開北平，正式加入軍隊。他的才能，其實在鄭團長之上，性情方面，也比較有修養，待人寬大和氣，尤爲

特色；胡林雖是個木匠，他聽了在雙林一夜之間，連殺四口故事，知道是一個未來出色幹部，待得像兄弟一樣。向單司令堅決表示了辭意，又交代了未了事務後，陪胡林談了一晚上的天，講了許多東京趣聞。第二天，單司令備了酒席餞行，點起一百名兵丁，揀七十條好步槍，千箱子彈，二千元現款，送黃傑做回雙橋後補充隊伍之用。黃傑感激得說不出話來，正要推辭，單司令那裏還讓他推辭，大聲說：「老黃！你不收，就是瞧不起我老單！我們雖相識不過一月，但也是心肝腸都可挖得出！只因鄭團長是莫大的忠臣，有遺言在先，才放你走了；但你走了，可不要忘了我老單！……」說到這裏，幾乎要哭出聲來，他勉強制住了，和黃傑大碗大碗的喝酒。喝到最後，大家都有了七八分酒意，單司令命令全體改用大碗，喝最後一大碗，跟黃副司令告別。幾個不會喝酒的，嚇得臉孔變色，一個書記輕聲對勤務兵說：「我不要大碗！」單司令見那書記面前是個小杯，勃然大怒，把個小杯擲得粉碎，罵着說：「你這個狗娘養的！不用大碗，我砍你的腦袋！」大碗酒都斟滿了，全體一乾而盡；互祝前途珍重，敬禮告別。兵丁，槍彈，早已分裝在五條大船裏，黃傑恐在太湖中撞見敵軍汽艇，命令五條船散開掩蔽，待天黑後，分途合

進，限在三更天以前在太湖南岸指定地點集合。又派胡林另雇條小船，往東山去找張得勝，他說：『你告訴他，男子漢大丈夫，被個女人迷得神昏顛倒，像個什麼樣子？鄭團長臨終前，叮囑他要爲國家忠心做事，他到底做的什麼事？』胡林出發後，北風一陣緊一陣，黃傑吩咐士兵往岸上運動運動，不要躲在船裏挨凍。自己躺在艙裏，瞧一張上海出版的「文匯報」，據報上消息：津浦路北段，泰安，曲阜，兗州，已先後失陷；津浦路南段，鳳陽，蚌埠，臨淮關，我軍亦轉移新陣地，另有一路敵軍企圖圍濠城，出商邱，切斷隴海線，截徐州四十萬大軍歸路，華中戰局，已至最嚴重階段；閉目凝思了一會，不覺嘆了口氣。到晚上，北風更緊，天空一片淡墨水顏色，飄了幾絲雪花，湖上煙水茫茫，極目無際，想起唐詩中崔灑詩句：

日暮關鄉何處是？

煙波江上使人愁！

想起家中父母妻子，禁不得動了鄉思，就命令士兵下船，張起風帆，將船開了。在船中對他們講了番國家危難和國民責任。船行了五六里路，天色全黑，士兵們擠作一團，

沉沉入睡。到三更天被叫醒時，已到了浙江地界的太湖南岸；敲開村中一戶人家的門，點了燈在內休息，士兵們在屋外燒點片柴取暖，不消半個鐘點，五條大船全到齊，胡林和張得勝趁着小船也到了，黃傑罵着說：『你這個王八蛋！簡直吊兒郎當。』張得勝嘻嘻皮笑臉的應了幾聲『是！』黃傑摸出張地圖，思擬了一番，命令一個姓戚的連長，在四更天前越過嘉湖公路，率領部隊在離雙橋鎮東十里的李村集合，聽候調遣；又委張得勝爲少尉連附，命令他往雙橋走一遭，斟酌情形，叫宋夢雲和六師爺去探探趙章甫口氣。自己帶個衛兵，和胡林於天亮後到羅家莊去看鄭團長墓地，太湖岸邊離羅家莊不遠，約走了一個鐘頭，到了羅三爺家裏。一個小丫頭來開了門，胡林問她：『三爺可在家？』那大丫頭一語不答，慌慌張張地走了。走進院子，兩邊窗門緊閉，一個人也不見，只有棵石榴樹，孤單單在風中抖索；胡林見客廳內爐掩着，跑上去往裏一推，突見有件東西，擺在裏面。

第二十一回 張得勝雙橋讌舊友

黃傑跑上去一看，客廳當中放着口烏漆檯木，面前設着靈台，放了紙錠，香燭，瞧牌位上字樣，大約是胡林所說的羅三奶奶壽域。往廚房裏把小丫頭找來，仔細問了，才知羅三爺於去年陰曆年底，被南潯敵軍捕去，至今尚生死不明；羅三奶奶受了驚嚇，又終日啜哭啼啼，悲傷過度，於陰曆正月初四日故世；幸而羅三奶奶在世時，爲人賢慧，與鄰舍感情甚好，由他們含淚殮了。而羅三爺已由何老先生往南潯託他女婿向羅持會設法，大約過幾天可有個回音。黃傑當即派胡林往南潯走一遭，並把他的一口純鋼摸刀繳下，免得惹出是非。自己去看，看鄭團長墳墓，到下午六時，越過嘉湖公路，直奔李村而去。李村部隊已被趙章甫派人監視行動。戚連長氣得暴躁如雷，等候着張得勝回音，如張得勝向趙章甫交涉無結果，準備開火。張得勝到雙橋後，立刻往張鎮長家中找六師爺，突見裏面空無所有，像個破廟。張鎮長已帶了張太太避難去重慶，把傢俱什物，寄

在親戚家裏，只留個老金，看管房屋。鎮長一職，已由六師爺升任，六師爺另外又兼了個「浙西游擊第二天隊參議」的差使，聲勢更加顯赫；但模樣兒還沒有改，依然穿着玄色老布舊羊皮袍子，白天在鎮公所原址辦公，晚上回西街王小寡婦燒餅店裏宿歇。張得勝到了鎮公所裏，六師爺見好朋友回來了，歡喜得眯着眼睛笑嘻嘻，一個一聲「六師爺」，一個一聲「張得勝」，談得煞是親熱。張得勝聽說六師爺有了老婆，一定要去瞧個明白，六師爺就陪着他往西街而去，一路介紹着說：「我這個婆娘，雖然年紀大了幾歲，生得白倒白的！」張得勝一雙眼睛橫瞟過去，笑着說：「老水牛！你不要吹牛！」六師爺見他不相信，腳頭如飛，催着說：「快走！快走！如果我吹牛，讓你「吃生活」！」到了燒餅店裏，王小寡婦正在做中飯，她見來了客人，迎了出來。張得勝仔細瞧着，見她面孔又寬又大，像把芭蕉扇，擦了臉白粉，一雙眼睛，甚是風騷，身上穿的是蘋果綠綢襖袴，脚上是雙紅緞鞋子，年紀大約有三十五六；心里兀自暗笑。王小寡婦被瞧得有點不好意思，把頭低了下去，六師爺介紹着說：「這是我好朋友張得勝，你怕什麼羞？」王小寡婦把鼻子一捏，一個耳括子，撒着嬌罵：「老水牛！你怎麼知道我怕羞？」六師爺眯着

眼笑嘻嘻，摸着火辣辣的臉孔說：『痛快！痛快！』王小寡婦把張得勝待得甚是殷勤，「叔叔長」，「叔叔短」的叫得親熱，張得勝的一雙眼睛，也向王小寡婦上上下下醜個不停。六師爺看得心裏有點吃醋，說：『張得勝！我們還是到阿七酒店裏去喝杯酒！』王小寡婦說：『把酒打到家裏不是一樣？』六師爺生着氣說：『我們偏要在外面喝！』王小寡婦趕過來要跟他打架，六師爺一看勢頭不對，拔脚就逃。張得勝露出粒金牙齒，笑得腰都酸了；跟着走出店外，瞧着六師爺笑。六師爺覺得自己在張得勝跟前失了面子，把袖子一捲，兇狠狠的在門外罵：『你這狗婆娘！再裝潑請你「吃生活」！』走到太平橋頭，許多人圍着在看佈告，內容不外乎是催完錢糧，勒繳捐稅，看的人免不了一番唉聲嘆氣。張得勝在小學裏唸了三年書，識得不滿五百字，也無心細看；在路上把黃團附託六師爺到趙章甫跟前探探口氣的事，說了一番。六師爺眉頭一皺，抓抓光頭皮說：『這事情難辦！還是叫宋排長託徐祕書設個法兒。』張得勝問明了宋排長地址，叫六師爺在阿七酒店裏等，自己去把宋排長叫來，一同喝杯酒，商量個辦法。結果，宋夢雲已往「進士第」王爾基家裏去談開天，找個不見，張得勝就獨自去找徐祕書，徐明健見張得勝行

動有點吊兒郎當，不大理會，這才發了急，又往「進士第」走去。宋夢雲這幾天差不多每天在「進士第」裏，他已聽從王爾基勸告，準備開始學英文，王爾基又勸他不要吹洞簫，還是學口琴，他說：「世界上樂品，第一要算披婀娜，第二要算該太，第三要算曼陀鈴，第四才是鋼琴，口琴；至於胡琴洞簫，根本不是樂器。」於是他又託何副官去嘉興時，買一支口琴。自己先跟王爾基學會了一首「再會吧！巴黎！」。今天王爾基突然心血來潮，說決定到山西省打游擊去，宋夢雲心中一急，說：「我英文誰教呢？」王爾基嘆口氣說：「沒辦法！我不能在這裏浪費光陰！這種土匪游擊隊我實在看不入眼！領袖是個官僚，祕書是位裝飾品，沒有一個人是用的！最妙的還是那位何副官，他借了我對門隣舍七八條巷子，賴着不還，今天我遇見了他，老實不客氣，把他批評了一頓。他急得跳起來，口吃着說：「我剛……剛才說過……天遠他的！」你看！連一句話都說不清楚，也叫個「副官」！」王爾基又譏笑了一陣，張得勝已走了進來，王爾基一晌認定張得勝已「無藥可救」，也不與他招呼，往廚房裏去催丫頭開中飯。宋夢雲聽說黃附已到李村，決定去見他，來向王爾基告別，恐怕以後再無機會相見，心裏有點悲傷，摸出日記

本，請他題字，留個紀念。王爾基回到書房裏，用鋼筆寫了幾行英文：

To dear Soon:

While study, don't forget to save our country.

L. C. Wong.

宋夢雲紅紅臉說：『我不懂英文。』王爾基說：『這最淺也沒有，翻成中文，就是「讀書不忘救國」。』宋夢雲和張得勝走出「進士第」，又碰見蘇光庭，一同邀往阿七酒店喝酒，路上張得勝把鄭團長遇難，胡林在雙林殺翻四口敵軍，和往太湖訪尋黃團附的事詳細說了。到阿七酒店裏，六師爺已叫阿七嫂生個火盆，一隻腳攔在長凳上，兩隻袖子一卷，剃着金葉蛋，已喝個爛醉，光頭皮流着汗水，嘴裏還不住喊着：『酒要燙得熱！酒要燙得熱！』阿七嫂拿起把芭蕉扇，「拍嗒拍嗒」拚命搗風爐。張得勝眼睛釘住着阿七嫂背影，問着說：『阿七呢？』阿七嫂回答：『睡在房裏。』張得勝喊着說：『阿七！阿七！』喊了七八聲，聲息全無，不覺生了氣，罵着說：『這個爛紅眼睛，好大的架子！』阿七聽得再也忍不住，伸出個戴着獅鬃帽腦袋來，惡狠狠的回了句：『我不跟你們開』

口！』張得勝弄得莫明其妙，說：『這倒奇怪！我第一天回雙橋，就生我的氣！阿七嫂說：『阿七有點『鈍頭脾氣』，你們最好不要理他！』六師爺揩着汗插上來說：『我早已說過，阿七不做漢奸，是無天理！』不覺腳趾熱得有點發癢，剝了鞋襪，露出隻黃黃肥腳，不住的捏，捏了一會，又去剝茶葉蛋。蘇光庭皺眉頭，心想：『這隻老水牛！一點不講衛生。』六師爺見蘇光庭心中不樂，把茶葉蛋往他嘴裏送，眯着眼笑嘻嘻的說：『蘇軍醫！我看你心事重重，吃我這個茶葉蛋，包你交桃花運！』蘇光庭連連拒絕，說：『不衛生的！不衛生的！』六師爺奇怪着：『怎麼？交桃花運不衛生的？』蘇光庭恨恨地說：『這個茶葉蛋不衛生的！』六師爺見自己失了面子，大不高興，說：『我從來不講衛生，却吃得心廣體胖，你太講衛生，怪不得要生胃病！』說着，又用手去捏腳趾；突然，眉頭一皺，捏破了一個水泡，嚷着說：『痛快！痛快！』蘇光庭看得只是搖頭。借個緣由，退席要走。宋夢雲說：『我們把事情商量好了再走。』蘇光庭說：『除了六師爺誰也沒有辦法，有什麼可商量的！』大家覺得這話也不錯，就由張得勝把酒錢分了，請六師爺去見趙章甫，他們在這裏等回音。六師爺心想：『黃團附，張得勝，都』

是老朋友，總得賣點面子。」就穿了鞋襪，搖搖擺擺的走了。六師爺走後，蘇光庭不住的埋怨：「這隻老水牛！簡直一點不講衛生。」阿七聽見「申公豹」走了，也穿了件窄袖管竹布長衫，攔腰縛着條假羊毛圍巾出來，爛紅眼睛充滿了惡意，怨罵着說：「別人都會死，爲什麼這隻「申公豹」不會死的？」又向蘇光庭說：「這隻「申公豹」的確有點賊骨頭脾氣！現在做了鎮長，游擊隊裏又當「參議」，去年掛了十一元二角五分賬，一錢不還！」張得勝見好朋友被人侮辱，有點不高興，說：「你當面爲什麼不討？」阿七嫂插上來說：「這隻老水牛！動不動就請人「吃生活」，當面討還不是挨一頓揍！」蘇光庭是個老於世故的人，一言不發，五隻指頭在桌上「的勒卜落」一陣敲，唱了段京戲。三個人直等到天黑，還不見六師爺回來，急往隊本部門前去瞧了一番，依然影踪也不見，張得勝說：「一定在燒餅店裏！」三個人急忙回頭往西街走，還未到太平橋，前面形勢緊張，交通已告斷絕，有一百餘名部隊，全付武裝，忽忽通過，蘇光庭瞧見帶領部隊的是第二中隊長，廣東人潘耀斌，喊住了問緣由，潘中隊長粗聲粗氣的說：「往李莊打土匪！丟那媽發海！」三個人嚇得面無人色，待部隊通過了，一口氣跑到西街燒餅店裏；

却見徐明健和何進也在找六師爺。徐明健匆匆地說：『週圍二三十里外便是敵人，隨時隨地都有遺「掃蕩」威脅，怎麼還可以自己人打自己人？這事情只有托六師爺去說個情，我簡直沒辦法！』宋夢雲他們三人，不覺也嘆了口氣。天更暗下去，只見六師爺回來，何進是個性急的人，再也等不得，顧自走了。等到一更天，敲更的走過了，六師爺還沒有回來。

第二十二回 六師爺昇山打游擊

六師爺於下午見了趙章甫後，趙章甫派他雇一條船，往李村去探探黃傑口氣，瞧瞧他有點什麼陰謀？六師爺雇了阿喬的船，不上一個鐘點，到了李村。戚連長疑心張連附已被扣押，勃然大怒，叫部下把六師爺用繩綁了，押在屋裏，如趙章甫部下敢開一聲冷槍，立刻砍下他的腦袋！六師爺嚇得魂不附體，中午所喝的酒，完全嘔出，尖着耳朵，聽外面有沒有槍聲；直到天黑後，黃傑回來，才把戚連長斥罵一頓，鬆了六師爺綁縛，

笑嘻嘻把他待得甚是客氣。六師爺想：「額角頭連總算還高。險兒砍了腦袋！」又不住的埋怨着說：「這位老粗，完全不懂人情世故，一點不講面子！」黃傑又賠了許多不是。晚飯後，黃傑問起浙西游擊第三大隊中誰當的軍需？六師爺聽到談起軍需，發了許多牢騷，黃傑笑着說：「老兄當軍需最是拿手，趙章甫那裏懂得用人！」臨走時，黃傑提出了幾條與趙章甫部隊合作辦法，託六師爺設個法兒，他說：「大家爲了抗日救國，什麼事都可合作，我黃傑吃虧一點也不要緊！如各人爲自己打算，將來還不是同歸於盡！」六師爺拍拍胸脯說：「包在我身上！包在我身上！」告別了黃傑，趁着月亮光，通過了警戒線，叫阿喬搖船回去。到雙橋已一更時分，趙章甫還不曾睡着，坐在桌前摸着八字焦黃鬚子發愁，一對骨溜溜眼睛神采毫無，臉色更顯得蒼老。他想用點術數，攏絡攏絡黃傑，但想起他幹才比鄭許國還強，又怕倒被他利用，只是想不出一個兩全辦法。不住地嚷着說：「傷腦筋！傷腦筋！」六師爺回來後，把黃傑說得天花亂墜，幾條合作辦法，也說得甚是動聽，趙章甫冷笑着說：「老弟！你不要被他們利用，他們嘴裏喊「抗日，抗日，」無非是想把你的部隊，槍支「抗」走！」又嘆口氣說：「明明是想擴充勢

力，偏說是跟你合作，真真傷腦筋！」六師爺不服氣，辯白着說：「合作總是對的！」趙章甫把桌一拍，大發憤懣，說：「只有合併！沒有合作！誰說合作，我就砍他的腦袋！」六師爺覺得自己大失面子，垂頭喪氣的出來；門外北風括得緊，冷得身子只是發抖。回到西街燒餅店裏，但是店門虛掩着，裏面張得勝在跟王小寡婦談話，六師爺心裏有點吃醋，皺皺眉頭說：「張得勝！你怎麼還不走？」王小寡婦插上來說：「人家等了你老半天，你在外面混個鬼事！」六師爺沒好聲氣的回答：「我在外面亂搵頭！你便怎的？」王小寡婦氣得心胸都要炸裂，跑上來跟他打架。張得勝趁這機會溜走，往宋排長處宿歇。六師爺身軀雖然高大肥胖，其實虛有外表，經不得王小寡婦三拳兩腳，早被捏住鼻子，打了幾個耳刮子，六師爺摸摸火辣辣的臉孔，拔脚就逃，王小寡婦乘勢將店門「砰」一聲關住，恁六師爺在外面怎麼哀求，也不開門。六師爺氣得把袖子一捲，提起兩個肥拳頭，「砰嘣嘣落」一陣亂敲，罵着說：「你這狗婆娘！明天請你「吃生活」！」悻悻地走了。這時已近三更天，萬籟俱寂，街上暗洞洞的不見一條人影，幾隻獺狗皮也在街角，睡得甚是甜蜜；只有個六師爺還在街上「擺擺擺擺」，找不到一個歸宿處。他

瞧天上一鉤新月，數粒寒星，無垠宇宙，深不可測；忽想人生一世，宛若大夢。自己沒一家親戚。又沒一個兒子，娶個不賢婦人，動不動就捏住鼻子吃耳光，做人還有什麼趣味！就回鎮公所，熬着寒冷，坐了一夜；第二天清早晨往隊本部請求趙章甫發一支步槍，要往昇山打游擊。趙章甫聽得大為驚訝，說：「老弟，你莫不是開玩笑？」六師爺正經着臉說：「打游擊怎麼會是開玩笑？」趙章甫問他要發撥幾名部隊？他却一個也不要，雇阿喬搖隻船，把步槍用油布包紮了，掛在船底。船頭放了幾口空麻袋，自己又向別個船戶借了張「良民證」。張得勝，宋夢雲，蘇光庭，聽到這消息大吃一驚，跑到船埠來送行。張得勝笑着說：「老水牛！你連槍都不會開，能打什麼游擊？」宋夢雲也勸了一陣，那裏勸得轉。蘇光庭叫阿喬慢一點開船，讓他回營務所去拿一點紗布，綑帶，他說：「受了傷，用繃布條措，不衛生的！」六師爺咕嚕着說：「死掉算了！還講什麼衛生！」張得勝見船頭擺着一瓶青葱，圍着張紅紙條兒，傍邊放着幾口麻袋，問：「麻袋幹什麼？」六師爺說：「裝勝利品用的！」這一說，大家都笑了起來，想不到六師爺倒有這麼大野心。何進換了身便衣，佩了張「良民證」，趕來搭船，他要到昇山去買一點電池，鉛絲，

油布。宋夢雲關照着說：『何副官！不要忘了替我買口琴！』何進應了聲，跨進船裏，阿喬見何進來搭船，大不高興。正要開船時，王小寡婦哭哭啼啼的趕到，六師爺睬也不睬，叫阿喬把船開了。雙橋到昇山有二十五里水程，行了一半路，已到中午，天上出了猛太陽，六師爺覺得穿了玄色老布舊羊皮袍子有點熱，解開了幾粒鈕扣；何進瘦小身子怕冷，坐在船頭蓆袋上晒太陽，又摸着葱盆上的紅紙條兒玩。阿喬瞧見了，聲色俱厲的喊着說：『你不要碰它！紅紙條被你一碰，不吉利的！』何進是個老實人，也不與他計較。船又搖了一程，阿喬把船靠了岸，劈柴塊生火，在鍋裏放了清水，燒了兩碗麵；又在船頭葱盤裏摘了兩片葱，洗個乾淨，切成絲放入碗裏。一碗請六師爺，一碗自己吃。何進看得有點忍不住，說：『船老大！你回一碗麵我吃，多少錢決不短你一文！』阿喬搖搖頭說：『不賣的！』何進說：『你不是有麵多着；街上賣五分，我給你兩毛！』阿喬硬聲的回答：『出兩百塊錢，也不賣的！』何進見這老頭子難惹，硬把氣耐下了。兩個人吃完麵，船又向昇山出發，半路遇見幾條航班船，都掛着小太陽旗。阿喬跟六師爺談了點閒天，又問起王小寡婦，六師爺生着氣說：『這婆娘不是人生的！』他又數說了

王小寡婦許多壞處，阿喬也聽得嘆氣，心想：『女人都是壞的！』這一想，船也越搖越沒勁。何進潑了急，催着說：『船老大！快一點搖！』六師爺慢吞吞的說：『你性急點什麼？』阿喬一言不發，用盡老力，提了七八槳，用竹篙一撐，把船往岸邊靠了，請何進上岸。何進不認得路途，不願上岸，陪着罪說：『算我說錯！算我說錯！』阿喬却一定要他上岸，何進怨着說：『這個長頭頸，爲什麼脾氣這樣固執？』六師爺跟他咬耳朵，輕聲告訴他：『他老婆被一個洋貨店信拐走的。』何進氣得跳起來：『那跟我有什麼相干？』阿喬在船梢咕囔着說：『洋貨店信都是壞的！』何進沒法，只得上岸。船搖到昇山，早有個僞警前來檢查。到了街上，房子燒得零零落落，市面毫無；維持會在收買蠶繭，稻米，羊皮，另外只是些販買東洋貨的零星小攤。六師爺問了番蠶繭，羊皮價格。又買了點香烟，火油，毛巾，白天坐坐茶館，晚上睡在船裏；到第三天，已是二月十一日，瞧湖州運來的漢奸報：日軍先鋒部隊，已抵徐州城郊，蚌埠維持會成立，湖州日憲兵隊長，限令各鎮維持會嚴緝抗日份子，凡查有實據者，當地斬決。六師爺想：『只要出點銀子，讓點面子，總有個法子！怕什麼！』叫阿喬僱了船，自己放心大胆的到街上酒店裏去喝

酒，喝個爛醉，回到船裏睡覺。一覺醒來，天已全黑，只聽得街上人聲雜亂，跑上去一看，是個敵國酒醉軍官，七顛八倒的跌來撞去，看見女人，就喊着要：『心交！心交！』嚇得店家把燈吹熄，人都逃完。六師爺呆呆的站着看，那軍官過來將他一把抱住，嚷着說：『心交！心交！』六師爺嚇得心胆俱裂，掙脫了，拔腳就逃，躲入船裏。夜漸漸深，只賸那醉漢在街上，瘋瘋顛顛，附近店家門都關了，六師爺瞧左右沒人，拿了口蓆袋上岸，往他頭一套，攔脚一提，那軍官腳兒朝天，頭兒朝地，已被灌進袋裏，大聲叫喊：『衣篤切哦確來！確來！』（意即救命）六師爺那顧得他叫喊，袋口一束，背了就走。

第二十三回 趙章甫計陷黃傑

到船埠邊，把蓆袋往河裏浸了五分鐘，才沒了聲息；幸而附近沒有別的船隻，也無人瞧見。阿喬幫着把蓆袋拖進船艙裏，淋得一船是水。解開袋口，兩隻腳已僵得筆直，六師爺恐怕他活過來，袖子一卷，提起兩個肥拳頭，在腦壳上，沒頭沒腦打十七八拳，才

放心大胆的脫下蓆袋，將黃呢軍服，襯裏衣袴，皮鞋，手錶，一一剝了，賸個赤裸裸屍體，由阿喬往岸上搬塊大石頭，一同灌進袋裏，沉入河底。月亮從樹梢升上來，河水泛濺着白光，兩岸枯草，發出瑟瑟風聲，遠處有個打更的經過。船搖出鏡外，一個偽警用手電筒往船上照了一番，見沒有什麼放他們過去。回到雙橋時，正當半夜，哨兵認識是六師爺，毫未留難。船在西街河埠靠了岸，阿喬幫着把濕淋淋的黃呢軍服，襯衣袴，和皮鞋，香煙，火油，毛巾，肥皂等物，搬進王小寡婦燒餅店裏。王小寡婦看得眉花眼笑，把六師爺待得甚是親熱。燒盆熱水，親自絞毛巾替他洗臉，乘勢將他臉龐上兩塊黑肉一捏，一雙驕眼橫瞟着，撒着嬌罵他沒良心；六師爺恐怕她捏住鼻子吃耳光，心中一嚇，王小寡婦却把張芭蕉扇臉孔湊上去，「啣」一聲，親了個嘴。六師爺歡喜得眯着眼睛笑嘻嘻，心想：『那裏要來這樣一個好婆娘！』把剝來的手錶也送了她。王小寡婦看得百歡喜，替他燒點心吃，又拿酒壺到阿七酒店裏去打酒。六師爺勸阻着說：『半夜三更，還打什麼酒？』王小寡婦說：『你歡喜喝酒的！』說着，關門冒風出去，打來了半斤燒酒，又買了點茶葉蛋，苜腐干，兩個人一直飲到四五天。王小寡婦收拾着碗盞，六師爺一壁

解着玄色老布高羊皮袍子的扭扣，一雙醉眼朦朧的唱「桃花宮」：

寡皇酒醉桃花宮，噹噹噹！

韓素梅生來好面容，噹噹噹！

王小寡婦也細着喉嚨唱着唱：「寡皇酒醉桃花宮，探探探！」於是一個「噹噹噹」，一個「探探探」，兩個人又打成火一團熱。第二天天剛亮，燒餅店外，人圍了一大羣，消息已被阿喬傳開去，鎮上人爭着來聽個明白。王小寡婦只得披衣起來，坐在被窩裏罵着說：「老娘還沒有睡醒！吵你個鬼！」六師爺也半個光頭露出八幅綢襪外，睡得迷迷糊糊。開了門，人像潮一樣擁進來，幾呼要把個燒餅店擠破；王小寡婦拿出濕淋淋的黃呢軍服，襪裏衣袴，皮鞋，讓他們瞧了，自己燒盆熱水洗臉，擦粉，穿上了紅緞鞋子。長頭頸阿喬擠開衆人，把一支油布包紮着舊步槍拿進來，幾個婦人偶然往他身邊一擠，就破口大罵，宋夢雲，張得勝，蘇光庭，徐明健，王爾基，聽說六師爺在昇山宰翻了一口敵軍軍官，都趕來看他；何進也來了兩次，說趙大隊長中午在隊本部請客，邀他出席。張得勝又告訴他，今天趙大隊長是請黃團附的客，雙方合作辦法，於昨天已由徐祕書，潘

中隊長，趙大隊長外甥三人，跟黃團附商量妥當，今天趙大隊長請他們四個人吃頓飯，把這件事結束。六師爺把衆人趕出店外，只留下宋夢雲，張得勝，蘇光庭，徐明健，王爾基等幾個人。徐明健要跟趙章甫商量合作後的詳細辦法，先走了。徐明健走後，王爾基又把他批評了一番，對黃傑也表示不滿意。他認爲跟趙章甫合作，是向官僚投降，他說：『向個官僚投降，游擊戰還有什麼前途？我們的祕書老爺既不能幫助士兵產生自己的領袖，又不能把那官僚說服！三套戲法變窮，却拉個黃團附來合作！合作的結果，無非大家變了「游而不擊」，這就是我們祕書老爺幹政治工作的成績！你們對祕書老爺有什麼意見？』蘇光庭是個老於世故的人，一言不發，宋夢雲因買不到口琴，已不快活了幾天；現在見王爾基抱着別人都行，只有他行這種態度，也懶得開口。張得勝在跟王爾基談天，王爾基的話一句也沒有聽進，六師爺本來想跟王爾基搗一頓蛋，他要聽張得勝跟王爾基談點什麼，也與蘇光庭一樣，不多嘴。王爾基見沒人理會，心想：『跟你們說話，簡直是浪費光陰！』生着氣走了。蘇光庭邀大家到阿七酒店裏去喝杯酒，替六師爺道個喜；大家都同意，往太平橋走去。路上六師爺皺皺眉頭對張得勝說：『張得

勝！你怎麼這一點不講面子？」非得勝問他爲什麼？他又不開口。剛過太平橋，何進追上來，他說黃團附已到了隊本部，趙大隊長叫他立刻去；蘇光庭也不強留，讓六師爺隨何進走了。到了隊本部裏，酒席已經開始，只見趙章甫外甥。趙章甫今天換了件古銅色軟緞袍子，黃傑也換了身黃呢軍服，但沒有佩肩章，符號，皮帶，不像鄭團長那樣穿得整整齊齊；徐明健還是老樣子，穿着藍布長衫，布鞋，一張長圓蒼白臉孔，頭髮亂蓬蓬的一堆，眼睛沉毅堅定，却又和善，還有一個是短小結實，穿着灰色棉軍服，兩眼有點兒光，六師爺不很熟悉。那是第二中隊長潘耀斌，廣東新會人，家裏開着月牛肉店，「八一三」發生後，自動投軍出來的，年紀比徐明健大一歲，與黃傑同齡，二十九歲；也是一個直心直肚腸的好人，只不過性子粗一點，向他說幾句好話，割了頭送你都願意，向他搭一點架子，一聲「丟那媽發海」要跟你打個明白。本來在軍隊中當機關槍連連附，上海撤退後，跟隊伍分散，流落在嘉興，趙章甫用術數把他攏絡了一番，他就把趙章甫感激得如再生父母，充任了第二中隊長。他認識六師爺，跟黃傑，徐明健一同起立讓座，趙章甫却告倒罪，把六師爺邀進私室裏談幾句話，這幾句話一談，六師爺嚇得呆若木

鷄。原來趙章甫根本無誠意與黃傑合作。二月八日黃傑部隊開到李村，他立刻下令監視，並加派第二中隊增援，第二天，徐明健痛哭流涕的勸了他一整天，他却一切不顧，傳道手令給潘中隊長，限令在夜間十二時以前，把黃傑部隊全數繳械，那知潘耀斌聽了徐明健勸告，只開了幾響朝天槍，不給個理會！這把趙章甫氣得一佛昇天，二佛出世，趕派第三中隊與第二中隊調防，第三中隊長却與潘耀斌採取一致行動，請求趙大隊長接受黃傑合作建議，徐明健也又來痛哭流涕的勸個不休，連他外甥都當面「嘔哩咕嚕」，批評他舅父疑心病重。趙章甫見部下沒一個可信的，心中一惱，使出狠辣手段，將徐明健逮捕，並聲明：『任何人建議合作者，一律槍決！』潘耀斌氣得帶領部隊，趕回雙橋，一路罵着：『丟那媽發洩！』要開槍打死趙章甫。第一三兩個中隊長，也裝着假癡假呆，不聽趙章甫調動。趙章甫一瞧，形勢惡劣，那個短小結實的廣東佬，又兇狠狠的持槍攔進來；急忙掛下笑臉，把他請進屋裏，下令釋放徐明健，答應合作建議，並說了許多好話，潘耀斌見趙大隊長的確是個好人，才懊悔自己行動太粗，把手槍放入腰裏，紅紅臉說：『你若就早如此，我割了頭送你都願意的！』於是趙章甫提出了三個條件：一，不准

另立名目。二，不准自籌餉款。三，不准擴充勢力。如這三個條件辦得到，答應委黃傑爲浙西游擊第三大隊副大隊長，部下改編爲第四中隊，委戚連長爲中隊長，宋夢雲爲副中隊長。並派徐明健，潘耀斌和他外甥前往接洽。三個人於昨天早晨動身。動身前，趙章甫把外甥叫進屋裏，「外甥長」「外甥短」，待得甚是慇懃，談到後來，才聲音裏帶點淒楚，感動地說：「在這裏只有你是我親人！其餘沒有一個可信任的！我待潘耀斌總算不錯，他却拿着手槍要打死我！當我面前，兩隻眼睛兇狠狠的罵我：『丟那媽發海』！」說到這裏，心裏一陣悲酸，一張老臉上，全是皺紋。又摸摸八字焦黃鬍子，嘆着氣說：「徐祕書受黃傑利用，他又受徐祕書利用！」「傷腦筋」！「傷腦筋」！最後他叫外甥去李村時，假裝跟他們是自己人，主張把他逐走，或想個法子，串通那幾個老軍醫，一服藥把他毒死，看他們如何話說？再回來詳細報告他。三個人去了一整天，到天晚才回來，黃傑對於三個條件，完全接受。趙章甫把外甥叫進屋裏，親自替他倒茶，拍拍他的肩膀說：「你詳細報告我！說得輕一點，不要讓人聽見。」他外甥說：「黃傑對於合作，完全是誠意，他說以後要絕對服從趙大隊長的指揮，多做點訓練部隊工作，大家爲了抗日，

必須要真誠合作。「趙章甫不待他說完，氣得把桌一拍，大發憤懣，怨着說：『你這位外甥皇帝，毫無用處！真真「傷腦筋」！』」又捏着手說：『滾蛋！滾蛋！』他外甥被罵得流下淚來，也不跟他舅父告別，當夜捲舖蓋回家去了。趙章甫聽說外甥逃了，心裏更悲傷；今天聽說心腹六師爺回來了，才邀他進私室談幾句話，把心事和盤托出。他決定把黃傑，潘耀斌灌醉酒後，綁出刑場槍決；徐明健跟自己有點「歷史關係」，饒他條性命。又拿出三千元現款，一千元送六師爺，兩千元托他去李村走一遭，收買戚連長。六師爺自出娘胎以來，從沒有見過這樣多鈔票，歡喜得眯着笑眼嘻嘻，拍拍胸脯說：『包在我身上！包在我身上！』趙章甫見六師爺要走了，戀戀不捨地說：『老弟！只有你是我自己人！事情成功後，我們結拜個兄弟，軍需一職，也要老弟幫個忙！』六師爺把三捆鈔票，納入懷裏，走出大門，腳頭如飛。黃傑見趙章甫老半天不出來，心裏有點懷疑，又見六師爺不打個招呼，忽忽奔出去，心裏更懷疑。趙章甫告個罪，笑着說：『像六師爺這等怕老婆，世界上着實少見！他向我借錢，替老婆娘打隻金戒指，我叫他喝了酒走，背過身就溜個不見！』黃傑這才放下了心，安安心心的喝酒。趙章甫滿臉笑容，

酒勸得甚是慇懃，黃傑想把關係弄得好一點，不好意思推却，到後來實在支持不住，藏過杯子推辭，趙章甫把軟緞袍子袖管一卷，生着氣說：『老弟！將酒待人，並無惡意！我們初次見面，怎不可多喝幾杯，結個交情！』黃傑想不到趙章甫有這等爽直，又喝了幾杯。潘耀斌見趙章甫一點不搭架子，親自替他斟酒，又對他說了許多好話，恨不得把頭割了送給他，一杯又一杯的，早已喝個爛醉如泥。徐明健本來不會喝酒，他見改造游擊隊工作，已進入新階段，免不了有一番歡喜，自告奮勇地說：『我本來不會喝酒的，今天一定要喝個爛醉才干休！』趙章甫稱贊着說：『勇敢！勇敢！』不住的替他斟酒。喝了兩個鐘頭，幾個人都有點頭重腳輕，站脚不穩，忽聽得外面一陣槍聲，都愣住了，把酒嚇個半醜。趙章甫喊何副官，何進却找個不見。門外槍聲更緊，一陣風竄進一條漢子，那不是別人，正是「活閻羅」胡林，背上插了把純鋼樸刀，滿臉殺氣，他拔出盒子炮，一聲喝：『不准動！』把個趙章甫嚇得面變土色，嚷着說：『傷腦筋！傷腦筋！』

第二十四回 潘耀斌醉打胡林

胡林見大家站住了，一個箭步跳上去，抓住趙章甫頸頭，一把提起來，將明晃晃撲刀往他頸上一橫，嚇得幾個衛兵不敢開槍。趙章甫命令他們趕快把鎗放下，萬萬動手不得。胡林見衛兵把鎗繳下了，喝一聲：「老混蛋！你幹得好事！」要切下他的腦袋。黃傑看得大怒，拔出手鎗向胡林轟，胡林避過子彈，一個鬆手，溜走了趙章甫。胡林要跑過去追，潘耀斌又飛起條長凳，打將過來，胡林叫一聲：「着！」將長凳接住。徐明燁嚇得昏倒在地，潘耀斌氣得眼裏冒血，他趁着酒勁，提起兩隻桌腳，將一張八仙桌飛過去，只聽得「噯唧唧」一聲，盆盞碎個滿地，胡林林得一身是油湯，壓在桌底。潘耀斌又發一聲猛喊，跑過去扭着打。而外面鎗聲更緊，人聲更雜，鬧得狗跳牆，鷄上屋，亂成一片。胡林快被潘耀斌扭着打個半死，正在絕望時，猛的張得勝一身血淋淋跑進來，將潘耀斌攔腰抱住，要害他的性命。黃傑看得心中大疑，怎麼反了胡林，又叛了張得勝？趕忙

勸住了問緣由，才明白了情節。原來六師爺把三千元現款納入懷裏，一字不提，一口氣跑到李村，把趙章甫陰謀，和盤托出，於是大家分頭去捉趙章甫，趙章甫早已溜得影子也不見。戚連長率領了部隊，攻下了雙橋，這時正分兵往四鄉搜索，却不料半路碰見趙章甫，帶領七八十名部隊逃過來，一個不小心，被殺死在麥田裏。到晚上，鎮聲漸漸靜寂，趙章甫四五百部隊，全部瓦解，潘耀斌率部反正，第一，三兩個中隊，中隊長已失蹤，部下大多數歸順，仔細點查人數，雙方共死傷五六十名，戚連長屍首已被抬回來，張得勝和胡林也送入蘇光庭醫務所裏。蘇光庭一個人忙得團團轉，瞧着滿地傷兵，只是發愁。倒是王爾基閒得很，滿街跑着批評徐明健，他起初以為敵兵攻入雙橋，叫丫頭把門全關住，躲在床裏發抖，天黑後跑出來一瞧，才知道是游擊隊內闖，於是到處譏笑着說：「你看！你看！自己跟自己打起來了！這位祕書老爺做得好工作！」六師爺却「凡事不管，飯吃三碗」，叫王小寡早點關了店門，在裏面喝酒。今天他憑空得了三千元現款，趕走趙章甫，又居了頭功，地位也越抬越紅。第二天是二月十三日，清早晨附近五十里以內各游擊隊，都派人來探聽，問昨天是不是敵軍進攻雙橋？敵機也來天空打了個

旋，看明究竟，敵機逸去後，鎮上謠言蜂起，人心惶惶，六師爺却一切也不管，把個老金逐走，和王小寡婦一同搬進張鎮長家裏住。王小寡婦雇了幾個裁縫，替六師爺趕雕一件玄色大綢狐皮袍子，又在阿七酒店裏買了一大罇上好竹葉青，準備辦進屋酒，請請衆親友。天黑後，六師爺從鎮公所回來，幾個裁縫還在趕做夜工，他們問：「六師爺！今晚是不是要跟東洋兵打仗？」六師爺不在意的回答：「大概是的！」幾個裁縫趕緊完工，嚇得工錢也不想要，逃了。過了一星期。到二月二十日，黃傑把部隊改編完成，名稱改爲「太湖游擊隊」，出了安民佈告，人心才漸漸安定，暫設一大隊，黃傑自任大隊長，由三個中隊編成，並添了個政治部，各級長官，一一委定了，在隊本部門外，發榜週知，最重要的幾員是：

政治部主任 徐明健

政治部祕書 王爾基

軍需處主任 馬兆麟

軍醫處主任 蘇光庭

副官處主任 何進

第一中隊隊長 (大隊長兼)

第二中隊隊長 潘耀斌

第三中隊隊長 宋夢雲

特務隊隊長 胡林

應榜的有許多人不知軍需處主任馬兆麟是誰，在私下議論着。蘇光庭碰見了六師爺，也問起：「馬兆麟是那一個？」六師爺聽得眯着眼笑嘻嘻說：「就是我！就是我！」下午在隊本部召開長官聯席會議，黃傑詳細解釋了發展敵後游擊戰，意義的重大和工作的艱苦，及「太湖游擊隊」今後工作方針，又附帶說明了不設立參謀處，軍法處，軍械處原因，並請大家儘量指出過去缺點，來十個自我檢討。王爾基覺得要批評的話太多，話一多，塞住了喉嚨，被徐明健搶先說了。他提出今後「太湖游擊隊」，必須跟六種不正確的傾向作鬥爭，必須毫不留情的肅清：土匪主義，軍閥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逃跑主義，盲動主義，他解得得有條有理，態度也和氣，親切，大家很願意聽。王

亂基不待他說完，兇狠狠的搶上去說：『我老實不客氣批評一句，過去政治工作一點也沒有成績！游擊隊毫無紀律，簡直是土匪！』黃傑笑了笑說：『今後有王秘書參加政治工作，一定比較有成績！』徐明健也站起來心平氣和的說：『這在我個人的確感覺到慚愧！但今後希望各中隊長必須嚴格整飭軍紀，肅清土匪主義傾向！游擊隊不跟老百姓打成一片，不尊重老百姓利益，根本不能存在！』黃傑也說：『游擊隊沒有軍紀，還不如自稱土匪，我也感覺到今後第一要重軍紀。我們添了個特務隊就是這個意思；不論長官士兵，凡違反軍紀的，一律都可拿辦。胡隊長綽號「活閻羅」，撞在他手裏，是決不講情面的！他前天受了傷，今日開會不能出席；以後希望各位對於軍紀特別注意！』六師爺眉頭一皺，咕嚕着說：『他自己犯軍紀怎麼辦？』黃傑笑着說：『當然也同樣處罰，我犯軍紀，各位對我也用不到客氣！』何進站起來說：『過去趙章甫老是打耳光，發脾氣；有一個落雨夜，我罰跪在屋外，幾乎要凍死！』說到這裏，一條瘦身子，又在草綠色軍衣裏發抖。跟他並坐着的是潘耀斌，穿着棉軍衣，很是威武，站起來罵着說：『丟他媽發海！我最恨搭架子！』徐明健說：『剛才何副官主任所說的，就是軍閥主義！對部下打』

人，罵人，對老百姓推派，勒索；脾氣一發起來，甚至要殺人，潘中隊長所說的搭架子，可說是官僚主義的一種表現。官僚主義第一特點是高高在上，搭官架子，不接近部屬和老百姓，甚至還害怕他們，壓迫他們；官僚主義的第二個特點是要官腔，辦事遲緩，腐敗，敷衍。但在我們「太湖游擊隊」裏，絕對不許有這種軍閥主義，官僚主義存在！至於像過去趙章甫那樣把個人利益看得高於民族利益，專講引用私人，排除異己，那可說是宗派主義，結果不但減低了抗戰力量，也是自取滅亡。」徐明健要回答王爾基認為過去游擊隊是「游而不擊」的實問，又解釋了逃跑主義和盲動主義，他說：「游而不擊」就是逃跑主義。所謂「敵進我退」，是因為敵人太多，打不勝他，才如此；如一味講逃跑，也不成其為游擊隊。但也不能像鄭團長那樣打硬仗，我們在精神上要以一當十，在戰術上却要以十當一，要算得準，拿得穩，揀弱小的敵人打，把敵人的弱小部隊殲滅，但不能攻堅，不能盲動。」王爾基眼睛看着六師爺，又站起來說：「我還要批評幾句，請大家不要忘掉反對揩油主義！」六師爺連忙把手舉起，嚷着說：「贊成！贊成！」又把玄色大綢狐皮袍子的袖管一卷，細着眼睛說：「誰揩油，我請他「吃生活！」」這一

說，大家都笑了起來。黃傑見自我檢討，時間化得太多，立刻討論到其他重要問題，把部隊給養，士兵訓練，軍火補充，民衆動員等幾個問題討論完畢，天已快黑。六師爺立起身要走，黃傑叫他再坐一會，問大家有沒有什麼臨時提議？宋夢雲提了個充實軍隊中文化食糧案，決議由各長官開具應購書報名單，交副官處辦理。黃傑也提了個注重士兵體格訓練案，決議部隊每日嚴格舉行晨操，增闢籃球場，由副官處添購運動器具。坐在最後面的蘇光庭，本來一言不發，這時突然站起來，生着氣說：『會開了半天，最重要的問題倒不提！』別人問他什麼問題，他又不講，何進發了急，說：『你快……快點說！』王爾基有點忍不住，譏笑着說：『是不是添個京戲班，大家唱京戲？』這一說，引得哄堂大笑。蘇光庭心中更氣，罵着說：『誰跟你開玩笑？我總認爲游擊隊中最重要的就是救護問題！一會兒叫我做醫務所主任，一會兒又叫我做軍醫處主任：既無救護隊，又無担架隊，連個助手，司藥，看護，都沒有，讓我一個人耍獨腳戲！還不是欺負我！』於是又添了個增聘衛生人員擴大救護組織案。散會後，黃傑把六師爺請進屋裏，商量了一番經濟籌劃，給養支配問題，臨行時拍拍他的肩膀，笑着說：『我們是自己人說句笑

話也不要緊！賬目可要弄個清楚，免得我做離人！」六師爺心中不樂，感到做舉棘手，懊悔把趙章甫趕走，生着氣說：「賬目進出，都有發票收據！少一分一厘一毫，我賣了老婆會賠的！」第二天六師爺辦進屋酒，宋夢雲率領第三中隊往京杭國道打游擊，張得勝第三中隊副隊長，跟着同去。潘耀斌率領第一中隊破壞嘉湖公路，都沒有到。黃傑，徐明健，何進也藉故推托；只有蘇光庭出席，被六師爺灌醉酒，回去後跟傷兵鬧了一場，幾乎被他們圍着打死。

第二十五回 宋夢雲攻打青山關

京杭國道在太湖西岸，與太湖東岸的蘇嘉鐵路平行，都可由杭州通南京，是兩條軍事上極重要交通綫，敵人警戒得最爲嚴密。但這一月以來，浙西敵軍大部開往津浦綫南段增援，杭州方面又遭我軍劇烈反攻，兵力不夠分配，警戒就不免疏忽。黃傑探得湖州敵駐軍僅四百餘名，昇山敵駐軍僅七十名，京杭國道湖州縣與武康縣交界的青山關，敵

駐軍僅四十名，敵軍恐遊擊隊襲擊，到下午五時以後，不再通車，各站駐軍進工事堅守。黃傑當即派第二中隊潘中隊長率領兩個小隊，限令在明日上午十時開始伴攻昇山站。並撥一個小隊歸第三中隊指揮，命令宋中隊長共率四小隊，在明日下午四時開始出擊青山關；如情勢無特殊變化，如：判明情報不確，敵駐軍超過六七十名，或事前被敵人察覺，派大部隊警戒等，則必須在下午七時以前攻下青山關，將敵軍掃數殲滅。宋夢雲所率領四個小隊，約有一百六七十人槍，兩挺輕機槍，如出敵不意，來一個出擊，可以壓倒之勢，將敵四十名駐軍消滅。宋夢雲命令部下穿軍衣的，一律換了便衣，自己也穿了件羅三爺送他的藍嗶嘰長衫，張得勝穿上羅三爺送的青蓮色土綢襖袴，以前他們在部隊裏，被人稱做「姑娘」，現在醜模樣，却像對少爺。當下雇了七八條烏篷船，躲在船裏，分作四路，向武康縣境出發。傍晚才到離青山關五六里外山脚下，冬天日子短，天很早就暗，宋夢雲叫部下在船中歇夜，自己帶了兩個兵，爬了每個山頭，偵察地形。又找戶燒炭的山家，仔細問了敵軍情形，和往青山關路徑。黑暗中吹着北風，摸了十多里山路，走得兩腿酸麻，出了身冷汗，回船後又跟張得勝和幾個小隊長，商定出擊計劃，

到深夜一時才睡覺，發了夜寒熱；早晨起來，痰裏又見血絲，不禁暗自淌了滴眼淚。張得勝見他臉色憔悴得不像人樣，勸他在船裏休息，他那裏肯聽，把二百六七十名部隊，分作六路，繞過幾個小山頭，將青山關團圍包圍了。自己所帶領的一路，與青山關只隔着一個山頭，敵兵不敢在兩三里外放槍，所以不爲瞧見。到下午三時半，宋夢雲派兩個先遣便衣隊，扮作樵夫模樣，懷着木壳，踏進敵哨兵警戒線。敵哨兵喝令：「站住！」他們將柴担放下，乘勢從柴草中掏出木壳，「拍拍」幾響，那哨兵已撲地一交跌，滾進山谷裏。這幾聲槍響後，四面槍聲齊作，機槍也「格格格格格格」響個不住。敵軍一瞧勢頭不對，趕忙逃進工事，但幾個在「遊山玩水」的敵軍，逃回不及，附近尾，樹木，早被自己一把火燒干淨，沒個躲藏處，活活被擊斃在山路裏。雙方戰了兩個鐘頭，游擊隊還是死咬住不肯退，敵駐軍以無線電向杭州，湖州求援；杭州方面因富陽戰事吃緊，無法顧及，湖州方面，一共不過四百餘名部隊，已有一半開往昇山作戰，也抽不出援兵，一直支持到深夜二時三刻，終於被幾個游擊隊滾進工事下「死角」，「轟轟」幾響手榴彈，從機槍洞中丟進去，只聽得一陣慘叫，血肉橫飛，未死的五六個敵兵，奪門落荒而逃，其

餘全被擊斃在工事裏。第二天五更，敵軍從湖州，武康，浩浩蕩蕩的兩路夾攻青山關，却撲了個空，連游擊隊的影子都不見，只贖了二三十具赤裸裸的「皇軍」屍首，橫七豎八的躺在工事裏。而宋夢雲，張得勝却得了許多戰利品：步槍，擲彈筒，子彈箱，呢軍服，呢大衣，軍旗，鋼盔，手套，掛表，日記，軍用票，春宮，啤酒，東洋魚，罐頭醬醬……裝了七八條烏篷船，滿載而歸，點了點人數，死了三名，傷了七名，正巧是十名，宋夢雲詳細開了個名單，預備送到大隊部請求發給撫卹費和養傷費，船搖到雙橋，船埠頭已擠得水洩不通，遠遠望去，站在最前面一排的人是認識的：從右面數過去，第一個中胖身材，穿着黃呢軍服的是黃傑，第二個瘦長身子，穿着草綠軍服的是何進，第三個矮小一點，穿着灰色棉軍服，那是潘耀斌；其餘的穿着長衣，又黑又胖的，一望而知是六師爺，六師爺旁邊，站着徐明健和王爾基，王爾基比徐明健瘦小，戴着玳瑁眼鏡。他們見船搖近了，高聲歡呼，把宋夢雲，張得勝迎上岸，擁到隊本部裏，設了酒席，替他們賀喜。參加大戰事的士兵，也各犒賞一元，折合酒肉錢，讓他們快活一日。正在興高采烈的當兒，副官處傳達見差進張名片來，黃傑一瞧，見是「羅豐」兩字，跑出去

一看，門外站着個生人，身材高大，雄偉，雙目炯炯有神，穿着件黑羊皮羅宋呢大衣，裏面却是中國式打扮，瞧年齡約比自己大十歲，有四十左右，迎上去說：「這位莫不是羅三爺！我就是黃傑，半個月前會到府上拜訪過一次！」羅三爺拱手就拜，說：「久仰！久仰！」黃傑把他邀進客廳，一路上道謝着他禮葬鄭團長的高恩厚誼，又說：「來羅家莊後，我會派胡林往南潯探聽三爺消息，後來回說已經釋放，才安下了心！」羅三爺拱手謝了番，進了客廳，六師爺，張得勝，胡林，過來招呼，硬把他拉入首席，重換杯盞，添了菜餚，喝一個盡醉方休。羅三爺由老先生女婿向維持會設法，答應送兩千元現款。孝敬宜撫班長和維持會長，「才被釋放」，由個敵憲兵帶領兩個偽警，押回羅家莊來取。羅三爺念及先父臨死時，老淚縱橫，叮囑他務必保守家業，只得忍住一口氣；回家後突見妻子已經亡故，不禁撫棺大哭，一時氣忿，將那憲兵和兩個偽警，一齊宰翻了，三具屍首，拖進牛棚，一把火燒個乾淨。村人見闖下了這等滔天大禍，知道羅家莊已萬難保全，「一不做，二不休」，率性幹了游擊隊！羅三爺散了全部家財，作爲村中婦女老幼逃難之費，自己也設個祭案，拜別了祖先，帶領七八十壯健村民，攜十七條破爛步槍，

和一點長矛短刀，奔太湖而去。不想在太湖中又受了其他游擊隊許多烏氣。三天前聽到鄭團長舊部，已在雙橋揭竿再起，號稱「太湖游擊隊」，為頭的是個湖南人黃傑，日本士官學校出身，甚重義氣，凡願意抗日的，一律收容。就揀個夜晚，偷越嘉湖公路，奔雙橋鎮而來，現在部隊就紮在離鎮八里路外，槍支也添買了一點，有四十條左右，他把這意思一說，全個客廳，歡聲雷動，全體鼓掌五分鐘，表示歡迎。羅三爺臉紅紅的有點不好意思，心想：『這等重義氣，真是赴湯蹈火，也是甘心！』掌聲才息，大家一竄而上，圍住羅三爺要敬酒；羅三爺那裏應付得了，只得陪大家滿飲三杯。三杯酒飲畢，突然徐明健爬上凳子，狂一樣的大喊：『羅三爺萬歲！』『太湖游擊隊萬歲！』『中華民國萬歲！』『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把敵人趕出去！』大家跟着狂喊，把個客廳鬧得天翻地覆。黃傑覺得今天是個難得的盛會，宴席後，派何進去照料羅三爺部下茶水，飯菜，客廳裏又擺點菓品，茶煙，勸大家來個餘興。第一個逃不了的，當然是蘇光庭，早有個傳達兵拿出支板胡來，由個小隊長「哩哩哩，啦啦啦」一陣拉，蘇光庭戲癡上喉，五個指頭「的勒卜落」一陣敲，勁個聲勢，來了段「王佐斷臂」

聽誰樓，打初更，玉兔東上！

爲國家，秉忠心，晝夜奔忙。

想當年，在洞庭，逍遙放蕩！……

羅三爺聽得深爲感動，拍手叫好，大家也鼓掌喝采。六師爺跑上去，眯着眼笑嘻嘻地說：『老蘇！有面子！有面子！』蘇光庭興起，接着唱「李陵碑」，「捉放曹」，「珠簾寨」，唱得聲音帶沙，那小隊長有點不忍，住了板胡，他催着說：『沒有完，還有二段！』於是又唱了「珠簾寨」二段。接着是王爾基唱英文歌：Sweet Home（意即甜密的家鄉），宋夢雲吹洞簫：「梅花三弄」，徐明健唱了首「武裝保衛家鄉」，黃傑也高歌了一曲「中國軍人魂」，這歌羅三爺會聽鄭團長唱過，不禁動了悲思；想起自己已家破人亡，更止不住傷感，就背誦了首陸游的「書憤」：

白髮蕭蕭臥澤中，祇憑天地鑒孤忠；

匏窮蘇武餐旣久，憂憤張巡嚼雪空。

細雨春燕上林苑，頽垣夜月洛陽宮；

壯心未與年俱老，死去猶能作鬼雄！

不覺間到了上燈時分，才盡歡而散。黃傑跟徐明健商量了一番，決定把羅三爺部隊，編爲一個獨立中隊，委羅三爺爲中隊長，小隊長分隊長由羅三爺委任，並補充槍支彈藥，特別加緊軍事政治訓練。羅三爺並決定派個人往上海去籌款子，補充軍餉，又寫封信託一個在大學裏教書的姪兒，搜羅點人材，加入游擊隊。黃傑聽了，自然更加歡喜。何進聽說有人去上海，就托他買無線電機，電池，藥品，油印機，油墨，紙張，又催各長官趕快把應購書報名單開來，自己又向六師爺去領款子，六師爺眉頭一皺，故意擱着蛋說：『無線電機有什麼用？放着這許多傳達兵不使喚，却要個無線電？』何進跟他爭論了半天，氣得口都吃了，忿忿而走。晚上，胡林背後插了把純鋼撲刀，肩上掛了支盒子砲，來找六師爺說話。

第二十六回 六師爺購貨嘉興市

六師爺一見是「活閻羅」，嚇得頭都扁了，掛下笑臉，把他迎進屋裏，早由個老金泡了碗茶上來；老金本被六師爺逐出，無法生活，甯願不要工錢，替他做活，六師爺才收留了他。王小寡婦見胡林一臉兇相，人生得又黑又醜，掉轉身就走，賸個六師爺，在外面陪笑臉，他說：「何主任性子太急，耐不住氣，我跟他開幾句玩笑，就吵了一個下午。」胡林黑着臉說：「這不干我的事！我想來通知你一聲，張鎮長的房子你不該霸着不讓羅三爺住！羅三爺對我們客客氣氣，不好意思對你開口；但你也該識相一點，分一半給他，免得被人說話，壞了我們游擊隊名聲！」六師爺滿口答應。胡林又接上去說：「阿七常在外面講你壞話，你六師爺現在不是沒錢化，要顧全顧全游擊隊名聲，免得我做難人！」六師爺覺得自己被個木匠，當面一頓「排頭」，大失面子，但又不敢發作，只得把氣往阿七身上洩，忿忿地說：「阿七將來一定要做漢奸！」胡林聽得大怒，把臉一翻說：「將來做漢奸，我可不管！但現在你隨便敲榨老百姓，莫怪我沒情面！」六師爺拱手便拜，笑着說：「閻羅大王！你肝火真旺！我叫婆娘燒頓點心，我們且喝杯酒！中國人做事，向來不講認真，但求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得過且過，貓貓虎虎，小小

事情，犯不着傷面子！」但胡林却一點也不與他講面子，願自走了。六師爺心中更是不樂。心想：黃傑自己躲在背後，捧了個粗人來做「出頭椽子」，做事處處棘手，當初真不該把趙章甫趕走。正在這樣想，何進一條瘦長身子，穿着草綠軍服，又撞了進來，「咕嚕咕嚕」要款子。六師爺皺皺眉問：「往上海去的人什麼時候動身？」何進說：「明天是三月五日，他後天動身。」六師爺慢吞吞地說：「明天再想法子！」何進發了急：「明天怎麼來得及！」六師爺斬鐵截釘地說：「一定來得及！包在我身上！」何進還是追着要，六師爺就動了火說：「老弟！我勸你做事要慢慢的來，不要急，一急就沉不住氣！」何進不敢再要，問了句：「應購書報名單，你有沒有開好？」六師爺說：「經濟困難，買什麼書報！」何進往王爾基進士第中打了個轉，趕緊把各長官送來的應購書報名單騰了一張，恐怕明天來不及，連夜送到政治部，請徐主任批准。徐明健仔細把名單一瞧，但見是：「游擊戰術講話」「步兵操典」「Pro cities」，「英文節本莎士樂府」，「西藥大全」，「救護術」，「紅樓夢」，「蘇曼殊小說集」，「宇宙風合訂本」，「英文模範讀本第一冊」，「園藝學概論」，「養鷄法」，「彭公案」，「廣州日報」。不覺眉頭一

皺，心想：『這那裏談得上是應購書報！』問何進說：『誰開的「彭公案」「廣州日報」？』何進回答：『潘中隊長！』徐明健只得全批准了，另外又開了「中國怎樣降爲半殖民地」，「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游擊隊的政治工作」等四五十本。並特別關照，不要忘了買無線電機和油印機，政治部準備收點中央社廣播，出版油印報，他已向六師爺說了四五次，六師爺只是推說無線電機是軍用品，在嘉興沒法買到。現在既有人去上海，這機會不能錯過。何進被他一說，心裏更急，全夜不會睡着，第二天，東方才透一點白，就去找六師爺。在客廳等了三個鐘頭，六師爺才披了件玄色大狐皮袍子，搖搖擺擺的從樓上慢吞吞地下來，咕嚕着說：『老弟！你真性急！』何進發着急說：『你昨天不是說今天有法子？』六師爺說：『今天自然有法子，你下午來拿！』何進雖是個老實人，也有點精細，他說：『下午幾點鐘？你要說一個着實！』六師爺賊老金打洗臉水，不在意地回答：『隨便幾點鐘！』何進死咬住不放，只得應了幾句：『七點鐘！』何進這才走了，門外碰見羅三爺，正督壓着幾担行李，往張鎮長家裏搬。六師爺免不了要跟羅三爺客套一番，臉也不去洗，話講了半天，王小寡婦在對面廂

房裏尖聲喊他去吃早飯，也給個不理，羅三爺說：『六師爺！你不必客氣！尊夫人有點事在喚你！』六師爺罵着說：『這個婆娘不是人生的！不要睬他！』兩間廂房相隔不及一丈，早被王小寡婦聽見，趕過來跟他打架，六師爺嚇得那裏還敢動彈，讓她捏住鼻子，打了兩個耳括子，一把拖回去吃早飯。羅三爺吸了幾筒水煙，嘆了口氣：『潑辣婦人！』心裏有點不樂，懊悔搬到叔丈家裏來住。又想起羅三奶奶在世時，說一句，聽一句，真是何等賢慧，那比得這等潑辣婦人。到晚上，天暗下來，想找六師爺借盞燈，六師爺却找個不見。何進也跑來找六師爺，一聽見六師爺不在，急得直跳起來，問了老金，說是在鎮公所裏。一口氣跑到鎮公所，又說六師爺在家裏；跑回家裏，仍是不見。何進也顧慮不得許多，一陣「嘍嘍嘍嘍」，跑上樓梯，却見六師爺蓋着條八幅綢被，露出半個光頭，睡得甜蜜。何進叫了幾聲不應，急得拔出兩個拳頭，在光頭皮上「的勒卜落」一陣敲，才醒了過來。何進氣得口都吃，說：『你剛……剛才不是說七點鐘？』六師爺揉揉細眼睛說：『什麼七點鐘？』何進只是叫苦，說了老半天，六師爺才慢吞吞地：『明天再想法子！』何進恨恨地說：『明天他要動身了！還要你想什麼法子！』六師爺安慰着說：

『老弟！你不要性急！明天一定來得及！』第二天何進把款子領到。那人早已動身，只得把款子退還六師爺，向徐明健發了頓牢騷，一定要辭職。徐明健也跟黃傑商量，對六師爺表示不滿，認爲非澈底改革軍需制度，經濟不會有辦法，非澈底改革保甲制度，民衆也無法動員。黃傑是個寬大的人，只把六師爺叫了去，勸他眼目要弄得清楚，無線電機也非買不可。六師爺生着氣說：『賬目進出，都有發票，收據！少一分一厘一毫，我賣了老婆會賠的！』說着，忿忿地走了。到副官處打了個轉，向何進要了欲購物品名單。回到家裏，差老金到太平橋頭，去雇個自己所親信的船戶，備了封信，託在嘉興一家布莊裏的堂房兄弟，採辦無線電機，電池，藥品，油印機，油墨，紙張，書報，信上註明：『共計辦貨二千元。賺四折回扣，計尙需洋一千二百元，茲隨信附上，務望湊滿二千元發票，以便報銷。另附鈔洋伍拾元，作爲老弟車馬之費。還望勿却是幸。』信尾特別註明：『注意，注意，無線電機非買不可，不論新舊好壞，只要像個無綫電機就行。』宋夢雲聽說軍需處差人到嘉興去，送來五元鈔票，託買了口琴，六師爺也一併註明了。過了三天，船戶從嘉興回來，六師爺將兩千元發票，一一黏入單據簿存根，物品點交給

副官處。何進見所購物品，並不齊全，六七十本書報，只買了「紅樓夢」，「彭公案」，「英文模範讀本第一冊」等三本，大不滿意。徐明健把無線電機，配了電池，裝了天線，試驗了老半天，發覺無線電機是壞的。蘇光庭將藥品仿單仔細一瞧，有幾瓶藥是假的。宋夢雲把口琴一吹，有兩個簧是啞的，於是一齊來找六師爺說話，羅三爺住在張鎮長家裏，見老是有人闖進來，反對鎮公所勸派戶捐，跟六師爺吵鬧，心裏有五分不樂；又見王小寡婦穿得紅紅綠綠，張得勝每天進進出出，心裏不樂，到了八分；六師爺跟王小寡婦，一會兒扭着打架，敲桌動刀，像快出人命案子，一會兒又一個唱：「萬皇酒醉桃花宮，探探探！」「噹噹噹」，「探探探」，半夜三更，吵得人不能睡覺，心中不樂，到了十分，就甯願搬到外面找屋住，黃傑聽說羅三爺搬了，有點不好意思，也派人來找六師爺說話。六師爺剛被徐明健，宋夢雲，蘇光庭埋怨了一場，又被黃傑叫去吃了頓「排頭」，不覺心中大怒。回到家裏，突然接到封信，仔細一瞧，人都氣昏了，把玄色大綢狐皮袍子袖管一捲，闖出去說：「請他「吃生活」！」

第二十七回 六師爺驅逐出境

那封信沒貼郵票，沒個地名，字句也有點不清通，內容是：

六師爺惠鑒 久聞大名不盛欽佩敬祝

起居安好前途遠達爲頌爲禱茲啓者聞閣下去年欠阿七十一元餘酒錢一文未付今年一縷竹葉青又強要賒去閣下社會先行名魚要緊望勿心強以免娛會此致

公誼慶祝

財安

太湖游擊隊長官隱名字上三月九日

六師爺一口氣跑到阿七酒店裏，罵着說：『那個王八旦寫的信？』阿七戴了頂獠獅帽，穿了窄袖管竹布長衫，攔腰縛了條假羊毛圍巾，坐在賬台上，爛紅眼睛充滿惡意，兇狠地說：『有沒有簽名蓋章！』六師爺聽得眯着眼笑嘻嘻，心想：『果然給我猜個着！』反

問着：「你怎麼知道沒有簽字蓋章。」阿七把信搶過來看，六師爺揀個座位坐了，一隻脚往長凳上一擱，愛理不理地說：「冒用游擊隊長官名義，已經犯了殺頭之罪，還要對我發「鈍頭脾氣」！」阿七急把信往懷裏藏了，跪地賭咒說：「皇天在上！如果信是我阿七寫的，被炸彈炸死！」阿七嫂見形勢嚴重，知道大約阿七一定有什麼錯事，落在六師爺手裏，急急跑出來埋怨她丈夫：「你只會發發「鈍頭脾氣」！六師爺來了，也不懂得擺付杯筷，燙四兩燒酒！」六師爺說：「還喝什麼酒！我要到特務隊去走一遭。查查這封信下落。」他跑過去向阿七要信，阿七哭喪着臉說：「信不是我寫的！」六師爺說：「不是你寫，信總得還我！」阿七把手捫住袋子不肯還，堅持着說：「信不是我寫的！」六師爺要請他「吃生活」，阿七嫂硬把他拉開了，他又趕上去，要把阿七拉往特務隊，阿七氣得把獼猴帽抓下了，往地下一丟，拳頭捏住竹布長衫的窄袖管，拱手便拜，說：「六師爺！我聽見你這個「申公豹」，實在嚇喪了胆！」又跑上賬台，把八本「封神榜」，完全丟在地裏，架上白銅邊眼鏡，翻出賬簿，將六師爺幾筆賬，一一拘去，六師爺這才饒了他，又喝了四兩燒酒，剝了兩個茶葉蛋，喝到下午三四點鐘，一錢不給走了。阿七叫阿七嫂早

點上門板，不要再做生意。何進剛打太平橋過來，想喝點酒解解悶氣，他聽夠了王爾基的批評，又受盡了六師爺的怨氣，寧願回嘉興營洋貨店宿，不願再幹副官處主任。揀個座位坐了，要四兩黃酒，阿七却一口回絕，說：『沒有！』何進說：『放着七八罇酒，怎麼沒有？』阿七兇狠狠地說：『我們自己喝的！』何進氣得話都說不出來，但他生得老實，也不與他計較，顧自走了。何進才走，又來了政治部組織的兒童宣傳隊，說了套軍民合作，老百姓要幫助游擊隊的話，阿七大發「鈍頭脾氣」，提起個酒杓，把他們趕出去，罵着說：『要我幫助游擊隊，我寧願死的！』那羣小孩子被罵得哭出聲來，回去後報告了徐主任。徐明健親自來調查了一番，明白了緣由，和胡林、何進、蘇光庭，一同去見黃傑，要求把六師爺驅逐出境。徐明健發着牢騷說：『這樣下去，「太湖游擊隊」不但談不到發展和鞏固，將來只有被敵人消滅！』黃傑是個寬大的人，又把六師爺叫去，吃了頓「排頭」。不覺間過了一個月，已經清明時節，天氣漸漸暖和，江南原野，楊柳新綠，桃花初開，說不盡的綺麗，講不完的風光，只有到過江南的人，才能懂得個中美妙；可惜居民大多避難西去，幾個大城鎮，至今尚在敵軍盤踞下，「國破山河在，城春草

水深」，不禁使人興無限感慨！宋夢雲和張得勝告了兩天假，買點紙錠，帶了洞簫，往羅家莊掃祭鄭團長坟墓；化過了紙錠，張得勝往桑林中去瞧姑娘們採桑葉，宋夢雲獨個人躺在墓旁草地上，直到夕陽西下，才吹了幾曲洞簫，同管墓的佃家宿歇。羅三爺也備了酒果，紙錠，差人挑付盤擔，回羅家莊掃祭祖先坟墓；又替羅三奶奶刻塊墓碑，雇條船運去。清明節後幾天，羅三爺派往上海去的人已回來，籌來了三千元現款，羅三爺的幾個堂房甥女，還捐了點金戒指，珠鐲，項圈，一個在小銀行裏當營業主任的堂兄弟，答應今後專門爲「太湖游擊隊」籌款。在大學裏教書的堂房姪兒，也來了回信，說上海大多敵青年，都願意到敵後來打游擊，搜羅人材，決無問題。大家都歡喜得了不得，那人又帶來了幾份「文匯報」，搶來一瞧，更加歡喜。原來國軍四月三日，在徐州附近台兒莊大捷，殲敵達三萬，坂垣師團，磯谷師團全滅，敵軍打通津浦線南北段目的，非但沒有達到，反遭遇了開國以來所未見的大慘敗，全世界無不騰笑。徐明健搶住報紙，在空中亂舞，爬上一條凳子，大喊：『中華民國萬歲！萬歲！萬歲！萬歲！萬歲！』大家也跟着狂喊，歡聲直達雲霄；並推蘇光庭，王爾基，何進爲籌備委員，開了個「慶祝台兒莊大捷

軍民聯歡大會」。到五月間，敵軍傾全國之師，再攻台兒莊，津浦線南段敵軍圍蒙城，出商邱，切斷隴海線歸路，徐州大軍，才引師西撤，中日戰局又起了變化。杭州敵軍數量也驟然增加，嘉興，南潯，昇山，雙林，湖州敵駐軍，皆增加數倍，並下令封鎖京杭國道，準備大舉「掃蕩」太湖南北兩岸各鄉鎮游擊隊。雙橋也鬧得風聲鶴唳，派往湖州，昇山，雙林去的偵察兵，每日有敵軍將「掃蕩」「太湖游擊隊」的情報送來。並聞趙章甫已降了敵人，現任湖州縣剿「匪」副司令；趙章甫熟悉雙橋地形，「掃蕩」「太湖游擊隊」，將由他担任嚮導，黃傑見形勢危急，幾夜不睡覺，忙着計劃指揮，準備應付敵人進攻。但士兵因兩月不會發餉，軍心甚是渙散，官佐又互相打架，鬧意見。王爾基什麼事也不做，每天跑來跑去批評，潘耀斌因看「彭公案」，被王爾基批評了一頓，一時怒不可遏，認爲他完全是賣狗皮膏藥，搭架子，一聲：「丟那媽發海！」把他了打一頓；於是他把潘耀斌攻擊得體無完膚，處處跟他對立。六師爺也到處宣傳張得勝跟王小寡婦有關係，見了張得勝就打架，胡林爲了阿七的事情，跟六師爺鬧得更厲害，捏着把純鋼撲刀，追來追去要殺六師爺，虧得羅三爺解勸，才保全了性命。而鎮上人反對六師爺勸

派戶捐，對鎮公所和游擊隊都抱着仇視態度。黃傑見敗仗未打，敗象已呈，急得心裏如蟻爬，跟徐明健商量，徐明健却發了頓牢騷：『我早已說過，非澈底改革軍需制度，經濟不會有辦法；非澈底改革保甲制度，民衆也無法動員。像現在官兵待遇大不平等，士兵戰鬥力更無法提高。』黃傑當即召開官長聯席會議，下令凡不出席會議者，一律以違反軍令罪論，交特務隊拘押，這才全到齊了。羅三爺知道開會不會有什麼好結果，預先捧了個水煙筒，坐在後面吸水煙。主席是黃傑，穿了身草黃軍服，幾天以來，臉色已憔悴了許多。他詳細說明了目前危機，並鄭重地說：『現在擺在眼前的只有兩條路：一條是把「太湖游擊隊」解散，大家散伙，各奔前程；一條是大家來一個澈底覺悟，一心一德，咬緊牙齒，應付敵人「掃蕩」。』大家無疑是稱贊後一條，但問到怎樣才能應付目前局勢時，又啞口無言。羅三爺「呵咯呵咯呵咯」吸水煙，嘆了口氣。王爾基瞧着張報紙，六師爺一隻腳擱在長凳上，剝下鞋襪，露出隻薑黃肥腳，不住的捏腳趾，突然眉頭一皺，捏破一個水泡，嚷着說：『痛快！痛快！』黃傑看得實在有點忍不住，問他：『六師爺你有什麼意見？』六師爺搖着頭說：『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正在說着時，隊本部外

人聲嘈雜，一個傳譯兵進來報告，說軍需處馬太太，強要進來，六師爺聽得大怒，罵着說：『這個婆娘不是人生的！』急忙穿了鞋襪，把袖子一捲，跑出去要請她「吃生活」。跑到外面，早被王小寡婦捏住鼻子，打了兩個耳括子，一把抓住，拖往家裏；而會場上，六師爺走後；胡林提出了個驚人提案，他說：『我主張把六師爺槍斃！』這一說，會場形勢突然緊張，羅三爺放下了水煙筒，王爾基也無心看報紙，何進接上去說：『六師爺幹軍需的……的確措油！不信可調查賬簿！』張得勝也說：『六師爺措油無疑的！王小寡婦也親自對我說過！』潘耀斌，王爾基，羅三爺都發表了意見，弄得衆論紛紛，徐明健站起來說：『調查賬簿毫無用處，他有發票，有收據，一點也查不出什麼來！這因爲軍需中不僅六師爺一個人措油，不是軍需，也有人措油，措油已成爲舊社會風氣，已經根深蒂固。所以我說只有澈底改革軍需制度，經濟絕對公開，執行嚴格的檢查制度，才有辦法，至於六師爺，必須沒收其財產，把他驅逐出境，這已經是最客氣的辦法了！』胡林，何進，張得勝，潘耀斌，立刻附議。黃傑覺得這辦法太兇，主張寬容，羅三爺也同意黃傑的意見。徐明健急急地說：『我們對於抗日的可以寬容，對於阻礙抗』

日，阻礙進步的腐化份子，絕對不能寬容！」胡林拔出把純鋼撲刀，一個箭步往外竄，怒聲說：「要寬容，讓我先去砍了他！」羅三爺嚇得臉色轉青，急把他拖住了，黃傑才被迫通過徐明健的辦法，交特務隊執行。並決定軍需處主任由羅三爺繼任，獨立中隊取銷，併入第一中隊，歸黃傑指揮。胡林先退了席，背上插了把純鋼撲刀，肩上掛了支盒子砲，點起一排弟兄，一口氣跑到張鎮長家中，將四面圍圍包圍了，自己帶了三四名弟兄直奔屋裏。六師爺正在跟王小寡婦喝酒，猛的見「活閻羅」捏着把明晃晃撲刀奔進來，嚇得魂不附體，連忙拱手就拜，說：「閻羅大王！你肝火真旺！」胡林一聲喝：「拿下了！」有兩個兵取出麻繩，將六師爺和王小寡婦雙雙反手綁了。王小寡婦破口大罵，六師爺哭喪着臉說：「胡林，你難道一點不講面子！」胡林那裏跟他講面子，喝令帶往特務隊拘押。自己帶領一班弟兄，樓上樓下搜一個遍，終於搜出五千餘元現款，幾箱香烟，火油，毛巾，肥皂，一併帶往特務隊，聽候黃大隊長發落。晚上風聲漸緊，雙橋鎮宣佈戒嚴，黃傑將六師爺現款，發了一個月餉銀，下令全體士兵帶槍睡覺，隨時準備緊急集合，而六師爺押了兩擔衣箱，鋪蓋，後面哭哭啼啼的跟着個王小寡婦，當夜被送出雙

橋。第二天風聲更緊，黃傑限令全體居民，在下午七時以前，一律空室踴野，帶走糧食疏散；徐明健也命令政治部全體人員，要發揮犧牲精神，跟士兵共甘苦，同患難，一同作戰。到晚上，街上燈火全黑，除游擊隊外，已見不到一個老百姓；徐明健下令政治部全體人員，緊急集合，三個人發一條步槍，兩顆手榴彈，而獨不見了王爾基，急派人往「進士第」去找，也找個不見，從柴堆裏搜出個小丫頭，問了番，才知已經逃了。第三天早晨，敵軍從湖州，昇山分四路攻到雙橋，領頭的果然是趙章甫。他們見游擊隊已一個也不見，心中大怒，到處找老百姓，但只找到幾個老頭子，老婆子，小娃子，聾的聾，癱的癱，瘋的瘋，問他們游擊隊到那裏去了？又什麼也不懂。趙章甫帶領一小隊兵，怒氣沖沖的趕到西街燒餅店，又趕到鎮公所去捉六師爺，但那裏還捉得到；想起前事，猶有餘痛，不禁頓足罵着說：「這隻老水牛！真真壞得喪良心！」敵軍因雙橋到湖州無公路可通，恐夜間遭游擊隊反包圍，放了把火，急急退走，但到離湖州縣城七里時，天已全黑，猛不防雨邊摸出游擊隊來，一陣「格格格」槍聲，幾個走得慢的紛紛橫倒路上。敵軍料不準游擊隊有多少人數，那裏還敢戀戰，急忙下令退却；但你越是退，他越是追，

直退進湖州城裏，已「摸」去一個輜重兵，還有七八具屍首沒有拖回來。

第二十八回 宋夢雲病逝江南

到秋天，中日戰局又起了變化，國軍退出武漢，從此抗戰進入第二期；中日決勝關鍵，已不在前線，而在敵後。最後勝利究屬於誰？要由敵人能否確實開發佔領區，和我們能否確實發展敵後游擊戰來決定。杭州敵軍，武漢會戰結束後，集中兵力，二次「掃蕩」京杭國道以西，太湖南北兩岸游擊隊。担任「掃蕩」雙橋鎮「太湖游擊隊」的敵軍，仍由趙章甫做嚮導。趙章甫已升任湖州縣剿「匪」司令，脾氣還不會改，別人意見，絕不採納，對於部下，沒一個信任；自上了六師爺的當以後，更多疑心，部下沒一個人對他有好感。他巴巴結結的引導敵軍，分七路攻到雙橋，游擊隊早已走得一個也不留。趙章甫氣得八字焦黃鬍子變了「一」字，怨着說：『我一來，他就走！我一走，他又來。真真「傷腦筋」，真真「傷腦筋」。』敵軍在雙橋盤踞了三天，第四天仍退回湖州，接着「太湖游

擊隊」也開回雙橋，自這一次後，就沒有再進攻。秋天很快的過去，天氣漸漸冷下來；到十二月底，括了幾夜北風，開始下雪。自六師爺逃走後，不知不覺間又過了半年，雙橋鎮上也多少起了點變化。我們所認識的，有幾個死了，有幾個走了，但新的也來了許多，上海來的一批，年紀都輕，也有女的，穿着草鞋在雪地到處跑。阿七房子已被燒得騰了片焦木斷磚，現在有個老婆子，擺着香煙攤；初來雙橋的人，不會知道這在以前是卅酒店，阿七由羅三爺介紹，到某處一家酒作坊裏做活，常時替游擊隊探聽點消息。長頭頭阿喬有一次替潘耀斌往雙橋寄信，潘耀斌在信上面寫了廣東新會縣家裏所開牛肉店地址，覺得信背面空了一大片不好看，題了句：「殺盡日本鬼子！」阿喬一字不識，把信收下了；到雙林後，被敵軍查着，打個死去活來。阿喬從此恨敵入骨，回雙橋後投入游擊隊。至於「太湖游擊隊」，主力仍駐紮在雙橋，已擴充成兩個大隊，編成一支隊，黃傑自任支隊長。政治部主任仍是徐明健，成立了政治大隊，每一排有政治指導員。羅三爺仍任軍需處主任，他跟這批年輕人混在一起，已學會了許多新名詞，也能唱一兩首救亡歌曲，自己出錢開了一個農場，每天很早起身，捧着個水煙筒，嘴裏唱着：「大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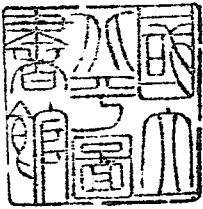
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往農場中打個轉，看有沒有鷄鴨把樹苗啄掉。胡林，潘耀斌，何進，還是老樣子；不過何進因部隊擴充，工作更忙，一天到晚發着急，人也瘦了一點。宋夢雲在今年秋天，肺病轉劇，於一個雨陰天晚上病故。死前幾天，神志甚是清爽，在病床上，覺得無聊，常是翻翻日記本，看看故友們筆蹟消遣，有一晚看到鄭團長臨別時所題詩句：

可恨光陰如水流，又是殘冬風雪後；

勸君努力須及時，等閒莫白少年頭。

伏枕痛哭了一個晚上。黃傑因鄭團長生前曾留有遺言託他多多照顧宋夢雲，而今終於一病不起，也禁不住陪着淌淚。臨終前，徐明健問他有無遺言？他含淚不答；到斷氣前幾分鐘，才一一和幾個朋友握手告別，流着淚祝福他們爲國珍重，早日趕走敵人！還想說下去，一口痰塞住喉嚨，臉色漸漸轉青，張得勝往他胸口一摸，呼吸已經停止。伏倒屍上，放聲大哭。徐明健見他眼睛還開着，感動地說：『你安心去吧！不要掛念！有人會繼續你的工作。』才漸漸閉上眼睛。入殮後，棺木由張得勝伴着，偷越嘉湖公路，跟鄭

團長葬於一處。宋夢雲葬後約一個月，張得勝由羅三爺做媒，娶了房妻子，人也變得安分了許多，而蘇光庭依然過着獨身生活，規定每天至多診十號病人，喝四兩黃酒，幹部訓練班教一個鐘點「軍隊衛生」；凡遇紀念日開遊藝會，他總被選爲籌備委員，每星期的晚會，都有他的京戲表演。而幾個已經不在雙橋的，我們也來說一說：張鎮長和張太太現在住在四川省自流井，張鎮長跟幾個同鄉，合股開了家鹽精公司，準備常住西面，從事實業；張太太嫌四川的人壞，話難懂，菜苦，醬油酸，一天到晚吵着要回浙江。王爾基走後，有人在上海南京路遇見過他。他批評孤島上的人都是醉生夢死，準備離開此地，但到後來仍舊進了以前那家英商洋行裏做老練習生，暇時也寫寫文章，在一個雜誌上發表了篇：「堅持江南的游擊戰爭」，「文匯報」副刊上，也寫了篇「牆頭小說」，叫做「打游擊」。六師爺離開雙橋後，住在嘉興一家布莊裏做夥計的堂兄弟那裏，一件玄色大綢狐皮袍子，已送進當舖，仍穿着件玄色老布舊羊皮袍子，每天在小酒店裏，剝着茶葉蛋喝燒酒。喝得滿臉通紅時，把袖子一卷，說要請黃傑「吃生活」。傍人因他窮得潦倒不堪，常要喝別人的白酒，也沒人敢理睬他。



新 水 滸

審作人：谷斯範 發行人：陳勸先

實價國幣一元五角 外埠酌加郵運費

桂林 百岩山 建設印刷廠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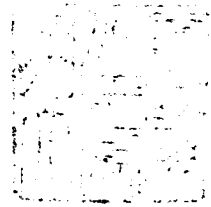
桂林 施家園 文化供應社發行

民國二十九年五月發行

本書保有著作權及翻譯權

廣西省圖書館審查委員會審查證字第五七號

文XXXIV 119 甲國P
005 (1-5000)



廣西省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查證字第五七號



實價國幣一元五角